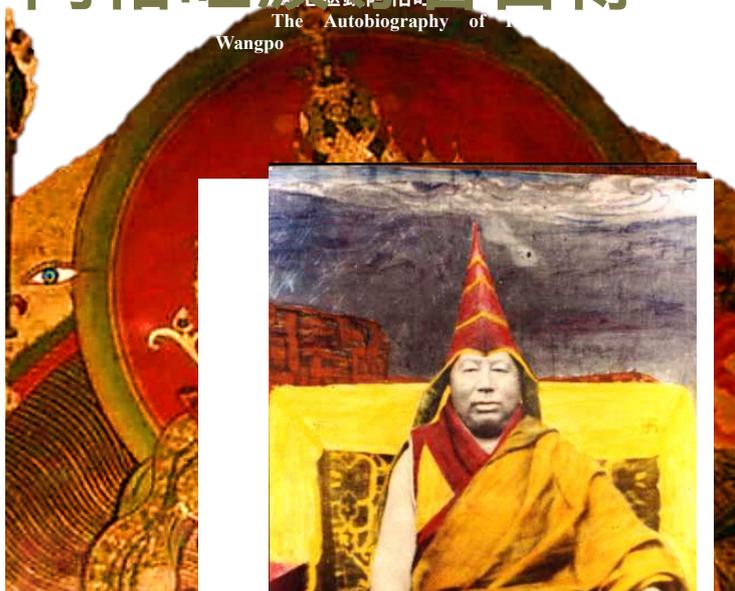


# 阿格旺波尊者自傳

The Autobiography of  
Wangpo



光明大寶精藏蓮花業緣力尊者自傳  
《稀有幻化舞戲》



未獲大圓滿灌頂者，禁止閱讀本傳  
記。

□

目錄

自序	1
第一章 從出生至童年時期	4
第二章 依止上師聞思修正法	20
第一節 在遼西園林如何依止龍多尊者	21
1. 早期跟上師遼西龍多尊者結法緣的情況	24
2. 進一步跟隨上師聞思，並實修前行等	36
3. 精進實修與修止前白應法、生三次第法等	66
4. 受具足戒成為清淨比丘，並實修圓滿次第	93
5. 聽聞大圓滿上行耳傳發訣引導並實修之事	103
6. 尊師囑求學而拜別恩師	138
第二節 在佐欽寺聞思學習的經過	147
第三節 返回遼西家鄉實修妙法	167
1. 上師圓寂而供修之事	167
2. 精進實修，並證悟大圓滿明智如量境界	168
3. 參訪佐欽、阿宗、噶陀等地	187
第三章 利益眾生之事業	200
第一節 在噶陀寺佛學院擔任大堪布	200
第二節 在遼西修建道場並在各地廣大利益有情	225

□

## 光明大寶精藏蓮花業緣力尊者自傳

### 《稀有幻化舞戲》

#### 自序

禮敬一切佛菩薩！

何人領悟本性緣起法，如實傳授有緣眾有情，  
越渡無明苦海至解脫，頂禮本師釋迦牟尼佛！  
不同次第之乘諸法門，深廣法義集結者菩薩，  
智慧文殊無能勝彌勒，頂禮龍樹無著傳承師。  
清淨無礙智慧之意中，發出本性無盡大悲心，  
自然明智法性普賢王，頂禮祖師金剛大總持。  
自顯五方佛主菩薩眾，無量無邊功德受用物，  
閃耀本淨大圓滿之光，頂禮遍空佛陀意傳承。  
佛陀九十六法之功德，為用表記殊妙證現量，  
成就無漏自淨身果位，頂禮持明表記傳承師。  
眾多空行母雲之中央，妙行密乘殊勝瑜伽師，  
清淨有情度化雪域眾，頂禮海生金剛蓮華佛。  
普賢如來直至根本師，口授耳聞語義斷戲論，  
登地證道示現應化身，頂禮口耳傳承持明者。  
遍知父子傳承如意寶，持有無量竅妙之口訣，  
語無缺重意無錯謬誤，如是證悟蓮花業緣力。  
猶如瓶瓶相灌無疏漏，大乘密法口訣傳記法，  
無有絲毫點滴虛構詞，樂為有緣眾生造此傳。

這部《自傳》是為那些對我具足信心的後學弟子們撰著的。

從正等覺圓滿佛到自己的根本上師及歷代傳

承祖師都曾有寫《自傳》的傳統，在此我想通過《自傳》來講述一下清淨的傳承及殊勝的竅訣。

末法時代持有法師之名的我，在無邊無盡的六道輪迴中，由於受不可思議的業力役使，除了無有自主地漂泊外，沒有什麼登地證道等功德可談。就連資糧道的功德和微細的證相都沒有。正如《人道論》中所說：「宣講自己之功德，帝釋天亦不恰當。」說自己的功德是不應該的！

但是，在眾多對我具有信心的聖人、大德多次請求下，為了滿足他們的願望，就從大地塵埃那麼多的過失中，把只有黃金那麼少的功德，如實地寫出以下三方面內容：

第一、從出生至童年時期；

第二、生起求法心，依止善知識，在上師那裡聞思顯密經論；

第三、雖然自己沒有修證，但還是作了相似利他之事業。

□

## 第一章 從出生至童年時期

《空行心滴》中說：「明皎雪山之東方，鐵箱燃繞似上區，野牛橫睡背上……」這授記指出我的多世的出生地，可概述如下：多康四江六岡之內，珠達色莫岡附近，二十五大聖地之一，噶陀香波絨格日阿瓦事業之事業聖地的東方，在古今歷代聖者賢哲們修持過的道場，林莫白瑪扎軋神山的腳下，有一個紫董氏的後代，其中白林分為大、中、小三種族，屬於小種族的拉如強盜七兄弟之一林子阿扎的後裔屬遼西這個游牧小部落。

在這個部落裡，我的父親名叫南嘉；母親名叫白瑪措，是金沙江畔扎多瓦部落的康巴人。我於十五繞迴己卯土兔年（1879）十月初十清晨，出生在像一頭野驢牛橫睡似的措達良夏山背座上。據說，當時人們看到了彩虹和聽到了法螺聲，出生後的第三天早上作了盤腿禪定的樣子，口中念誦：「嗡，班雜格里格拉雅」等一百多遍咒語，我媽媽說從這以後，我的頭就能抬起來了，有不再哭和不隨地大小便等許多特殊功德。我自己用心回憶的話，從出生到現在的事情，大部分都能清楚地想起來。

在八個月大時，我沒經歷過爬行就能站立走路。當地老牧民有一種說法：嬰兒過早站立走路就是不祥（早夭）的預兆。

這年冬天的一個晚上，我睡在媽媽的懷裡，子時從夢中驚醒過來，當時看到一位黑色女人，臉上有許多皺紋，顯現忿怒相，露出鋒利的獠牙，她進前來用朱紅色的頭髮包蓋住我，我非常害怕，驚恐地叫出：「媽媽……！」媽媽說：「你喊什麼呀？我不是在這裡嗎？」我一看，眼前的景象轉化為媽媽的面容，媽媽確實就在身邊。從這以後，我就會說話了。

同年冬天的又一個晚上，天氣異常寒冷，我和媽媽睡在一起，被凍得全身發抖，我持氣觀修拙火定，很快生起了暖樂，媽媽好像坐在大火旁一樣熱得難受，於是把我從懷裡拉出來說：「你不像人的兒子，是哪個魔的兒子吧？」我唱著回答說：「我是東方拉卜楞寺，氣脈明點拙火自在，成就本尊密集金剛，名阿拉日扎您認識嗎？」媽媽說：

「不認識，不認識。」突然又把我用力拉回懷裡，說：「從此以後不准你說『我是這個，我是那個』這類的話，如果哪天有人實實在在說你是某某上師轉世，那只好把你送給他們了！所以下不為例，不要隨便多說話！」從此，我就再也沒有講過這類話了。

第二天早晨，我奶奶問：「昨天晚上，你們母子倆說什麼話？」媽媽說：「沒有沒有，是他說夢話。」

我經常做同樣的一個夢，夢見在印度一個很美麗又不可思議的地方——巴森屍陀林和它穹屍陀林，我在那裡輪番修鍊，有時是出家人的樣子，有時是瑜伽士的樣子。密乘護法—髻佛母和羅睺羅有時現真身相，有時現化身相來護持我。

從那時一直到十三歲，每天傍晚天快要黑的時候，都有九隻鷲從空中飛來，剎那顯出骷髏相，在我周圍旋繞著跳起金剛舞。他們來到跟前時，我手裡自然就會有甘露丸，當分給他們吃後，這些骷髏便會非常歡喜地跳著舞蹈飛向空中。

在一歲左右的時候，我那非常仁慈的奶奶做我的養母，我每天都睡在她的懷裡。每當快入睡時，耳邊總會響起雷聲般「轟隆隆」的巨大聲響，眼前則突然現出如同太陽照射雪山上的那種白色晶亮耀眼的反光。過了一會兒，白光變成渾然一體的紅光，恰似一片紅得似火的雲霞。我心裡感到一陣昏悶，忽然，藍光滾裹著白光，紅光又被強光吸捲到裡面，瞬間我就從中悶絕了過去……片刻之後，我處於一種無有中邊的明空境界中，接著，四下裡到處都遍滿豔麗繽紛的白、紅、黃、藍、綠五色光，其中間部分像是簇簇灌木叢的光團，周圍則有大大小小、晶瑩剔透的顆顆明點，散射著無量的光焰。與此同時，許多狀如兵器般的束束光芒又刺入我的眼簾，心中不免感到萬分恐懼……我一邊喊著奶奶，一邊叫嚷著：「怕、怕……」奶奶趕緊點起酥油燈照著我說：「不用怕！你看看，這不是什麼都沒有嘛！」……

三歲時的春天，我看見一頭犏牛犢陷進泥潭裡，牠出不來，又死不了，不斷發出悲慘叫聲。我心想牠以前做了很多惡業，現在正受畜生之身的惡報，實在很痛苦，而且還要繼續痛苦下去，又沒有一個人能從泥潭裡把牠拔救出來，那就讓我來解除牠的痛苦吧！於是我將牛犢拉出泥潭，牽到乾淨地方，牠已經奄奄一息了；由於不會頗瓦法的觀想，就把牠的心識觀想為碗豆大小的白光明點送往上空，念了很多遍「供養上師三寶，呸！呸！」後，牛犢斷氣時頂門如溫泉般冒出了縷縷的熱氣，據說還掉了一團毛和拇指般大小的頭蓋骨。

我的伯伯是一位老喇嘛，對我父母說：「這不是一般人能做得到的，但暫時要保密，不要對別人講。」

從此以後，我只要看到或聽到眾生受苦，就會自然生起慈悲心，並深信六道輪迴的苦與樂、貧與富、貴與賤等等都是無常！我的心境經常很沉重，總想找到一種令眾生都能得到解脫的法門，為此常常沉默不語。每次看見窮人來乞討，我都會想方設法地找些財物或公開或暗地的送給他們，並跟隨乞丐走遍全部落牧場去助討。父母親說：「他的這種行為為不是好的徵兆。」然我自己在心裡卻常常想：「何時我才能真正擁有利益可憐眾生的能力啊？！」

我經常想為窮人辦事，與生俱來就有這樣的慈悲心，並認為這是大乘根器的人都應具備的，這也是我主要的功德吧。

小時候，我常念誦六字真言，已念滿了一千萬遍。我出生在一個較富裕的家庭，家裡有非常多的牛羊等牲畜，每年家裡都要屠殺許多綿羊，每當看到這種情景我都要跑到山上去，油然而生起了無法忍受的悲心，我沒有救助牠們的能力，為此深感愧疚而淚如雨下。

五歲的冬末，我隨母親去牧場，住在仁莫帝久狹溝的下游。開春季節，上游雪山融化，雪水沖壞了我們的小帳篷和牛欄，因而每天都要去築堤壩，又累又煩。有一天，我把一個小木樁削成金剛橛，洪水來的時候，就手持金剛橛對著洪水說：「我是印度布馬拉，恆河也能使倒流，莫說你這小溝水！媽媽請看奇妙舞！噯，班雜格里格拉雅吽吽！」說著便轉動著金剛橛，只見山上流下的洪水改道了，像被風吹走一樣。媽媽說：「做得好！做得好！」這洪水繞道流走的痕跡至今可見。

七歲時，叔叔對我說：「現在該是學文字的時候了。」於是就寫了三十個藏文字母來教我。他教「嘎」字時，我就直接讀到下一個字母「卡」字去了，沒有重複念他教的字母。叔叔說：「嘿！不要跑到後面去，應一個字母一個字母地讀，不然學不會！」我這樣讀了兩三遍後，就可以全背下來了。叔叔不高興地批評我說：「你要一個字母一個字母地認，光會背就像里塔一樣。」里塔是一個最不會認字的老人，叔叔用他來比喻我，並交給我一根木棍說：「用棍指著一個字母一個字母地念。」念了幾遍後叔叔又說：「哎！哎！現在可以念《普賢行願品》了！」於是就教了《普賢行願品》中七支供養部分的拼讀，用了二十多天才學完。由於我是小孩，每天都早睡一些。有一天晚上，大人們還在聊天，吃東西，我在夢裡把《普賢行願品》從頭到尾背誦了一遍。叔叔聽到後高興地說：「不用學了。」從此他也不再教我學文字了。

後來他交給我一本噶陀傳承的儀軌法本說：「以後就念這個。」讀完這法本後又對我說：「如果會讀《聞解脫儀軌》的話，就算你讀得好。」於是就交給我一個法本，我說：「這是我的法，怎麼不會讀呢？」接過法本後便念了起來，除了其中繫解脫部分的幾個咒語讀得不準確外，其它都會念，沒有需要更正的。叔叔認為很奇妙。由於那時沒有學拼讀的緣故，所以現在拼讀也不太熟練。後來叔叔對我說：「現在應該學《蓮華生本生傳》。」我念了幾遍後就感到蓮華生大師對西藏的恩德比三世諸佛還大，因而對蓮師生起了不可改變的信心，並常念《七支祈請文》和蓮師心咒，在夜晚作惡夢時也能想起蓮華生大師，並會叫出：「蓮師知！蓮師知……」。

有一次，一位女人來給我當嚮導，她領著我像鳥兒一樣飛向西南方上空，所過之處看到很多不同的地方，那女人都一一作了介紹。過後，我看見一個有鐵圍牆的大城，一剎那我們降落在北門口，益喜措嘉空行母手持白銀寶瓶為我沐浴。同時來了一位實際是丹堅·多吉勒巴的白色大丈夫，將我從鐵圍牆東門帶進城，看到了銅色吉祥山光明宮殿，從南門進入後見到宮殿內十分雄偉莊嚴，中央美麗的八瓣蓮花上有塑像一樣的八相蓮師，我以猛厲的虔信心念誦《七支金剛祈請文》之後，看到塑像的外殼浮雲般消失了，裡面顯出八相蓮師真身，蓮台的每一瓣上都有三千大千世界，並且有一尊佛陀和

一尊蓮師，我在蓮師前得到了一個灌頂，後來想這個灌頂很像伏藏大師熱那林巴的意修儀軌灌頂。蓮師還對我說：「你年滿二十五歲就會成為大自在眼天子。」在二十五歲時，我學完了一切經論，可能就是授記這件事吧！當時，我雖然還是一個沒有成熟的學童，對上面那些甚深密義很難理解，但對那些法要還是明瞭的。

八歲那年夏天，爸爸帶我趕著很多犛牛去遠方，犛牛到處亂跑，我趕不了，當時為了捆住負重的犛牛，我便去牽引牠們。但由於未能抓牢拽拉犛牛鼻子的繩索，父親大發雷霆，不停地責罵我。我於是想：六道輪迴的每個角落都充滿痛苦！我發誓要為眾生解脫而修持佛法，但如果不完全斷除親屬的束縛，就會變成輪迴的枷鎖，我一定要放下名、利、吃、穿，尋求一位好上師，實修佛法！我想如果媽媽同意的話，就馬上走。於是向媽媽講了這些想法和準備外出修法的打算，媽媽聽後吃驚地望著我說：「你還這麼小的娃娃要逃跑，是不是著魔了？連吃的都找不到，逃出去狗會咬死你的，要不是被狗咬死也得餓死。你暫時不要走，附近也有好上師，等你長大了，再去修法也不遲！」母親不厭其煩地用各種理由勸阻我，我只有留下來了。這時，感到苦與樂，貧與富，貴與賤都是無常的，就這樣自然生起了出離心。

我每天把古汝曲旺的伏藏經典《千佛名號》作為必修課來念誦，讀到名稱讚妙王和法因海二佛名號的功德時，我發願為度化無量眾生要像這二位佛的成就，讓眾生證得二位佛陀那樣的果位。

我小時候本來就是一個有正知正念不放逸的人，特別是認為與女人說話交往等，是最忌諱的事，所以老人們都叫我「小喇嘛」。我每天上午背誦五十頁短頁的經文，後來在佐欽寺，一天之內背下了所有儀軌和《明瞭三戒》。假如我是一位黃教的格西，可能是最會讀誦的人了。

協慶寺的繞江仁波切來到我家鄉時說：「你是我們寺的仁波切，賜名為丹巴繞波。」十八歲的佐欽仁波切來此地「夏季化緣」時給我剃度，並賜名為協努白瑪勒珠。知普覺吉夏珠大堪布羅珠嘉措給我灌了薩迦傳承的大日如來頂，賜名阿旺華桑波並說：「如果你去潘波拉楞扎寺（印度那爛陀）的話，將來對弘法利生會有很大助益。」還說第二年再來康巴地區時要帶我去，但他那一年卻圓寂了，我也沒有去成。

有一次，我和很多僧人一起為一位施主家作佛事，念誦《般若心經》和《度母經》。當時我是給大家斟茶的，沒把茶水倒好，有一個叫桑吉沃色的老喇嘛生氣地說：「你眼睛看好茶碗倒。」我說：「怎樣用眼睛去看呢？今天整天在念的《心經》裡不是說『無眼、耳、鼻、舌、身、意』嗎？」他聽後氣急敗壞地衝我嚷道：「那你倒是給我講一講如何沒有的道理！」我幽默地回應道：「好哇，不過請你首先給我講講如何有的道理。」他頓時說：「哎呦，好大的口氣呀，哼哼！」老喇嘛最終也沒能講出如何「有」的道理，我呢，也沒講出為什麼「沒有」的道理。打那以後，我就時常默默地思考這個問題。

後來，我們家的帳篷搬到了齊柯，每天早上要把犛牛放出去，下午又要往回趕。在一個叫米協拉卡山口的地方，我看到很多茅棚裡面住著比丘，於是跑到一位比丘前問：「您是誰？」「我是月稱。」我請求加持後問：「我以前到一戶俗人家去

念《般若心經》，和一位老喇嘛爭論『有無眼、耳、鼻、舌、身、意』的問題時，他不會講『有』的道理，我也不會講『無』的道理，您認為這個問題該怎麼理解呢？」

月稱回答說：「要懂得二諦的安立和緣起之關係後才能懂得『有』與『無』之理。」

「這又是什麼道理？」

「眼耳鼻非量，舌身意亦非，若諸根是量，聖道復益誰？！」他就誦了這個偈作為回答。

我再問：「這又是什麼意思？」

「你現在還是個孩子，智慧還沒有開發成熟，如果今後慢慢琢磨這幾句話，這些道理就會思考明白的。」

最後我向這位比丘請求傳一個法，他把一本《入中論釋》放在我頭上，口誦了很多梵音咒語，還賜給我一頂古舊的黃色班智達帽和那本《入中論釋》。因為家裡的人很忌諱這類舊東西，拿回家他們擔心會帶來災難，所以我就把這些東西放在自家帳篷附近的岩石上了。

回家後家人問我：「為什麼這麼晚才回來？」我就把當天遇到的事講給他們聽，他們都不相信，說：「小孩子不要撒謊，米協拉卡山口荒地上哪來了茅棚？如果撿到僧帽和經書的話也倒很好。」他們蠻不在乎地說了這些話。

第二天早上，叔叔聽到這事後，叫我去拿回經書和帽子，我跑到原處，發現那些東西已都不見了。

以上是童年時代的事蹟，能記起的我都簡要地記了下來。

□

## 第二章 依止上師聞思修正法

三乘正道的證相，要靠三歡喜依止具足功德的上師來獲得。依二大祖師為首的歷代傳承祖師所著的顯密經論，通過聞、思、修來開發智慧，才能得到入道的證相等自利；而以講、辯、著來弘揚佛法，到沒有佛法的地方去弘法，到佛法衰退的地方去弘法，讓佛法像太陽普照大地一樣，利益一切眾生，這是神聖大德們的先跡。而我沒有他們那樣的功德，只有一些細微的功德，按歷代祖師們的傳記學著寫，我認為沒有什麼過失吧，正如《律經儀軌》所說：「像釋迦佛祖那樣，跟著學，跟著修，跟著做。」

首先是我拜見善知識的情況。

□

### 第一節 在遼西園林如何依止龍多尊者

三界無與倫比的江秋多吉·龍多丹悲尼瑪堅贊華桑波（遼西龍多或紐修龍多），是在巴珠大金剛總持（華智仁波切）如星星那樣多的親弟子中，像水晶王壇城——「明月」一樣卓爾不群！無論智慧、大悲心、加持力乃至證悟的體驗，任何人都無法與他相比。他是佛教興旺的大雪域藏地所一致公認的大成就者。

扎多地區有這樣的傳說：「如果沒有遼西龍多，巴格（巴珠或華智仁波切）將斷子絕孫！」事實

上也是如此。

這位聖者，列繞林巴授記他是寂護法師（堪布靜命）的轉世，蔣揚欽哲旺波授記他是貢涅·貝比朗覺和吉文·根卓南嘉的轉世等。

不管怎樣，他依止了鄔金吉美·曲吉旺波（巴珠）上師二十八年，廣泛聞思顯密經論，特別是精通了不共同的深廣究竟法門，以及密乘心髓的竅訣和修道方法；尤其是大圓滿秘密心滴竅訣的究竟法要：直指超出心識範圍的現量智慧本來面目，並實修「本淨直斷」（徹卻）和直指三身即道相的「光明頓超」（脫噶）。他從巴珠仁波切親自獲取這二次第教法——就像一個寶瓶的甘露全部傾瀉倒入另一個寶瓶中一樣。

得到教法後，他並未僅僅停留在徒托空言的層次上，而是通過教證和理證，依「聞所生慧」將文詞徹底辨清；又依「思所生慧」對內義如理加以抉擇；之後便依「聞思所得之定解」前往寂靜山林隨上師真修實證，從而斷除了所有的疑惑，達到了能以自相續與《續部》的金剛語（經典）相印證的水平。

他和文波·丹增諾布、堪布貢秋沃色、米雅根索、那塔活佛等在阿吾（巴珠）仁波切面前發誓，要一輩子在囊謙和類烏齊地區修頭陀行。阿吾仁波切沒有同意，說：「貢秋沃色到佐欽寺當堪布，其它三人返回自己家鄉實修，文波·丹增諾布還要到我的格芒寺去講經說法，能講多少就講多少。」

因此我的具恩上師龍多仁波切就依照巴珠仁波切的要求回到遼西園林，並以此地作為主要的道場，講修了《入菩薩行》十年，《三休息》三年，共用了十三年講經說法。後來他開玩笑似地說：「我在遼西園林起伏了十三年分別念，因此智慧未有巨大的增長，如果一開始就專修大圓滿的話，可能現在已有一定的見修成就了吧！」

另外他還在宗那、桑阿瑪、甘丹日赤、郎貢、俄里瑪、嘉都日持等地各住了幾年。在此期間沒有收供養，後來到多智欽寺住了九年，那時所得的供養全部上供下施，前後作了七次無餘佈施並迴向功德，就像噶當派的大德那樣什麼東西都不留。不僅跟仲敦巴的修持和功德完全一樣，而且顯密經典中所講的上師功德也都全部具足。

### 1. 早期跟上師遼西龍多尊者結法緣的情況

當時，金剛大總持龍多喇嘛住在嘉都日持時我才五歲，也就是水羊年（1883）開春的季節，爸爸領著我去拜見他，從那時起，他對我的恩德特別大。這位金剛大總持尊者與現在大多數裝模作樣，只求名利，貢高我慢，做一個好夢就認為登了很高的「地」，入了最大的「道」，以自慢心去尋找供養，貪睡圖食等所謂的「成就者」完全不一樣。

我長期依止上師期間，他對我講：「我在佐欽雪山為祈請敏久囊卡多傑長壽住世而閉關三年，在此期間沒有什麼可吃，佐欽寺拉丈也不像現在這麼富裕，很少給我吃的，具恩阿吾也沒有賜我什麼，我很貧苦地過了三年，那時只有一件破舊的坎肩內衣和三法衣，除此之外別無衣物，坐墊則是一塊大石頭。閉關滿三年後，我立即去拜見阿吾（巴珠仁波切），阿吾問：『你過得很貧苦嗎？』我回答說：『沒有多少吃、穿的，但按上師要求去做，為了佐欽·敏久囊卡多傑能長久住世，我感到很快

樂、很幸福。』阿吾說：『行者若是不破戒，鬼神亦會送飲食。這句話就是對你這樣的修行人而言的。』」鬼神怎麼送糧食的事上師從來沒講過。

有一次他對我說：「你們光是求法，卻不注重實修，如果注重實修，上等根器的人日日進步，中等者月月進步，下等者年年進步，絕對不會沒有增長進步的！實修的人要懂得掌握方法要點，做了實修卻沒有進步增長，就是沒有懂得它的要領。仲敦巴大師說：『修法需要聞、思、修結合起來，這是修持佛法的竅訣。』為此，巴珠仁波切給我們講法時，講了一段後就讓我們長時間去修。」〔龍多上師〕

他還回憶說：「那時我們師徒在果阿瑪，我的媽媽夏季打酥油時每天都把一小塊酥油留出來，積攢添加在前面的那塊酥油上，日久漸成為一大塊，然後裝在袋子裡托人捎給我。我就剪下一大塊放在糌粑上請阿吾仁波切吃，阿吾看著糌粑愣了一會問：『你的酥油怎麼像大黃的莖桿那樣一點一點累積起來，這是怎麼一回事兒？』我將箇中由來稟告後，阿吾說：『哦！這樣的話是你母親的心血，我怎敢消受呢？』於是他就不吃了。有一天又問：『你想媽媽嗎？』『不太想。』『哦！這是你沒有修好慈悲心的過失，到那邊楊樹林中去修七天知母、念恩等七重菩提心修法吧。』於是我按知母、念恩等修了七天後，就自然生起了真實無偽的慈悲心和菩提心。在上師前如實匯報後，上師高興地說：『哦！是這樣，就需要這麼做，修了就會生起收穫，這是必然規律。以前我不讓你收信眾供養的財物但這一次你能得到多少就收多少，然後回家去看媽媽吧。』我參加了阿吾的媽媽去世的四十九天超度法會，得到了一匹好馬和十兩白銀的報酬。加上從扎曲卡到尼隆化緣，又得到幾包茶磚和幾頭犛牛，這些東西全都送給媽媽。這些世間財物你要追尋時就找不到，不去找它時卻又一大堆一大堆的送上門。」〔龍〕

上師還講到：「有一次，我們師徒在多。阿瑞森林中燒『三身茶』，用邊講邊修的方法，修《大圓滿心性休息》等三休息，修《幻化休息》時，我倒塌了『執著實有之洞穴』，懂得了一切有為法皆為幻化無實義。」

我問：「這是不是證相？」

上師說：「不是，只是一種好的覺受境界。」

「那『三身茶』是什麼呢？」〔阿格〕

「當時我們師徒條件很差，早上加些茶葉來燒茶，顏色和味道都比較好，這就叫『化身茶』；中午加點水在剩茶葉裡燒開來喝，就比早上的差一點了，就叫做『報身茶』；晚上再加水來燒，這茶水就沒有一點顏色味道了，就叫它為『法身茶』。這是阿吾仁波切開玩笑時取的名字。」〔龍〕

「那吃得怎麼樣？」〔格〕

「早上舔一點糌粑吃，中午有一點糌粑吃，晚上就不吃了，後來有一段時間什麼都沒有了，有時就吃點牧民丟給狗吃的餓死的犛牛肉。法快要修完時，當地流行瘟疫，阿吾說：『我們要躲避。』於是，我們每個人就搬到一棵松樹旁住下，只吃白杜鵑花根。夏天五月份時，阿吾派巴青多傑來找我們聚集在一起，大家都是披三衣，托鉢持杖的僧人，因此阿吾親自持香前來迎接說：『啊！真像印度比丘一樣。』他身邊有一塊奶餅，就說：『用這

個來招待大家吧。』中午就分著吃了這塊奶餅，全天都沒生火燒過什麼吃的東西。阿吾接著說：『你們一點苦也沒吃過就能修好法嘛？現在條件這麼好，自己還不好好修，那就太可惜了』。」〔龍〕

有一次，益勒嘎寺舉行《新伏藏修寶瓶》的法會，我也去觀看，看到很多僧人因智慧本尊降臨而跳起金剛舞來。晚上回到住所後，上師把我叫到身邊問：「你今天在修寶瓶法會上看到什麼了？他們做了什麼？」

我把所見的情景匯報後，上師說：「你看到的是有心識的在跳舞蹈，沒有心識的東西有時也會跳舞蹈。」我問：「那怎麼會跳起舞來呀？」

「我曾在遼西園林作了經部十三壇城的近修，其中修『若伏藏大師的金剛槲』時，壇城中一支用紫銅製成的小金剛槲也跳起來了。」〔龍〕

「這是為什麼？」〔格〕

「我不知道是好是壞。」〔龍〕

我又問：「那個金剛槲還在嗎？」

「我送給索甲仁波切了，他用這個金剛槲在岩石裡取伏藏，就像挖泥土一樣容易。以後他把這個金剛槲送給貢覺康薩家族的人了，從此取伏藏時岩石還是那麼堅硬了。因為他是大喇嘛，只喜歡昂貴的鑲銅金剛槲，像這種紫銅的他不喜歡，拿去送人了。」〔龍〕

上師還說：「具恩的阿吾上師跟我講：『你沒有年滿五十歲時，不要給別人傳授大圓滿，五十歲後因緣具足就傳。』但是在未滿五十歲時，應格芒寺文·丹嘎（文波·丹增諾布）再三請求，我只傳了一點點，除此之外，我沒有一剎那違背過阿吾上師的話，因此可稱得上傳承黃金鏈上沒有沾染破戒的鏽跡。」

雖然很難說出具恩上師內在的功德，但是上師偶爾不經意中會流出幾句像甘露般的修證精要，從中可以看出他的修證、持戒清淨的基礎、穩固的禪定與慈悲心相連，生圓次第的要門徹底達到了續部經論所印證的境界。

仲敦巴大師說：「我的傳承就像一條河，源頭是雪山，從圓滿佛直到我的根本上師阿底峽尊者之間，整個傳承每一位上師都可以一一指出來，實修菩提心這個寶鏈從未斷過，所以這個傳承具有特殊的加持力。甚深見、廣大行等都具有詳備的竅訣，因此一切修道的竅訣都已具足。」——正是如此，我的傳承也具有同樣的無比加持力。

這位聖者（龍多上師）住在嘉都日持時，我才兩歲，爸爸帶著我去拜見他，上師很高興地賜予我裝滿紅、白葡萄與糖果的木碗，還有金剛結、甘露丸，還給我戴上哈達，用具有無量福德資糧的雙手為我摩頂，誦了吉祥詞及願文為我加持，還對我爸爸說：「等他長大了，帶他到我這裡來求法。」現在看來，這就是後來我們能成為師徒的緣起。我有一個叔叔叫香切，上師當時在道場裡私下對他說：「我今天見到的這個孩子非同尋常。」叔叔香切回來後就將上師仁波切的話轉達給我爸爸，他還說：「你要精心照料他長大，務必格外關注孩子的衛生狀況。在此以前，無論在什麼場合，上師對任何身分的人都不做任何評價，但現在對這個小孩卻顯得非常特殊，因此值得我們重視！」

火豬年（1887）我九歲時，跟著爸爸和很多

人到曲柯扎陀溫泉，拜見了來溫泉做浴療的虹光身成就者（白馬鄧燈）的弟子江底多傑，又名塔耶喇嘛，得到了《遍虛空自解脫前行儀軌》，前後聽了七天。那時我的智慧還未開發，沒有聽明白，但對這位上師生起了信心，我想他可能就是我的有緣上師，然而過了不久他就去世了。

十一歲時（1889），多傑桑珠叔叔教我蔣揚欽哲旺波的注釋《文殊智慧殊妙功德讚》，我很快就全背下來了。那年冬天，遼西還沒有上、下二寺，有一家庭召集達、昌二部落的僧人在宗嘎聖地開了法會，我把《文殊智慧殊妙功德讚》講了一遍，當時老喇嘛們都十分讚嘆。

十二歲時（1890），有一位叫扎秋叔叔，也是一位很好的喇嘛，他寫噶陀傳承依怙主瑪哈嘎拉儀軌，我幫他磨平紙張，多利喇嘛抄寫。我念原稿校對時，對「消毒頭上慘叫時」這句話念得不順，就去問叔叔，他罵我說：「叫你不要當喇嘛，你偏要來出家，現在連文字都不會讀...」。那天晚上，我向文殊菩薩猛厲祈請，拂曉時胸膛內響起了「阿日阿巴雜那帝」的聲音，看到很多朱紅色的「阿日阿巴雜」像奶子沸騰般從內腔往外流溢，隨後我就昏厥過去。從此我的念誦就很好了，一天能念一遍《般若八千誦》。也是十二歲那年，一位龍女送給我一件寶貝說：「這是如意寶。」

十三歲（1891）時，在宗嘎聖地找到一部醫典，這些都交給了各自伏藏主，當時也沒有重視。

我年滿十四歲（1892）時，在噶陀智美信雄第四世持明者敏久丹悲堅贊的親弟子宿布巴森的轉世，名叫阿旺丹增的大伏藏師，又名吉扎土多林巴前，得到了《龍薩寧波前行》中軌，懂得了不管做任何大、小善事，都不能離開「三妙法」。按這個傳承，認真修了發心、曼扎、內外金剛薩埵修誦、上師相應法和名號祈請。為了消除違緣而唸誦「長吽」等都修持圓滿。

十五歲（1893）時，我在這位伏藏大師前，得到了《龍薩多傑寧波伏藏經典》十一函的全部灌頂傳承。在準備前行灌頂時，上師對我說：「你看看今晚做什麼夢，明天告訴我。」天亮前我真的做了一個夢，夢見在一棵大楊樹旁，我敲著一面很大的鑼，看到從遠處來了很多。第二天向上師稟報了這個夢境，伏藏大師仁波切說：「那棵大楊樹是噶陀，敲鑼是你以後會到噶陀講經說法。」看來，他的解釋確實是看到了我的未來。正行灌頂時，智慧本尊親臨。自己觀想為本尊時，我的凡夫體一剎那具足一切莊嚴的忿怒本尊相，具足三境力，自己的耳中十分清楚地聽到本尊金剛翅搥動的聲音，生起了堅固的佛慢。

那一年我去了康側嘎，具恩上師龍多仁波切的親弟子，博學多聞、持戒清淨、證悟高深並智悲力等全具足的大堪布堅贊沃色為授戒和尚，古龍堪布赤誠諾布為羯磨師，噶瑪當秋沃色為屏教師，才旺仁增為引禮師，敏珠林寺的金剛上師囊卓迦措為尊證師，在如此僧伽圓滿數前，按第三次我接受了沙彌戒。具恩上師龍多仁波切高興地把我叫到跟前說：「得到出家的戒律緣起非常好，《律經》中說：『得此沙彌戒剎那，諸居士眾皆應作，恭敬頂禮並發願。』就應這樣擺脫家庭的束縛，得到無上功德的能依。龍樹菩薩也說：『律如有情無情之大地，諸多功德相依之基礎。』就是這樣，有不可思議的功德，一定要守持好每一條戒。《定量論》中

說：『殺生偷盜邪淫與妄語，飲酒觀聽歌舞塗香飾，坐臥高廣大床非時食，觸摸金銀寶物不應作』，我認為你能守持好根本四戒，六支戒，實際上三十條細戒也包含在內了。」並授予我很多教誨，還賜予我五匹紅綢。

從此，我嚴格聽從上師教誨，戒律中雖然沒有講離三衣的墮罪，但我從未離開過五衣和七衣，並過午不食，不捉持金銀，嚴守十戒，從未當面一套，背後一套，確實以出離心為基礎而行持的。光是持戒清淨的功德，就可以算是一個很好的喇嘛了！因此，跟我的後學者，應當學好《律經》，好好持戒，這一點非常重要！噶瑪恰美仁波切說：「老僧清淨律儀者，即是成就者徵相。」我認為這句話說得非常好。

## 2.進一步跟隨上師聞思，並實修前行等

以後的兩年是在散漫中度過的。

到了十七歲（1895）時，由於誦了一遍《大般若經》，所以對空性生起了歡喜心，每念到「以幻對幻起執著」的詞句時，就覺受到一切有為法均無實有，皆如夢似幻。那年初冬，我才真正領悟到了二諦不一不異，進一步地認識到「人我」和「法我」不管在何處、何方、何時都不存在，對兒時聽到月稱所說的「眼耳鼻非量，色聲意亦非……」等緣起無自性的道理，也有了穩固的定解。每當自己安住於此種境界時，能執之心首先中斷，面前僅剩淡淡的顯現。不久後，那淡淡的顯現也自然消失，在自性空明的境界中，有一種空蕩蕩的感覺。接下來，連空蕩蕩的感覺也消失殆盡，心與空二者融合一味，如水溶於水般無二無別。處於此種境界中，不再生起任何分別念。如果從中回到世俗粗大的心念時，則覺得一切顯現都變得如夢幻般無有實體，除了偶爾會產生少許執著心之外，幾乎已沒有了分別念執著的念頭。

按此推斷，在那些得地聖者菩薩們的心相續中，不會存在持續不斷的執著心，但也並非根本不生執著心，也有短暫的執著，這是我個人的看法。這種空性的無分別心現量，與後來我年滿二十七歲時獲得「明智如量相」時顯發出的能所實相覺性智慧和妙理智慧的現量有很大差別。這是我自己的親身體驗，能很清楚地了知這一點。因為（入定時）有不同的現量（空性的現量和智慧的現量），所以（出定時），斷除煩惱障的力量和擇法覺支的智慧力量就有明顯的差別。

近年有不少人說顯密二法的二見道與證得的智慧沒有區別，我這是為糾正他們的說法而寫的。

具恩上師龍多仁波切在多智欽寺住了九年，準備返回家鄉時，對沃色喇嘛說：「現在我給那些

像雞蛋一樣的禪師們做了眼睛和嘴巴，還做了一個夢，夢

見色雄溝下游，有一座大金塔斜倒在那裡，我快要把它扶起來了，這樣的夢重複了多次，看來我該走了。」

第二年上師離開多智欽寺回家鄉（遼西園林），走到溫泉時，達、昌二部落的所有僧俗騎著馬趕來迎接，在曲科扎陀溫泉住了幾天。

離開那天，龍多仁波切騎上馬說：「你們騎馬列隊向前走，阿利（阿格旺波）和松吉焦到我的左

右來作護衛。」我們走到莫公瑪郎崗山上，甲學部落的人們前來燒茶接待，並一起到阿旺丹巴喇嘛圓寂之處迴向和發願。

吃過飯後，阿宗寺大持明者的轉世阿旺也來拜見，供養了有八吉祥圖文的白銀首飾和已圓寂上師用過的金剛鈴杵說：「我很高興您回到家鄉來，我很高興……非常歡迎，我們達、昌二部落及附近部落的人，祈請您傳法度化。目前大圓滿的大法最清淨的傳承唯獨您一人擁有，請您轉大法輪，長久住世，佐欽寺來迎請您也不要，一定要留在我們這邊。如果您到其它地方，我這個老喇嘛就抓住您的披單不放。」經過很多次祈請後具恩上師龍多仁波切就答應留此地區了。

我們繼續走到益勒嘎寺，拉丈派人在草坪上搭起了帳篷並備好了最好的物資。我們一行人住下後，迎接的人們也都回去了。

過了幾天，我去拜見上師時，他說：「六月初十要作一次薈供，你去通知，凡願意來的人都可以來，有什麼供品也可以拿來。」

我到各家各戶通知後，家家戶戶都認為這次薈供很重要，表示要踴躍參加，那時部落生活條件不像現在這樣艱辛，當時他們送了很多酥油、奶渣、奶餅、酸奶等供品。依阿里班禪的伏藏經典《上師功德藏》儀軌作了一次很隆重的薈供。

上師跟我說：「秋天要傳授前行，你也來。」在那裡住了幾個月後，於八月十三日又搬到白瑪日托。有一天我去拜見上師時，他說：「這次求法的人多，地方又小，應按人頭分配。」於是就把地分給五十多個人。「這塊是你搭帳篷的地方。」也給我分了一塊地，各人都在所分的地上釘了樁，上師又說：「我的帳篷以上誰也不讓住，還要來很多喇嘛和仁波切。」

九月初就開始講《普賢上師言教》，但由於我家住在昌的下游，距離上師的道場非常遙遠，因而消息傳來得比較晚。有一天突然接到上師的來信，看完後我立即趕赴上師傳法的地方。等我趕到時，上師已講完前一部分，正準備傳講〈行菩提心〉這一章節。我請求上師能允許自己參加聞法，他說：「我給你寫了好幾封信，但你似乎並未收到，不過我還是開許你可以聽講。」

第二天，我帶著三塊銀元和滿滿一盆酥油、奶渣、及一腔羊肉等作為曼扎來獻供，就這樣我和大家一起聞法了。法快要傳完時，上師重複念了很多遍「發大殊勝心，不如生起來」並說：「啊！今天下課巧遇這段法，緣起非常好！」他當時顯得十分歡喜。

「發心」以下的法傳了一個月，我作了筆記。在這期間，具恩上師每天都給我從頭補課，傳法圓滿結束後我去請教上師下一步該如何修持時，上師說：「你以前既然沒有得到前行教法，那麼我

現在就開始給你傳授，下一步你必須修一次五十萬加行。本來按次第進行修法應會比較好，但現在根據你的情況，這個冬天你就先念修金剛薩埵百字明。至於如何修誦，我會一點一點地教給你。」

此後，上師開始教我念誦金剛薩埵。他先為我傳講四對治力的所緣相，在講述依止對治力的修法時，他說道：「特別是這個依止力，依照生起次第的修法串習觀想時，從顯現的角度而言，不僅大的部位，甚至細微的地方，如眼瞳的黑白、汗毛的孔竅，這些都要觀想得一清二楚；從空性的角度來說，實有的東西，乃至微塵許都不存在，應當完全將之觀為水月一樣。」

我就這樣觀修，可下座前觀「金剛薩埵化光融入自身」時，就遇到困難了。去請示上師，他說：「哦！這是太執著的緣故。所謂金剛薩埵，只是用心觀想來集臉、手等假名而為金剛薩埵，但實體是沒有的，你一部分一部分的分析，還有金剛薩埵嗎！」我這樣分析後，就領悟了「有相無性」。

用五十天念誦了十多萬遍百字明，清淨罪障的徵相也出現了許多，如夢境中和現實中都有身體輕鬆、自然進入禪定等等徵相。修法儀軌中所提到的徵相，自己基本上都體驗到了。於是我又去請教上師，接下來該怎麼修持。上師回答說：「你暫時可以休息了，什麼也不用修，這就是《入菩薩行論》裡講到的四種助緣之一的放捨助緣。」

休息十天後，上師說：「現在是修曼扎的時候了，這相當於大乘顯宗佛法所講的一大阿僧祇劫方可圓滿的資糧道和加行道，之後再用正行的講授來相應見道的智慧。所以現在要修曼扎，這是菩薩修資糧道的第一步。」於是借給我修曼扎所需的三依，即身依銅佛像一尊，語依《般若攝頌》和《大幻化網》這兩部經典，意依噶當塔。「噶當塔具有三士道的象徵意義，從蓮聚臺到塔頂可以表示三學。」

接下來他便從噶當塔的蓮聚臺開始，與戒、定、慧相結合，將其意義詳細地講解給我聽。講完以後，他稍許沉默了片刻，過了一會又拿起大遍知的身像說：「這尊像內有大遍知者的腦髓舍利和無畏洲的頭髮等，是蔣揚欽哲旺波賜與我的，你拿去吧！大遍知是寧瑪派最重要的一位大上師，只要好好祈請，就有可能親自面見。當前是積累福德資糧的第一步，因而務必盡量備齊五種供品。你可稱得上是富裕人家的子弟，當然還需準備大量的酥油燈供，我可以幫你提供燈蕊用的棉花。」上師說完就將一些棉花、明朗白香、百把香、香料及牛淨物交給了我。

當天我就開始打掃清潔修持的地方，將三依聖物擺在一塊石臺上，設了一個壇城，在一塊小木板上供上食子、油燈和五供。從供曼扎的糧食中揀出了鳥糞和殘缺次品，四克（十六公斤）糧食洗得乾乾淨淨後，用香水浸泡，並每天都換新糧，沒有重複用過。

按照《龍欽寧提前行儀軌·供曼扎法》修三身曼扎「三千世界百億刹……」修到三萬多遍時，上師叫我去，問道：「修完多少了？」我如實稟報了。

上師聽後說：「尚需修七萬遍和補缺的數目，蔣揚欽哲寫的『大地塗香……』和『自他……』這兩個供養文，你選擇修哪一個都可以。」

我說：「欽哲旺波寫的不是不好，但我還是想修大法王赤松德贊寫的。」

「修這個可以，阿底峽尊者說，『現在積累資糧和發願文等方面，用佛祖親口說的《普賢行願品》這樣的願文，或者是十地菩薩彌勒的願文，或初地菩薩龍樹的《二十頌發願文》等聖者們著作的真實諦語來發願的話，功德特別大。一般凡夫用華麗的詞語所寫的發願文，則沒有什麼意義。』事實就是如此，但是蔣揚欽哲也是大法王無誤的化身，因此與法王並沒有那麼大的區別，不過你可以按照自己的願望來修。『大地塗香……』是大法王向蓮華生大師供養國家和臣民時所作的。今後，不管做任何事都要先分析清楚，考慮周到才做，那麼修顯密二道也就不會有錯。如果像餓狗見到牛肺片似的，所有的法都飢不擇食的過早地去求，那就會埋下極大過患，壞了自己的一生！」如此等等賜給了我詳細的教言。

從上師那裡返回後，我就不管天數，每一座都要反覆念誦《呼喚上師祈請文》，修一百多遍皈依、發心和金剛薩埵等，然後修《普賢行願品》其中的七支供，與大禮拜一起做，每一座都念誦十遍七支供，行十個大禮，最後就修供曼扎，下座時也誦了不少。

那時我作了一個夢，夢見一位叫玉珍瑪的女子要我去拜見大遍知，她把我帶到色雄色帝山東面的一個修行洞。這山洞內就像右旋的海螺一樣，我們沿著右旋的路往上走，就到了山頂一塊大如房屋般的黃綠色草坪上，見到大遍知坐在中央，面朝東方，凝視虛空，口裡唸著：「阿！阿！」手裡拿著像綿羊心形狀的水晶，放在我的頭頂上說：「

□

阿！心性自然菩提心，阿！

阿！廣大虛空普賢界，阿！

阿！通徹本覺之法身，阿！

阿！五大妙光種種顯，阿！

阿！超越見修本覺性，阿！

阿！願今融入你心中，阿！」

我生起淨信心後，就在無分別念中昏厥過去了。醒過來時，發現大遍知的佛像上有幾顆舍利。

修完供曼扎還三依給上師時，他問：「見著大遍知了嗎？」我回答真正的大遍知沒有見到。見到大遍知的夢忘記稟告了，舍利子由上師收了起來。

後來有一次上師又問：「你在供曼扎時見到大遍知了嗎？」「沒有見到過。」

他又問：「做夢了嗎？」我把夢境詳細地向上師講述後，他說：「這不就是大遍知賜給了你三部大圓滿的句義灌頂嗎？」

我回答不知道後上師就什麼也沒有說了。後來，上師向幾位弟子讚嘆我說：「阿利親見了大遍知。」

又過了少許時日，上師教導我說：「『當知勝義俱生智，唯依積資淨障力，具證上師之加持，依止他法誠愚癡。』如其所說，在積累順緣資糧方面，供修曼扎羅確實相當重要。雖然常規儀軌中僅

劃分了共同與不共兩種方法，但阿吾仁波切將其劃分唯顯現化身曼扎、實相報身曼扎，周遍法身曼扎這三種方式實具甚深意義。」

他將有關問題詳細地講了一遍，接著又說：「此外，在自身上積累資糧的修法是古薩里，此法簡單易行且成效顯著。大遍知在《心性休息》中把它跟上師瑜伽結合在一起，但吉美林巴尊者是把這種修法與曼扎羅以及外、內積累資糧的方法合在一起。不管怎樣，總之，斷法的修持都是非常重要的。」

接下來，上師詳細講述了四大齋食的觀修次第，並強調說：「早晨要進行素齋，中午實行雜齋，晚上則為葷齋。而黑齋則暫時不用修持，這個要到很險怖的屍陀林去修。這個黑齋法是長時間不得徵候量，或得到後，還沒有圓滿制伏量，哪怕圓滿了，但仍沒有得到驅除量，這樣的人在這個情況下才需要修的。但現在連講這個黑齋法的人也沒有了。」

之後上師把《斷法空行笑之講義·六度青春》和阿吾寫的《講解》結合起來給我講了一遍。

我把供曼扎與施身法結合起來修了一段間後，結果於每晚的夢境中都見到了充滿新舊屍體與各種飛禽猛獸的大屍陀林。我感覺自己的神識發射出去後化作忿怒母，將自身的肉體佈施給屍陀林中的飛禽猛獸和屍陀林主。

我將這些夢境情況告訴了上師，他便問我：「你是否感到恐懼？」

我回答說：「沒什麼可害怕的。」

這時上師開起了玩笑：「你見到的屍陀林是俄匝拉德屍陀林，若見到這個屍陀林，忿怒金剛手也會嚇得握不住手中的金剛杵，你又怎麼可能不害怕呢？」

「我的心已經飛射到了虛空當中，變成了萬佛之母，我想再不會有比她更厲害的鬼神了吧。再說心本來就是空性的，也感覺不出有什麼可怕的。」我直言道。

「不要說大話了，難道你比金剛手菩薩還厲害？這些是實修施身法的功德，我不懂得是好是壞。」上師邊開玩笑邊教導我說。

第二年開春時，上師給所有求法的人講解了《龍欽寧提前行儀軌》和蔣揚欽哲旺波寫的《觀修方法》。我還得到了阿吾仁波切傳承的《入菩薩行》，加上這一次，我已四次得到《入菩薩行》和三次《菩薩戒儀軌》的傳承。

上師對我說：「上師相應法你暫時不修，先從四出離心開始修起，要想成為一個好的修行人，修這個前行很重要！這樣正行才能修入正道，達成如寂天菩薩說的『平息世間八風以自利，自然生起大悲而利他』。如實證得空性的話，空性現為緣起，緣起了為空性，徹底領悟這個關係後，就不可能不對真實不虛的因果生起信心來，正如龍樹菩薩說：『諸法了知皆空性，仍然不離業和果，稀有又此極稀有，稀奇又此極稀奇。』仲敦巴也說：『證悟空性與生起慈悲心是同時的，生起慈悲心和斷除惡業也是同時的。』」

我問：「那麼，當今有些自稱已證悟了空性的人們，為什麼他們看上去煩惱沒有絲毫減少？」

上師說：「這些人進入的僅是口頭『空』。」

接著又說：「末法時代說證得空性，見到心性，見地很高的人們，行惡業的膽量卻越來越大，煩惱也越來越多，除了說話時有很大的口氣外，其它什麼也都沒有。但是一旦到了生、死、中三有的關鍵時刻，心識的了知卻比一個心地善良的老太婆還要差！他們嘴裡講的和行為做的盡相違背。所以有些人現在視寧瑪派就如本波教一樣，這是法和行沒有融為一體，偽裝高見地的人在破壞寧瑪派。因此，寧瑪派的弟子，應該依《大圓滿心性休息次第道》修自己的心，證悟了大圓滿本性見解後，還要長期地去實修，見地要寬廣無礙，行持要精細謹慎，這樣做的話，就能像持明者無畏洲大師那樣，受到登上甘丹寺金寶座的赤巴仁波切，和夏則法王、香則法王、薩迦法王等大德的極為尊重和愛戴，並尊受為上師。這是因為他的見行符合寧瑪的經論理論和次第道實修相聯繫之故。所以，我們倆需要慢慢地、很好地以四出離心來反覆修心。」

上師繼續說：「阿吾仁波切的傳承也是按照《心性休息·實義講授》，從『前行暇滿難得』至『行菩提心六度』，用一百四十六天來修心的。上等根器的人可以修成四禪，中等根器的人可得初禪，下等根器的人最少可得欲界心一境性，這樣成就後，再傳授直指大圓滿覺性，就稱得上實際的止觀雙運之修法。寂天菩薩說：『有止諸勝觀，能滅諸煩惱，知己先求止，止由離貪成。』心解脫的『勝觀』，不管顯密經論都講——要像無風的燈一樣明亮，要有『不散逸之心』，而它的因則是修如實的『寂止』；『寂止』也要以不貪六道輪迴的出離心為基礎，守持清淨戒律，並將三學所規定的取捨分清楚。如果不是這樣，就成了所謂的口頭上的『大手印』、『大圓滿』，僅取名為有相、無相的寂止，修了數年數月根本不可能有真實的禪定，連起碼的欲界一心不亂定境也不會得到，如果這樣虛度人生就實在是太可惜了！」

我問：「有相、無相的止修方法，難道在大手印、大圓滿的經典中沒有講嗎？」

上師回答：「大遍知在大圓滿竅訣中沒有講過有相的止，而大手印裡面有，那時候有很多具有功德又精通竅訣的上師，他們依『捨棄五過失』、『八行蘊』、『住心九法』來用木棍、石子等所緣物修成標準的止定，但現在有些人沒有這些竅訣，光是把心識強行止在木棍跟石子上，是絕對得不到一點止的味道。宗喀巴大師說：『禪定止的部分應該建立在意識上，但是把它安立在眼識上，智者感到這是很可笑的。』這是事實啊！」

上師進而說：「大圓滿講授的方法有：有緣對境根器者從禪修裡找見地，覺性自現根器者從見地上尋找禪修。大遍知的大圓滿引導方式之整體風格，雖然傾向於第二種，但在實修的時候，若依循第一種方式來修會有諸多益處。」

「故而，通過前行修心，雖然很難得到如實的止定，但不會得不到欲界一心不亂境。首先，從發心開始修知母、念恩，都要以自己的根本母親來修，不分上座與下座。阿底峽尊者說：『修菩提心需要七因緣竅訣』，但是阿吾的傳承中講知母、念恩等在五竅訣中已包含了，可愛的慈悲包括在『願得樂』裡，清淨的心包括在『以發心相連』裡。」

上師就是這樣，將每一座修心的方法都給我講一遍後，讓我思維很多天，因此我用了將近兩年

時間才修完四出離心。

那一年，上師為索甲喇嘛師徒、阿旺丹增喇嘛師徒詳細講解了大圓滿前行，我也去聽了，並作了筆記。

在前行修心時，那不由自主往外跑的心完全止住了，不管觀修還是止修都很順利。有一次，我心寂然入定，沒有觀修和止修之分，進入明空的狀態中自然放鬆，所有諸相都變成明點，而後這些明點也在定中消失，沒有任何相。我將此事講給上師聽後，他說：「不懂，可能是阿賴耶識吧。」由於上師這麼說，我就特別注意把修心的任何一次觀想，都觀得清清楚楚，觀想越緊，反而就越進入無對境中安住，遇到這種情況再問上師時，他還是說：「不知道這是什麼？」

直到後來傳正行「辨別心識與覺性」時上師才就此說：「你以前修心的時候，曾問過無相禪定，其實就是證悟心性！但當時沒有給你指明，是怕你也成了『快要丟掉所修的對境』。俗話說：『非時洩密法，連狗都不如。』」

那時候上師不讓我看任何心性方面的書。有一天大堪布堅贊沃色來到這裡，上師對我說：「你要去他那裡學點經論。」於是我就去學了佐欽寺堪布晉美桑丹注釋賢潘塔耶大士的《分析五蘊誦》和《廣論竅訣》，稍稍懂得了詞義。過後又學了扎瓦格西所寫的《噶當十寶教言》和《龍欽寧提修心七法》的實修方法《正念近住》、《山法·竅訣奇妙海》等，還學了《明瞭三律儀論》、《入菩薩行》等，經過努力學習後，我懂得了這些論注的一點意義。

又一次，上師說：「你還要跟阿朵（堪布堅贊沃色）學習《生起次第闡明論·雙運穗》，雖然生起次第和圓滿次第方面沒有深奧的意義，但是你閉關近修本尊時就需要。」

我問：「生起次第、圓滿次第講得比較細微的論有那些呢？」

上師說：「《心性休息》本來不是論，而是大根器的次第道，也是顯密生起次第、圓滿次第等深廣二道全部具足而無誤的竅訣。但是敏珠林寺伏藏大師師徒之後的講授就越來越少了，具恩的阿吾給我們講過一遍，這個內容已包含在我所傳的前行裡了，但以後你應求得更詳細的講解。」

我就這樣學了《生起次第闡明論·雙運穗》。

上師說：「你還要繼續修心，皈依和發心修了多少？」

我說：「每一座的時間分三分之二做共同外前行修心，三分之一修皈依，皈依已念滿三十萬，發心念了十萬遍。」

「發心再念三萬就夠了，最重要的還是要修好共同前行。除了平時必須念誦、修持的四皈依以外，專門誦修的假許承諾皈依到此就可以了。為何要皈依呢？因為能夠解除生死輪迴與寂靜涅槃之畏懼的救助者唯有三寶。若欲解除他眾墮於輪涅邊際之痛苦，必須自己先已解脫此苦，否則將無法救度他眾。而佛陀恰是無住涅槃的示現者，堪能救度眾生。因此，我等理當以佛陀為導師；法乃成佛之正因，它涵蓋了『滅』、『道』二諦，《釋量論》中說『以體證四諦取捨之理，足以印證導師為量士

夫』，以此『滅』，『道』之法為道，並如理修行，即能獲得解脫；至於僧寶則指的是登地以上的聖者，他們按照大悲佛陀的教導切實修行並已獲得某種程度的斷證功德，我們應該以這些聖僧為解脫道上的楷模。總而言之，修行人應以佛為導師、法為道路、僧為道友，以此方式來進行真正意義上的皈依。如同有一富裕之商人欲走一條危險道路，但若缺乏熟悉路況之護送者，則此商人將很難順利抵達目的。」

「另外，《般若攝頌》中云：『誰人得慧度，魔障親臨彼。』如其所說，菩薩們在修行之旅中會碰到一些障礙。具體來講，有些會遇到，而有些卻不會。若修行者既缺乏智慧又不精進，則其本身即是魔業；若只具備精進而缺乏智慧，就會遭受魔障侵害；若一個修行人既有智慧又具精進力，則任何魔障都無法作害。不過，行持大乘道的菩薩們不論在菩提道上遭遇到多麼大的艱難險阻，諸佛菩薩都能給予慈悲垂憐與加持，在佛力庇護下，他們面對的困難往往會迎刃而解。《般若攝頌》云：『多子之母患病時，諸子牽心悉願彼，如是十方諸佛尊，關注慧母亦如是。』你也有不一般的智慧和精進，然為清除修行之路上的違緣，隨時勿忘皈依三寶依然是非常必要的。實際修道的皈依，就像受戒發誓言一樣，所有法都不超出皈依的範圍。不要一開始就說正行正行的，不要做好高騖遠的人，要當好修道者，先要打好紮實的前行基礎。布多巴格西說：『下糴粑的菜餚得多是好，但舀菜的糴粑勺子做結實點更好！』如此，必須通過修心來改變自己的習氣，你修心後增長了這方面的功德嗎？」

我說：「上師，我不敢說自己如理如法地圓滿修完了四加行，但較有把握的是，從很小的時候起，我就對世間的榮華富貴看得比較淡，特別是現在，上師您的加持讓我從道理上明白了世間幻象的不實本質，因而我不用刻意去修持什麼出離心，它自然而然就能生起，做到了心口一如。」

我繼續說：「其次再說對三寶的信心，我認為自己已基本做到了心口不異。不僅如此，我還懂得了這個菩提心就是大乘修道的基礎，仇敵與親朋同樣都是自己無始劫以來的母親，為他們離苦得樂從而生起了殊勝的菩提心。只要是為了利他，哪怕獻出自己的生命也無所畏懼。所以，說我從小就有為眾生成就佛的果位而欲求成佛的思想一點也不覺得羞愧。」

上師說：「哦！就需要這樣，通過修心後你生起了一點點善心，但不反覆修的話，很快就會發生退化，因此，需要從『暇滿本性』、『數目』、『次第』等等一個一個諳熟於心中且牢牢印持不忘，《普賢上師言教》要全部背誦牢記心中。」

說完，他給了我一本《普賢上師言教》，按照上師的要求，我很快將這本書背誦下來了。

上師很高興地說：「就需要這樣，不要學那些愚蠢的禪師們很執著地止修，並把它看得很重要，這種禪師沒有用！『上等的禪師成就上等的弘法者，中等的禪師成就中等的弘法者，下等的禪師成就下等的弘法者』，這句話也說得對。我所講的話連一個詞句你都不要忘記，要好好記住，用心思維。正如《修心七要》中說的那樣：『記住上師一句話的功德，比講授三世諸佛經典的功德還要大。』而今，正是因為有許多人對上師的金剛語不加審慎追隨，而隨自己之意來自行發揮，才使得寧瑪派自宗的耳傳竅訣喪失了不少。欲使佛法久住，

唯有不間斷地設法延續清淨傳承與竅訣精粹，這一點至關重要！」

我將上師的話牢記在心中，一字一句都背了下來並作了筆記。目前，在具恩上師的親弟子中，不管是前行方面還是正行方面，我的講解算是最殊勝的。

後來，阿朵喇嘛在我面前讚嘆道：「以前具恩上師傳法時很少講阿吾的大圓滿口耳傳承，現在給你講的這些竅訣極為殊勝，我是一個沒有耳福的人，雖然來了很多印證見地的人，各自都講了很多好像是證悟心性的話給我聽，但是真正能『能辨別心識與覺性』、『見到心性本來面目』的人我還沒有遇到過一個。我懂得的又無法拿給他們看，想說給他們聽吧，也沒有正統的口耳傳承竅訣，因此，他們也聽不明白。」他因而專門到我面前諦聽我宣講此口耳傳承。

不管怎麼樣，我想阿吾的大圓滿口耳傳承，生起次第和圓滿次第教授等所有竅訣，具恩上師可能除我一人之外，並沒有普傳他人。

具恩上師前半期收的弟子是索甲和阿朵二位；中期的弟子有多利堪布、林達·洛爾科、薩恩·旺欽、拉卡諸珠、阿洛諸珠、色多諸珠和匹查·雲單喇嘛等；後期弟子有匹查·白瑪多吉、索朗諾布、白瑪羅薩、達科·白瑪多吉、薩恩·貢秋等大弟子。

但是，從給我傳一切竅訣的精要以及給我講弘揚大圓滿口耳傳承的重要性等方面來看，上師實際上已將傳承主脈全交給我了。

具恩上師龍多尊者跟大弟子堅贊和雲丹說：「阿吾仁波切對我（龍多尊者）說：『比瑪拉米扎親自授記——每隔一百年，為了整頓與弘揚寧提法脈，他本人要化身親臨藏地一次，這百年期快要到了，我是見不到了，你會見得到的。』我（龍多尊者）曾猜想會不會是佐欽仁波切呢？但是，佐欽仁波切不但阿吾親自見過，而且也給他傳過《大幻化網》，成了阿吾的弟子，看來就不是了。現在阿利（阿格旺波尊者）不是的話，那我也見不著了，但從他的智慧和證道各方面來看，好像是他！」

然而，我不敢說自己是比瑪拉親來，但是我的頂輪有「喻」字、眉間有「吽」字，鼻尖有「阿」的相，身體上還有五方佛的法器像等很清晰的現量標記。

在我第一次傳授大圓滿時，也有天上下了花雨，出現了一個彩虹的帳篷等諸多瑞相。具有信心的大部分弟子在臨終時見到我親自接引等諸多眾所公認的奇妙徵相，以這些來看，我也許是一位可以勉強使弟子生起信心的人！

### 3.精進聞思與實修上師相應法、生起次第法等

我在喇嘛大伏藏師那裡得到了《新伏藏》的一切灌頂傳承，後來開始修《上師相應法》時，在阿朵處得到了《龍欽寧提伏藏全集二函》的所有灌頂、傳承。

具恩上師龍多尊者說：「現在以『持咒近修』和『前行修心』二者同時來修《上師相應法》。」

上師解釋道：「龍欽寧提上師瑜伽修持的次第有：一、外修依《上師相應法》及共、不共前行來修心；二、內修依《持明總集》來修阿努瑜伽

《經部意集》中『第六十四品』的共同生起次第以證得不淨七地。這七地以上的各地要依靠《口耳傳承·如意寶卷》來證得不淨幻身和喻光明，依次從生起喻光明直到有學雙運，再到無學雙運。以《持明意修·忿怒大吉祥總集》的注釋《忿怒本尊言教》，它的意釋《趨入奧明天宮之梯》，而它的疑難解答是阿吾仁波切所作的《黑汝嘎忿怒本尊心意五次第》來修瑪哈瑜伽的生起次第；三、密修依《大悲苦自解》；四、極密修依《上師明點印》、《空行大樂王母根本修持儀軌》等，這些皆為龍欽寧提法藏。此後大圓滿部分，則主要依《智慧界續》、《後續》、《普賢意證續》，這幾部續的意釋是《智慧上師》、《遍知者言教》等。從無畏洲大師以後就有了灌頂和講授的傳承。」

他對我說：「按照常規，外修法只需念誦一千萬遍心咒，不過你這次卻必須念滿三千萬遍。」

依此教言，我開始修持上師瑜伽。在修行過程中，我把七支供和大禮拜合在一起修，大頭磕了有十萬個。在每一座的修法中，前半段時間我用來念誦修持悉地的祈禱文，後半段時間則念誦能賜予悉地的祈禱文。念誦前一千萬遍蓮華生大士心咒時，每隔一百遍，我都會輪番念誦這兩個祈禱文各一遍；在念誦後面的兩千萬遍蓮師心咒時，我則每隔一千遍輪番念誦這兩個祈禱文各一遍。

自從見到上師並與其結下法緣後，我便從未將他老人家當成普通凡夫看待，都是以恭敬心恆時對之進行祈禱。

在修上師瑜伽中的持誦心咒這一部份時，有次我去上師處，恰巧碰到他在進行他那習慣性的午飯後二十五圈轉繞，我就尾隨其後轉繞他的閉關房。上師平時一直繫著一條狼皮的裹腰，而繫帶則總是像藏靴的鞋帶一樣耷拉著。以往每當他方便時總會說一句「拉一下我的尾巴」，而那天卻沒這麼說。於是我便問道：「要不要拉一下您的尾巴？」他愣了一下，然後說道：「噢，我都忘了，那就拉一下、拉一下吧……」接著他又像想起了什麼似的說道：「兒啊，這是我的一句壞口頭禪，你學我說也不能怪你。不過，一般說來，弟子應將上師觀為法身佛，而不能將其視為普通色身。從這個角度來說，你就不能也跟我一樣戲稱『尾巴』。《金剛經》云：『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這個教證就說明了，如不能把上師視為法身佛，僅僅把他當作具有色、聲、香、味、觸等特徵的常人，如此惡劣的心念必將遮蔽修行者的自相續，導致其在能獲致殊勝成就的道路上碰到難以逾越的障礙。所以《金剛經》中說『應觀佛法性，即導師法身……』，以法爾道理，就應將上師觀成法身佛。」

聽了這句話，我從內心中自然生起了金剛總持就是自己的上師的淨信心。上師無論是在近處還是遠處、白天還是晚上，都在用清淨的智慧眼遍知一切，是沒有一物看不見的。我不管在何處都像在上師跟前一樣，連一個小小的壞念頭都不敢生起來，並很注意以正知、正念來觀照自己。我想「隨念上師隨念佛」這句話可能就是這樣的吧。

依據把上師看成是佛等五法，使我自然生起了不可動搖的信心。在此後的日子裡，凡是與我結過傳法、灌頂之緣的具足無量大悲以及甚深恩德的上師，我都會盡一切可能令其生起歡喜心，從未讓上師生過哪怕是一剎那的厭煩心。

後來，佐欽堪布索秋表揚我說：「在善加依

止善知識這方面，你完全可與善財童子相媲美。」在我的記憶中，不用說對上師，就連對金剛道友的毀謗，乃至僅一句背後非議之類的惡語也未曾說過，我一直確信自己守持誓言極為清淨。

現在是末法時代，在同一位上師或傳承下修法的有些人，對上師、金剛兄弟姐妹們看缺點、說壞話，經常用嫉妒和誹謗來鬧矛盾，還要比學位、比世間財富和受用，並修持邪法來希望得到神通，成了名利地位等的「皈依處」，而且還認為自己是持戒者。這些破戒人修的只是墮落三惡道的因！對於密乘行者來說，持清淨的三昧耶戒是最重要的。《寂靜本尊續》中說：「不離上師本尊師兄弟，清淨三昧耶戒最重要。」

修完上師瑜伽後，恩師讓我繼續修一個生起次第的修法，並給我詳細傳授了《執命四釘之竅訣·三界妙用梵天音》，同時還傳講了《趨入奧明天宮之梯·釋難》。他特別強調說：「五種次第在瑪哈瑜伽與阿努瑜伽的修煉中是必不可少的要訣，《嘿日嘎嘎波續》中云：『金剛誦和專注心，加持自我及光明，以及雙運之修法，稱為五種之次第。』這些方面能很好地講解者只有具恩阿吾一人。」

我對此也作了一點筆記，對這方面的疑難題，也在上師那裡前後多次問得清清楚楚，所以對金剛乘的二次第有了正確的認識。

拉索喇嘛仁增向上師求《三休息意釋》時，我也一同得到了，上師說：「《三休息意釋》需要幾個月來修心。」

我按此去觀修時，上師又說：「針對平庸的顯現與執著，通過修持明清形象、提念清淨、堅固佛慢，使生起次第修至三境之力圓滿為止。其它的傳承中只單單講了生起次第的修法，而沒有講開始時就需要見地，然而在寧瑪傳承中開始就講對大清淨、大平等的見要有一個不動搖的定解。這一點，在《根本續大幻化網·第五品》中說：『一因文字相，加持現量者，四非常證量，立諸法即佛。』『情器諸相續，證得清淨相』、『此二平等者，二殊勝平等。』雖然有三清淨、四平等、大聖者等諸因，但四證因基本含了這些大自性要義，並抉擇諸法即現等覺之王，這就是立自宗。其中以一因的推理來破斥輪迴的根本無明實質。『啊吶！輪迴我執所生禍……哎瑪吶！如來藏之中，業力幻念生』，這是指什麼呢？是指你們念誦《聞解脫》的時候，有一句『清淨分別心障礙』，就是指一點也捉不住的分別念稱之為我執，要想破斥這個，在空性中所有的因只有一個樹立自宗。但是，用顯宗中觀應成或自續二派的推理來認識無我，就好理解，要不然，光靠說一句『都是同一個因』，除了上等根器的人以外誰都聽不懂，不起作用。」

我問：「應成派和自續派二者誰更為重要呢？」

上師說：「你說什麼？證得空性方面沒有一點區別！雖然在俗諦安住方面有不同的辯論，但是，密乘最根本的是義光明和幻身雙運。要依氣和明點的圓滿次第來修風心進入中脈的境相，而得到『喻』和『義』的智慧光明。從這裡出定後，就會生起諸相如幻的境界，到那時俗諦的安住，不管怎麼做都不會有實體的執著，這樣就平等了。麥哲巴法王也是唯識派，勝樂鈴杵師是自續派，寂天菩薩是應成派，然而他們獲得的殊勝成就和見地的證覺卻沒有絲毫區別！」

我問：「這是為什麼？」

上師說：「在那個時候，八十種分別心全部需要熄滅的話，俗諦的區分太微小了。」

我問：「如果是這樣，應成和自續二派，為何因俗諦的不同而有好壞高低之分呢？」

上師說：「你說什麼？在俗諦的實意上還是有點增益，但它對道起不到違緣的作用。」

我又問：「如果是這樣的話，現在很多人相互爭論又是為什麼？」

上師回答：「那些人不懂得道的實際意義，而只是在見地上分你我高低的爭論。」

我問道：「那難道佛護和清辯論師他們也不懂得道的實義嗎？」

上師回答：「不，這兩位是在爭論聖者的宗旨要怎麼消除俗諦的增益，真諦方面有『差別和無差別』、『真諦注重得多與少』，的區分。但是初學者如首先對『差別真諦』有了正確的認識後，再以資糧道的認識和實際的止修，加上長時間去實修的話，就能夠進入大資糧道，這樣才能對觀修有一點經驗而進入加行道，現量證悟空性時，『無差別真諦』到初地才能有。但不是說除了初地所證得的空性以外，之後每一地都有不同的空性，而是以所證得的心力量而分十個層次！近來，人們高呼什麼應成派的初學者也有『無差別真諦』、『遠離一切相的真諦』，實修者與三聖入定一樣等等。雖然這麼說了，但還是承認與三聖所證得的見有很大的區別，哪裡講得通和三聖入定時沒有區別呢？！沒有分別念的禪定，色禪天和無色天裡面都有，與這種定沒有什麼區別，這種定對破我執和實執起不了任何作用。正如：『慈等不相違迷惑，故此不降伏對治』。開始就說『我沒有執著，我是遠離一切相的人』等等大話，對二執起不到一點對治作用。譬如說：『二執也沒有，是無相的』，光是會說這一點不起任何作用，不要說大話！」

上師繼續說：「我們算是寂護法師的後學者，中觀以自續派為主，這樣緣起會很好。顯宗的最高見地是應成派，但要絲毫無誤地領會並證得它是很難的！這是因為說自己是應成派的人們，為了自圓其說，用了很多應成派的經論來論證自己的觀點，然而這些論證是說不準的，因為論證和獐皮哪邊都可以隨意拉。今後要通過好好的思維分析來獲得正確的定解，這個是很有福報的人才能證得的。中觀的因明和推理不要向外去爭論，要向內來對治自己的執著，這樣的話，在對境中就能通達無我，就不會不破壞我執。如黃昏時，看到花繩就認為是一條蛇，但只要拿一盞明燈來照，就會知道它只不過是一根繩子，同時也消除了蛇執。因為蛇執的時間不長，只需要消除一次就行了。而實執的時間很長，在自心中不反覆地思維和長期修證的話，就不能消除。因此，要依止不偏袒任何宗派的善知識，這樣就像沒有眼病的人看東西一樣，有智慧的人長期思維分析的話就會領悟此理。」

上師接著說：「初學人的見地有兩種：用智慧來分析後，對顯密經論各自的見地有不可改變的定解時就叫作『定解見』；當對密乘大清淨、大平等見有了這定解後，再修生起次第的話，就可以叫作生起次第與圓滿次第雙運的修法；光說那是某某上師的話，某某經典中講，但自己沒有一點定解，這種叫作『信解見』。這種見很容易變，是靠不住

的，所以說定解見是很重要的，但是說『密乘以信心修道』，因此，也不能認為信心是沒有用的；自己沒有一點什麼是正法、什麼是邪法的辨別智慧，別人說什麼就跟他跑，不要向這種人學！阿吾說：『要想證得一個準確的證道，就要猛厲地祈請上師和本尊，多方面地積累資糧，經和論結合起來聞思，如果樹立一個正信來分析就會明白。我（阿吾）是首先將佛經讀通，過後再精通聖者們的論學，故像一隻大鵬金翅鳥翱翔空中再降落在地面上一樣，你們要像在石頭上刻字一樣，一個字一個字地去記。看到其它宗派的論後，自己不站在正信立場上而偏頗己方，只想如何反駁，而不去想有哪些是我不懂的，要如何增長自己的知識等，這樣就得不到法益。』這些話說得非常真實。他（阿吾）是大成就者，通讀了經和論後所起的作用，從《大乘經之功德》一書中也看得出來，雖然這樣做不容易，但是不要別人怎麼說就怎麼做，要用智慧來分析。阿吾給我們傳法時，只講本覺的一點點相關內容，就叫我們去好好實際分析。就是這樣，一因的推理是抉擇一切法的本性空。」

我問：「除了認識空性的心以外，就不要密乘的智嗎？」

上師回答說：「你說什麼？『智慧』也要用一和異的推理來分析，在覺性本體中沒有什麼不是空的。首先從色到遍知間一切有為法都是空性，這是一切有為法的本質，也是主要對境的本質。此後，自心的本來面目好好地分析時，任運成就七財本性，即法界空性與智慧光明雙運，這需要續部的推理來細細分析並抉擇，除此之外就很難證得，這也是用資糧道來認識空性。」

第二，文字式的推理為『阿、烏、嘛』，三字和合而成的『喻』字來表示，按顯宗來說，空即是不滅的緣起一樣，這裡也要讓智的各種妙用不滅地顯現出來，這不淨的相也是智的妙用。有這樣一個妙用和本尊相無二無別的定解，不然不懂這些道理，還說相即是佛。如一位敦巴喇嘛說的『嘴巴即是鼻子』般沒有什麼用。

第三、加持的推理是智與妙用相互印證，就像顯宗所說空與緣起無二無別一樣，這妙用也不離智，就像波浪不離大海般，又像冰塊顯出冰塊的同時也是水，顯不淨相的同時是智本性的妙用，相沒有請到空中去，空也沒有請到相中來，本來就是智的妙用，本尊與自性無二無別。事實就是這樣，在領悟證得後只要修煉就會現量證悟，雖然所有證得的東西不一定要現量，但是證得殊勝二諦無二無別的見，並按此實修就能現量成就。這是一切法的規律，也是二諦無二無別的緣由。

第四，現證的推理像用聖者的現量來證得一樣，這裡也需要本覺智慧的現量來證得。初學者沒有如實的本覺現量，但要懂得這個道理。本覺智慧有不同層次的分類，待以後講正行的時候再說。現在首先要明白二諦無二後才持咒。因此，對治一般凡夫的執著，要靠以上所講的四推理中的第一個推理來了知法界與智慧無二無別，這是最殊勝的真諦。所以要靠分析真諦的智慧來證悟；第二的推理是相、聲、覺，是智慧的化現，不滅的緣起，本尊與心識無二無別，就叫作殊勝的俗諦。其中第一個推理不但對治相續的執著，而且能證得法界與智慧無二，它能熄滅情器諸法不淨的執著和我執；第二個推理主要熄滅一般凡夫的不清淨相和俗諦的幻相，這兩種推理主要是講真諦定解見；第三個推理是講這種見地通過修煉後能否現觀？若能證悟後，

是否會退失？要斷除這種疑惑的壞念頭；第四推理是證得殊勝二諦無二無別的大法身，要依聖者的智慧，有本覺智慧現量的同時也會明瞭了俗諦本尊與心識無二無別的證量。雖然對境相沒有執著，但對不淨的境相還是用不淨來看待的話，就是違背了殊勝俗諦的宗旨。因此，認識這本尊與心是無二無別，在金剛乘裡面是非常重要的。精通這些道理後，按此修行的人就可以稱之為密乘瑜伽士。」

上師說：「這內修《持明總集》是依續部阿努瑜伽經典的儀軌，但是，以伏藏經典的分類來看，還是屬於三根本修『加持根本上師』儀軌，因此，如『智慧明空無改變』是說阿努瑜伽中，以法界與智慧無二無別的顯現觀想為本尊的修持方法。但是，這次要按照瑪哈瑜伽的三三摩地來禪修為好。因此當觀其本體為空性，妙光自顯為大悲，形象顯現為吽字，觀想從中生起壇城的能依、所依，這與一因的推理相關。這裡還需要記住文字和加持的推理等來修持，不要將希望寄託在近修閉關的天數上，而近修是要與本尊融合，要通過反覆誦修而能諳熟其意義。從觀想『吽』字直到圓滿的壇城，需要觀想得清清楚楚、實實在在——這是蓮花生說的。觀想要具備無破、無毀、無偽、堅硬等金剛七法，這是『所』對境是本尊相，『能』自心在空性中清淨地修持。所謂『堅硬』並不意味著實有；顯現上的佛慢應指『心境無散明晰觀』；明相應是指至三境之力圓滿時一直堅持觀修；空性的佛慢是說『顯而無自性明觀』，也即是謂正在顯現時無絲毫實有自性可言，沒有任何實質性的存在。對這些觀點，現在的許多人並沒有如實地了知。他們認為：所謂的顯而無自性，正如幻影、水月、彩虹一樣虛無縹緲，這是一種邪說！因為如幻般的虛像並不具備標準生起次第的效用。不唯如此，它也難以成為更高層次之道——圓滿次第的成熟之因。而那些沒有掌握生圓次第之關要者，卻常常妄言生起次第是改造道，是大圓滿的歧途而不願修，就算有時修了，也是極力讚嘆如彩虹、如幻化般的觀想，這是自宗教法趨向衰敗的表現！所以，說重要的不是數量的多少以及時間的長短，重要的是觀修，這次是你首次的近修，因此要嚴格地閉關，發願誓言修持的時間不要太長，否則沒有修滿，就是犯了誓言缺毀之過，以後生生世世都會遇到該過患，因此你先閉關四十九天就夠了。」

就這樣，我閉關近修了《持明總集》，每天四座，第一座的前半部分主要用三三摩地來清清楚楚地觀修；後半部分誦咒或同時、輪番地觀修能依、所依的壇城。於此過程中，有時為對治不清淨之顯相而明觀形象。只要稍一作意，即感自身自然變為聖尊，無須刻意改造就可生起穩固的明相。

有一回恩師叫我過去，他關切地問道：「你修持的生起次第目前情況如何？」我就將詳細情形如實做了匯報。他聽後頷首應允並說：「基本上是對的。雖然在生起次第中將顯、響、覺三法，分別宣說為聖尊、咒語和智慧妙用，但也不一定要把所有顯現都觀為聖尊。因為如來圓具刹土、身體、受用與事業，所以修生起次第時亦應將自己的住處觀想為刹土及無量宮。其餘的身、語、意及事業，則應分別觀想成佛的身、語、意及事業，再結合執命四釘之竅訣而修。明觀形象之修法，你以前修的就已足夠了，其作用能直接對治不清淨的顯相。從現在開始，你該修持對治『執著』之法——提念清淨和堅固佛慢。具體來講，『執著』之分類有兩種：其一是對『法』的執著，其二是對『我』的執著。前者的對治法為提念清淨，比如若對所觀的聖尊產

生了庸俗執著，即可運用提念清淨進行對治。也就是說對三面為三身、六臂為六度等果法現為能依、所依的意義樹立起定解，於此基礎上，進而再修持堅固佛慢——針對『我執著』而將自我觀成相應的聖尊形象，並執持各個聖尊之佛慢，間或不觀想聖尊形象而執持無相法性了義聖尊——基道果無別智慧蓮華生大師的佛慢，並誦其心咒。以上所講都是生起次第修法的關鍵所在。」

我遵從恩師教導認真實修後，出現了穩固的生次明相。這期間，蓮師心咒念了一千萬遍，持明總集心咒念滿四十萬遍。上師此時捎來口信提醒我道：「你此次的閉關修法未遭遇任何違緣，目前正處於最佳狀態，此時就可以暫時告一段落了。」我謹遵師命，立即出關，然後就來到上師面前呈示修法狀況。

上師聽完就鼓勵我說：「正是如此。生起次第對修持寂止與成辦廣大共同事業而言，都是必不可缺之基礎，而且它能成熟更深之道——圓滿次第。又：如果想要起定清淨幻身及不淨幻身，也需先於內心種下修習生起次第之能量及其引發力。一般來講，觀想聖尊並不一定都屬生起次第，修持語寂之前行法，身寂與修持生起次第，二者區別很大。《空行大樂王母》之修法，若循其儀軌之直接意思，即是阿底瑜伽的觀修法門——剎那成觀。龍欽寧提的傳承持明者們就是靠這種法門來成就殊勝果位的，因此對整個雪域的恩德非常之大，因單妃空行大樂王母是一切秘密金剛乘續部的法主，且又與單夫聖尊密切關係的緣故，應該近修一次此法。」

上師繼續說：「一般來說，生起次第可以清淨生、死、中三有的習氣，這些習氣歸納起來有四生處。通過生起次第和圓滿次第來修清淨後，先得到四持明的果位，最終成就雙運的果位。

一、首先按瑪哈瑜伽來修清淨卵生的習氣。廣儀軌《八大法行善逝總集》中指出：『自嗣與他嗣來觀修。』《大幻化網寂靜忿怒尊》的修行儀軌中也有全面的修法。《大吉祥總集》中只有簡軌象徵性的自嗣他嗣之修法外，而沒有廣軌。其中所說的自嗣，是指將他者當作自己之子，即修法時觀想圓滿攝取輪涅之精華作為自己之子，其作用在於顯發出如來藏種性的殊勝功德；所謂的他嗣，是指把自己當作他者（如來）之子，即修法時首先觀想現證清淨如來果位的嘿嚕嚕佛父佛母，然後再觀想佛母祈請佛父共創佛子，接著自身的蘊界處皆融化為明點，被佛父吸入其鼻孔內，與大樂菩提心明點合而為一，並從佛母之密界育生，圓滿具足各種飾物裝束與手幟（法器）。之後，將其安置於壇城位置。其作用在於不斷繁衍具備如來種性的後裔。

二、中等的觀想方法則有五現證生次、四現證生次和三儀軌生次。這類修法的所淨是胎生所具有的五大、五蘊、八識、中陰之風心、從精血受胎到諸根取受外境，直至攝取眷屬以及積累受用等所有的習氣，這些相關問題在《趨入奧明天宮之梯》中有詳細論述，你應當牢牢記住。

至尊蓮華生大士的絕大多數伏藏品中，只有『金剛三儀軌生次』之修法出現得較為頻繁，所以說外修瑪哈瑜伽、內修阿努瑜伽、密修阿底瑜伽這三種儀軌的整體軌範必須明確。如今有人揚言應該以儀軌裡詞句的多少來劃分此三種儀軌，這純屬無稽之談！

三、淨除溼生習氣的修法是阿努瑜伽的理想

法——念咒語就立即觀想聖尊，或將界智無二的妙現觀為聖尊。有這兩種不同的觀修法，以前都曾對你講過。

四、淨除化生習氣的觀修法，需首先掌握阿底瑜伽之見解：覺性認識為法身、覺力認識為法身的妙用。於此基礎上復以見解抉擇一切器情本來皆住於大等淨本基中，再依修道而剎那成觀。」

上師繼續說：「總之，若能清淨四生處中的任何一種習氣，則同時也就消除了其他三生處的習氣。其原因在於：不論淨除的是四生處中的哪一類習氣，淨基均同為光明智慧；所淨同為輪迴之習氣；能淨也同為生圓次第之法要。所以每當講到廣、中、略不同的各種生起次第時，你都需要如此領會其意。」

「大遍知在《心性休息》中說：『這些生起次第修習的方法，一個修行人應將這幾種不同的觀修法，依次結合自己不同階段的修持狀況而行。他把以上四種觀想分別宣說為最初串習、中間串習、極為串習和最極串習四種修法，這一次第對於修持『定成道』而言十分重要。如果僅依『解脫道』而行，則內續三部的觀修次第就沒什麼可與之相結合了，像過去阿敦喇嘛從噶陀請回《大幻化網續》的修法儀軌後，只當作日常功課來唸誦一樣。當然也不可否認如此行為，也會使其心相續中種下些許善習。」

□

你準備修的單妃空行母之法，本應使用阿底瑜伽的剎那成觀來完成，然而因你目前尚未得受大圓滿正行引導，所以就難以對此如量成觀。可是，於無念心性之妙力顯現中，圓滿能依所依之明相是極為重要的。生起、圓滿、大圓滿三種法門中的任何一種，除了始修時有戲論大小程度的差別外，其餘的顯發聖尊明相及穩固明相等方面無有些微差別。你以前世習氣之力，練修聖尊之相，估計不會有多大難度。

這次近修的時候，念誦咒語時四種意誦方法之中，月亮鬘星誦及君主欽差誦二者屬於瑪哈瑜伽之意誦，或者把君主欽差誦當作三瑜伽的共同意誦也行。對治昏沉的法門是：觀心輪中的咒輪，通過上升到佛的鼻腔而出再進入佛母的鼻孔，向下到達密處，由密處再融入原來的根本咒輪上；對治散漫的法門是：觀想咒輪通過下降到密處，再到鼻孔像焰輪一般無間斷地運轉來持咒。它的主要作用是生起樂空智慧，特別是對明點的升降起到很大的作用。如果生起次第修得非常好的話，只需要用肩輿意誦，是屬於阿努瑜伽之意誦，來修本尊佛母就能生起大樂智慧。另外有主要的本尊與眷屬問答法義，在宮女處實取五欲的供品。另外還有以法金剛槩觸而生起大樂智慧等。通過最殊勝的修煉就可以得到生起次第的禪定，因此心風為一，就能做到心具堪能，到那個時候，修圓滿次第氣、脈、明點就容易了。此外，能修『氣與拙火定』使主要的風和明點自在的同時，也得到殊勝的心具堪能，由於它的功能而獲得殊勝的五眼六通。然而目前說什麼冬天修個氣、脈、明點，其實並沒有掌握好它的要點，只是忍受寒苦而已！他們與外道們守狗戒和牛戒，堅持寒來作為所謂清淨和解脫的究竟法門沒有什麼兩樣。你有邪見嗎？」

我回答說：「沒有。」

上師說：「你的清淨心大，對一切都要修清淨心，需要要好好分析什麼是正道、什麼是邪道的

智慧。而這回要使用阿底瑜伽之誦修法——窩爛蜂散意誦，需盡力觀想刹土、無量宮和聖尊之明相，同時還需將一切聲響皆觀為咒語之自聲，並念誦咒語。」

我依教奉行，在一個月內不分晝夜地精進念誦，結果後來不用刻意地專注觀想，一切音聲自然就現為咒語之自聲，從而了知不論聖尊或其他顯現都僅為自心之幻變，捨此再無他法，一切為唯名假立而已，並無自性。我對此義生起了特殊的定解，因而自認為已經取得了修法上的殊勝成就。

#### 4. 受具足戒成為清淨比丘，並實修圓滿次第

我二十歲那年（1898）的正月上半月間，有一天上師說：「在阿朵喇嘛處受個具足戒吧。」「我認為比丘的戒律很多，要全部守持比較困難，我已受的沙彌戒好好行持是否可以？」這樣問上師後他說：「不可以，這次你得到了暇滿人身，要做有用的人身，完全進入圓滿的佛道，必須得到比丘的戒，修密乘的基礎也同樣以比丘最殊勝，極喜金剛說：『上等比丘最殊勝，中等受持沙彌戒，在家居士為下等。』比丘戒的戒條多，圓滿資糧的力量就大，因而清淨罪障的力量也大；積累資糧和消除罪障的力量越大，證得殊勝的道相功德就越大。因為它是不共的近因，正如『佛法寶燈能明亮，苦行器皿佛弟子，身著袈裟諸比丘。』如三學中最殊勝之身像明亮寶燈一樣的慧學，最殊勝的現證還是比丘最好。《時輪金剛》中說：『唯除登地菩薩外，居士不當國王師。』佛祖對月賢法王說：『除了登地菩薩和比丘以外，不要依止在家居士為上師。』佛法住世與不住世，取決於比丘的有無。寂天菩薩也說：『佛根本乃比丘。』受比丘戒非常重要，我給你創造順緣。」

上師又說：「這裡以地域來講雖然是邊地，但授戒比丘數目要像中土一樣，應在土登。堅贊沃色為首的十位比丘前求戒。」於是招集了十位比丘，上師說：「祖衣和鉢、敷具等要準備好，剛好我這裡有多出的祖衣、鉢、敷具可以借給你。」

我就這樣很圓滿地得到了比丘戒。此後，盡可能清淨地守持比丘的五墮罪戒。我把十三資具等自物實事和象徵他物都作了加持，界內自煮、自取、生熟、觸火、觸寶等方面依班禪洛桑曲吉堅贊所作的《時念》來行持。後來財物很多的時候，也做到了不離供養三寶、上師、同修、施主的正念，並沒有隨便受用一點未經過加持的財物，因此可以說是對所有的財物都無欲無貪執，對自己的財物有知足心，對他人的財物沒有貪取心，這就叫作以無貪知足的正念來修菩薩道。對這些財物也從來沒有想過我生病的時候需要，我死亡的時候需要，看到別人的財富和地位也從來沒有羨慕和追求過，這可能是修四出離心的結果吧！

有一次，具恩上師顯出病相。索甲伏藏師授記說需要念誦《無垢懺悔續》十萬遍，參加念誦的有一百五十多位弟子，其中有二十多位念得最快，每天能念十八、九遍，其餘的人每天念不了多少遍，所以花了幾個月才完成。我自己也發願念誦此續一千一百遍，其它弟子也發願，放三千多條生命，這樣上師的病就痊癒了。

弟子們還商議決定每人閉關一百天修《長壽儀軌》，於是大家都閉關了。我去上師身邊問：「為了您長久住世，我還要念誦《懺悔續》嗎？」

上師回答：「我現在老了，幻化蘊身像一棵

古樹般，不知何時就會拋棄，然而，對上師和金剛師兄弟姐妹祈請長久住世，這是七支供養中的『祈請長久住世支』，因此它可以消除自己目前暫時壽命的違緣，終究能達到長壽、成就等的殊勝功德。你就依《長壽儀軌精要甘露寶瓶》來閉關修持吧！長壽寶瓶嘎巴拉，長壽彩箭找不到也不要緊，這是蔣揚欽哲旺波的長壽甘露丸。」說著就給了我一小紙包。

上師又說：「就依這個朵瑪來修吧。一般來說，密乘經典中所說的聖物，具備這些是非常重要的。聖物、咒語和禪定這三點各有各的特點和意義，然而這次你已經修過《持明總集》，還需要補闕，與它結合起來修，每座的前半部持咒，後半部分以觀修氣和明點來修《長壽儀軌》，這個觀想在前行時你已經修過氣、脈、明點，就算可以了。但這次為了不缺少阿努瑜伽的修法，要修一點點氣與拙火定的瑜伽。所謂的壽命就是呈現『熱』和『識』結合的那段時間。但在密乘中，首先進入母胎是身、識、氣，三者合時就叫作壽命，它是在心間中脈內像絲線一樣的白種子，它長壽命就長，它短壽命就短，它彎曲身體就多病等，這就是壽命。如果它衰退，壽命也衰退，如果它窮盡，壽命也就結束了。為了使它不衰退並增長就需要氣和明點來修《長壽儀軌》。眾生的死亡有三個因：因壽命結束而死亡、因耗盡業力的增長而死亡和減少現在的福報而死亡。只耗盡一方面還可以改變，但耗盡其中的兩樣或全耗盡則無法改變。自在了氣和明點的瑜伽行者，留住心間神識的能依持命氣就是壽自在。一般來講，瑪哈瑜伽的壽自在持明說是從見道開始，但這是對已進入後面諸道而言的，在證得了密乘的加行道後，還沒有進入見道之前，就能留住的話，這也是壽自在。證得了見道後就沒有了生死相，因此怎麼做都可以。在加行道的時候，心輪和頂輪的二持命氣自在後，便可得粗大的氣脈中留住微細的紅、白、氣三者之自在。在見道壽自在時，已經消除了粗大的氣脈，但它有聖者智慧的微細氣脈明點藏之自在，這二者有很大的區別。另外，外道的神仙得到的長壽是神賜予的成就或是以聖物辟谷的功能，不能與密乘的長壽成就者相比。長壽持明蓮華生大師就將情器鎮壓在心輪，他是通過修密乘道，將果報的五大種濁法用智慧火燒清淨後，現證了勝義本性自然種殊勝的佛果。所以認為所有長壽者都是同等果位的話那是錯誤的。」

上師還講了具有四行的寶瓶氣竅訣，拙火定和微細的明點次第等等。上師說：「沒有修滿一百天之前不要到我這裡來。」

如此近修的時候，出現了甘露丸發出光芒，朵瑪和甘露丸化光，夢見果實纍纍的寶樹，受用各種各樣的果品等瑞相，對此我也不持欲望而安住在法界。通過長時間修氣，入、住、融的證相都次第圓滿了，想持多久的氣就能持多久。

此後修了拙火定，全身得到了暖樂和融化明點而證得了樂空之境，外面的寒冷與炎熱都成了暖樂的助緣。我又利用短時間串習細微明點的修法，斷盡了心及心所的所有分別念，不過這也並非是像深度睡眠時出現的那種迷茫狀態。而是無分別的外境首先變得空朗朗，然後這也消失了，每一座都安住在不可思議的明空中。

我修滿百日出關後，把修供聖物獻給上師，上師嚐了一點後說：「老年人若活得太久，就難以受到他人的悉心照顧，實在沒有多大意思。而你現在還正當年，暫時尚可生活於此世間，也有一定的

意義，因此我要賜予你一個長壽灌頂。」上師接下來便為我進行了一個《招壽儀軌》的灌頂，並將悉地品全部賜給了我，同時叮囑道：「不要剩留，自己全部吃掉，莫給別人。」

坐了一會又說：「吃腐爛的朵瑪只有拉肚子的因，呵呵呵……，你修氣脈時有什麼徵相？」我匯報之後，上師說：「可能是前世你修煉過氣脈，種下了這個因，現在又喚醒了，但不要自傲，任何人面前均需守口如瓶，並且要堅持不懈地修下去。現在你應了知密法的速效性了吧！」

上師還說：「你尚需繼續修持前行及上師瑜伽！《益喜措嘉祈請文答覆文》中說：『如果每座都不修四出離心的話，開始上座時行佛法，但下座前就已經跑到世間法裡去了。』要想做一位表裡如一的修行者，這修心非常重要。阿吾仁波切每一座都修心，捶著胸膛說：『哎呀，苦啊！苦啊！』後來有一次說：『龍吉（龍多丹悲尼瑪），因觀想輪迴中三惡趣之劇烈痛苦太令我感到恐懼，因而每次修持『輪迴過患』時，我都是僅觀想三善趣之痛苦。』他住在多·阿瑞森林時，早晨聽到畫眉鳥叫『鳩鳩鳩、鳩鳩鳩……』，就模仿著牠的叫聲說：『你痛苦，我痛苦……。』阿吾這麼做，我們也知道應該怎麼做。而現在有些人卻好高騖遠、不切實際，他們對所謂的正行引導過於期盼，一味追求『高深境界』。不要說什麼正行講授的大話，眼光太高的話，『頭靠得太高，脖子低處斷。』就像唐巴比丘，已自在了心風，但由於一個壞念頭沒用到正道上，因此後來還俗，當了統率軍隊的一位將軍，且因此而墮落了下去。」

上師給圓滿完成五十萬加行的其他弟子均傳講了大圓滿正行引導，但在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內卻始終未給我傳授。儘管如此，我依然沒有向其提出請為我立刻傳講正行引導這一違逆上師意願的要求。

我只是將曼扎之替代品供養給上師，並祈請道：「凡是適合自己根基之修法，不論是前行還是正行，都懇請上師慈悲垂憐，幫弟子選擇適宜之法門，並為弟子傳講。」

上師說：「正行很難，大遍知說：『現在是末法時代，求這大圓滿需要積最上等的資糧，廣泛地聞思顯密經論者才能行持，除此之外，就沒有這個法緣。』大圓滿見、修、行的要點，只有聖者才能行持，一般老頭子、老太婆等俗人可能聽不懂也學不會。」

### 5. 聽聞大圓滿正行耳傳竅訣引導並實修之事

二十一歲（1899）的夏天，家鄉來人想接我回去，我就準備返回家鄉。中午時，我拿著一些酥油和奶渣想去供養上師，順便求取他的加持並向他老人家請假告別。當時適逢上師正在安睡，不便打擾，我就在屋外恭敬頂禮等上師醒來。

過了一會兒，看到上師從床上起身後，我便進屋供養了食物。恩師問我：「拿這麼多的酥油、奶渣幹什麼？」

我忙解釋說：「母親讓我回家修個水食子供養法，我想現在回去一趟，秋天來臨之前恐怕不能再回到您身邊。」

具恩上師重複地說了幾次：「我做了一個奇妙的夢。」但是我沒有敢問做了什麼夢。上師接著說：「若以夢境判斷，如果現在就給你傳授大圓滿

正行引導，也許你將來會成為一名大圓滿法的弘揚者，不要回家去！正行詳細地講授需要一百天左右。」

我馬上祈求上師說：「只請十餘天的假，等我一為母親做完水食子供養法就立刻返回，這樣可以嗎？」

「不行！」上師直截了當地拒絕道，「若要求得殊勝大法，就不能允許自己有一絲一毫的遲緩與懈怠！正如經中所云：『法寶難得違緣多，未得稀有法寶前，魔眾百般設障礙。』因此務必抓緊時間。從明天起，我就為你傳授大圓滿引導，你自己需觀察一下今晚的夢境。」

當我聽完恩師的這番話後，頓時周身汗毛豎立，淚水直流，整個人，都不知所措起來，強烈的信心和歡喜心不覺從心底油然而生，我深信所有這一切無不是得到傳承上師加持的真相。

果然在當晚的夢境中，就見到了一位空行母，直覺告訴自己她就是益西措嘉。她的手中拿著一本細長的經函，標題是《三傳承持明上師意藏》，並親手把她交给了我。接過後打開一看，經函正面的上上下下全都遍滿了沒有邊框的如空行文字般的細小字體。天明後，我又帶上供品去拜見上師。他一見我去就關切地問：「昨晚都夢到些什麼？」我便把整個夢境原原本本地講給他聽。他聽後又問道：「你看得懂那些空行文字嗎？」我老實答以「看不懂」。接下來上師便飽含深意地解釋說：「經函正面遍滿空行文字，這個緣起預示著你將來會成為一名最上等的修行者。不過從經文沒有邊框來看，身語的善業可能會差一點，其餘的我不懂。」從那天起，上師就開始為我傳講起大圓滿的正行引導。

記得他曾語重心長地對我說：「傳授的提綱是持明者無畏洲口傳耳聞傳承，此傳承的弟子如金項鍊，又多又好。大持明者的心子前往康區的主要有多智欽、吉美赤列沃色等，他的弟子還有四大金剛、六布達、十三囊卡、持壇城者上百位。在十三囊卡名號的上首弟子敏久囊卡多傑前，我得到了《法界寶藏論》的傳授。持明者無畏洲的另一位心子是吉美嘉維紐固，在他的上首心子蔣揚欽哲旺波、具恩的阿吾二位面前，我得到了《空行心滴》的義釋《深義海雲》和《直指勝義藏》、《密行金剛導行》的講授。持明無畏洲有這樣的授記：『在我的光明心髓的傳承中，兒子比父親強，孫子比兒子強，曾孫比孫子強。』這個授記在論及到我的前輩時全都準確無誤，他們各個都當之無愧。現在你是曾孫，因而應對自己充滿信心才是！對於大圓滿口耳傳承法，具恩的阿吾在很長的時間內只講一兩道題，我在內心中做到了真正的熟練，我自己則力爭把每個修法的內涵全部融入自相續中。如果碰到疑難之處就去找阿吾仁波切請教，在通過教證、理證加以判別，然後就依憑親身實證去體悟所修之法的真實含義。能令智者歡喜的講授、清淨的詞句、能夠說出實義有經驗的話，都是具有加持力的傳承，因此你也不要丟掉一字一句，一定要記在心裡。」

上師先簡要地講一道題後就讓我修個幾天，接著就詳細地為我講述此中內容，並解答我的各種疑惑。接下來又給我幾天時間讓我反覆深思所講義理，最後他會關切地問我：「這些詞句記住了嗎？」

我則啟白上師道：「現在雖說是記住了，但

不知以後會不會忘記？您可否允許我做一下筆記？」

「說什麼，耳傳竅訣是不能寫成文字的，你沒有聽說過嗎？」

過了一段時間後上師又說：「要是你總懷疑自己會忘記的話，那就把主要內容做個簡單的筆記吧，想來應不會有多大的過失。昔日大遍知無垢光尊者也曾將『秘密無字系列』寫成文字，並編《上師心滴》的『耳傳三類』與《甚深心滴》的『秘密無字耳傳』中。雖說如此，然你我二人又怎能與無垢光尊者相提並論？不過耳傳導引法門我實在捨不得傳講，但若因此中斷法脈又太過可惜，就權且記錄下來吧。」

因此，後來就成了簡要和詳細的兩種筆記講義。

在上師為我傳授正行中「入定智慧見」後的考試時，我心中絲毫也生不起足以稟告給上師的修行體驗，此時的心情真可謂分外沮喪。於是猛烈地祈請了歷代傳承祖師，並按照上師相應法來領受四灌頂，心意融為一體而安住。結果再度現出過去修前行法時就有的一切現境蕩然無存之無分別智慧，上師當時對我宣稱阿賴耶識，但此刻我覺察到它沒有染雜三世或善、惡、無記的任何分別心，也不屬於五種分別心之範疇，而是赤裸裸的明空，我想就是它！這應該不會有錯，從內心裡面決定了。跑到上師面前去匯報。

他笑著說：「是倒是的，不過我過去絲毫也未給你點破過。大遍知指出：『大圓滿寧提之要旨為，覺性必須赤裸裸地現出！否則，無論修持直斷（徹卻）或頓超（脫噶）都無益』，好在你現在已經成功地做到了這一點。」

說著又呈現很高興的樣子道：「為父現在終於有了真正的兒子，大圓滿之法脈如今終於可以接續下去了。今日一定要設宴慶祝！」就賜給了我許多糖和水果。上師還說：「來，喝一喝我的茶。」

再說了很多家常話後又說：「你在前行修心的時候，就有無相禪定的境界，其實就是覺性！聖者菩薩入定時，能所二取分別心中的能取分別心首先消融，因所取分別心當時尚未消失，所以顯現依然呈現於自己面前。隨後，所取分別心也逐漸消亡，僅存之顯現也就隨之消散於入定狀態中了。所以前面是有相禪定，後面是無相禪定，現在有一些法師講般若若有相無相的禪定時，認為是空性與幻化二禪定，這是沒有經驗的人說的露餡的話。你說在出定時先是出現碰鈴一樣的響聲為緣起，然後一切外境之相顯現出來，《佛陀一子續》中說：『相自聲如鑿鉢響，過後現出幻化相。』其本意原是講虹身成就的標誌，而在講覺性如量時用上卻比較恰當。但是你不可自命不凡，並滋生傲慢心，現在你有自滿嗎？」

「沒有！」我堅定地回答道，「出定時，於一切顯現皆無自性之中，只有出世心充斥其間，除此之外再無其他心念。」

「就需要這樣，大遍知者說，『此法串習獲功德覺受，無常心及無有遠慮心，慈心悲心恆時不間斷，湧現無偏清淨敬信心。』這些正道之驗相應當具足。此時此刻，就像薩囉哈尊者所說的那樣，『在前在後和十方，見到何法皆本性，今如怙主我斷惑，再也無須問他人。』具恩的阿吾在佐欽納瓊

瑪山上，為我直指了心之本性。」

我立刻祈請上師道：「您能把當時的情景描述一下嗎？」

「是這樣的，我原來是一個很喜歡禪修的人，昌成就者給我講了一剎那的正行，我往前走，到了玉龍喇嘛嘎繞前印證了一下，就成了二剎那。到了格芒寺去拜見蔣貢仁波切，他給我喝酸奶，我說：『沒有碗』『拿出自然的嘎巴拉來！』我用雙手掌窩著去接，他又說：『很聰明，有智慧！』那時在他那裡也作了印證，就變成了三剎那。再到阿吾的身邊，得到講授後，我反而成了漸修者。」

我問：「這二剎那和三剎那是什麼？」

「這是開玩笑的，如果沒有口耳傳承的竅訣講授和要點，光靠諸位上師境界很高的禪話，是達不到任何目的的！因它對間接根器的眾生很難指明本性。如今大家都做書本上的遊戲，這也不起作用，我們師徒二人那時住在納瓊瑪對面的一處地方，其地處在一株松樹的蔭覆下。阿吾仁波切每天都要去寂靜地閉關打坐，我就在松樹下為上師燒茶做飯，阿吾回來後就坐在那裡。在此期間，我於睡眠中多次夢到自己戴著一匝黑色的線團。又一個夜晚，在夢裡我見到阿吾仁波切幫我從線團從線頭處全部解開，結果在線團的中心位置處出現了一尊金製的金剛薩埵佛像。上師把佛像交給我，我當時就尋思道：『早知佛像在此，就不用費盡周折地保管了。』

平日裡，阿吾仁波切每到天黑就會在一張羊毛墊子上全身仰臥，臉面朝上仰望虛空，用一座時間來修持『三虛空』的修法。一天晚上，阿吾仁波切正在一如既往地觀修『三虛空』，突然間他問我：『龍吉，你說過自己未能認識心的本性？』『是的，上師，到目前為止。』我回答道。他平靜地說：『沒什麼不能認識的，過來吧，像我一樣躺下來，目光直視虛空。』我便按上師的要求去做了。片刻後，上師又問我：『你是否看到了天空中的星星？是否聽到了佐欽寺的狗叫聲？是否聽到我在說話？』我一一作了肯定的回答。之後，上師面帶微笑道：『噢，那就好，所謂的心性就是這個！』

就在那一瞬間，我恍然大悟，心中積蓄已久的諸多疑慮當下全部渙然冰釋，一切是與非的分別枷鎖此時都已完全脫落，覺空赤裸之智慧終被徹底認識，這純屬大恩上師加持之結果！大成就者薩囉哈尊者云：『上師之語進入誰心中，如觀掌上寶物般清楚。』說的即是此意。如今再回顧、品味當時上師所說話語之含義，雖然除了將眼識、耳識指認為覺性外，再無更深之內涵，然而要知道，大圓滿寧提甚深密意之證悟，卻只有依靠上師的意傳加持！

阿吾仁波切有次在木雅里塘附近的一處凶險之地——屍陀林中，遭到了許多非人鬼神的侵擾，他就一心一意地祈禱上師，結果獲得了大圓滿殊勝密意之證悟。後來，當他向多欽哲·益喜多吉仁波切作證悟供養時，多欽哲·益喜多吉仁波切直言道：『這是你一剎那頓斷四魔。』後來，阿吾仁波切自己也說：『也應如此。從那以後，我的心相續中幾乎再未產生過任何煩惱。』

所以說，這個傳承只有靠對上師的信心才能證悟！『依止上師時，需要的是信心而不是禮貌；

觀修上師時，需要的是信心而不是祈請。』

吉美嘉維紐固在喜馬拉雅山脈其恰聖地扎日神山上居住多年堅持苦修。一天，他站在燦爛的陽光下向拉薩方向眺望，憶起自己的根本上師與大圓滿寧提諸傳承上師，一股強烈的敬信心驅使他不由得開始猛厲祈禱起來，以至突然昏厥過去、不省人事。當他蘇醒後竟然驚奇地發現：往日護持心性的執著已全然消失，再沒有任何所觀、所修的影痕存心，無散亂之覺性已融入實相。但尊者當時卻深覺惋惜：假如剛才不曾來到陽光下，自己還會有一定的修行境界，但現在卻一無所有。他當即決定要立刻下山，一是為了遣除心中疑惑，二者也是因為上師年事已高，想前往探望一番，順便也好回去看望老母親。上路後，因他長期堅持苦行的緣故，身體已很虛弱。所以，第一天只能走到離神山很近的河流邊就再也無力繼續前行了。當天晚上，香炯土地神夫婦變化成兩位門巴人向尊者供養了玉米、糌粑和獸肉。次日清晨，尊者帶上剩餘的食物繼續前進。幾天後，他偶遇一戶富裕的牧民家庭，主人十分熱情地款待他，還特意宰殺了一隻綿羊，並取出新鮮血肉供養尊者。一見血肉，他心中頓時生起了難以抑制的慈悲心，此時的心情就像把慈母的身肉交給兒子食用一樣，別說吃了，連看一眼都覺得不忍心。自此以後，他就再也不吃葷食了！

歷經長途跋涉，在走過漫長遙遠的路途後，尊者終於來到了上師吉美林巴面前。他馬上就對上師做了證悟供養，上師聽後欣喜萬分地對他說：『我兒，你所證悟的與道完全相符，是進入了法性窮盡相！』尊者在山邊度過了一年的時光，把往日聽受的師傅教言又作了更進一步的深思熟慮，從而使其意義越顯明朗。吉美林巴上師對此讚不絕口：『想不到你竟具有如此深廣的智慧，若能長期待在我身邊，將來定會成為一名學識淵博的大學者！』聽完上師的這番話，尊者便回稟上師道：『我十分想念母親，若她還生存於世的話，我渴望見到她。依靠上師您的恩德，所有前行及正行之引導我現在都已圓滿無缺地獲得了，應該說已心滿意足，今後能否如理修持就得靠自己了。至於大學者的名聲，我並不在意，請上師允許我返回康區。得到上師開許後，尊者就回家鄉並見到了母親，接著在扎查馬地區又閉關修持了二十多年，人們都稱他為『扎瑪喇嘛』。

因此，僅僅只是認識覺性還不夠，還必須要修；而修持則必須達到自然任運的如量之境界；在圓滿達到如量境界之前，必須以閉關禪座的方式來精進修持。到一定時候，大圓滿法性滅盡相之境界就會真實現前，此時，覺性妙力擇法妙觀的智慧突然爆發，由此對『菌褶般』的諸多法乘與宗派可憑借自力完全通達，當自己生起了利益他眾的無緣大悲心時，就標誌著依靠講、辯、著而弘法利生的時刻已然到來。

所以，修行者應以歷代高僧大德的事跡為榜樣，切實明瞭自己覺受、證悟的程度，並用智慧來衡量和區分道與非道。獨自修學時應明瞭修法之關鍵所在；為他人傳法時，就要會歸納竅訣的精要。從今往後，你要用大遍知在《七寶藏》、《四心滴》中闡述過的法義來修正自相續。假如只是依一位老上師的話，而說這《七寶藏》、《四心滴》只是理論的東西而擱置一旁，還說什麼『我的無上耳傳法乃某某上師所傳授』。只是將有相寂止及無相寂止或者並未抓住竅訣要點的『動、靜、覺』，三種異說用來欺騙上上下下的弟子們，這些全都是被

魔力加持了的邪法！

大遍知曾嚴厲斥責這種癡呆空見（斷見）者及盲目空修者，就猶如在黑暗中扔石頭一般，僅僅停留在自以為是的見修上，是未能掌握竅訣要點的愚笨修行之徒。而你卻具有頗為不錯的智慧，若欲完全把握修行中的究竟津要之道，就需要仔細觀看大遍知的秘密金剛語句，並以此印證自己的覺受及證悟。

我所講的阿吾這些口訣，在別處你就是背上幾個月的乾糧四下尋覓，也根本無法找到。至於我說的是否屬實，以後你就會慢慢明白的。我給麥彭喇嘛、塔澤本洛·羅德旺波、索本白瑪、丹配喇嘛等供養《智慧上師》法時，大部分口訣也曾供養過。除了塔澤本洛·羅德旺波外，他們好像不是很重視，以後看到他們所作的竅訣有什麼特點就可以看得出來。」

後來繼續講授到正行之中的「正行直指」時，上師說：「看今天晚上做什麼夢。」

那天晚上我做了這樣一個夢：我來到了一座四四方方的城牆前，它大得簡直無法測量。城牆四方各有一扇大門，大門裡面擠滿了數量眾多、各式各樣的動物。而在每一扇大門的上端，又各有許多上師在守護大門。西門上方有一尊身軀為橘紅色文殊菩薩，雙手分持寶劍和經函；白色相狀的龍樹菩薩在他左邊，身呈比丘形象：上半身裸露，頭頂具肉髻。我則坐在靠近其左肋的位置，我身邊又有許多上師緊密地併排坐著。當時的夢中感覺是，我和上師們都在守護那些動物，唯恐牠們會跑出來。

第二天如實向上師稟告，上師並沒有解釋，只說是個好夢。又開玩笑地說：「看樣子，文殊菩薩若用手中的寶劍用力擊打那些動物，牠們恐怕都會被打死；如果只輕微打一打，又好像擋不住他們，他們都會衝出來。」

他又接著問我：「龍樹菩薩手中拿著什麼？」

「什麼也沒拿。」我立刻答覆道。

他聽罷若有所思地說：「噢，徒手呵，那再多恐怕也無用。」

「你還夢到些什麼？」上師繼續問。

我一邊回憶一邊答道：「下半夜時夢見兩座佛塔，眾人都說此塔是往昔阿育王所建。當時它從西面開始倒塌，泥流就如洪水般傾瀉而下奔流到西方的大海裡，將海水全部染紅。這時虛空中傳出一個聲音：『海裡的一千萬個動物皆已親見聖諦。』」

上師對這夢也沒有說好與壞，卻說：「按傳統，直指心性前的竅訣前，只念一個傳承上師的祈禱文，但這次我要為你做《智慧上師》的覺性妙力二灌頂。」我欣喜地向上師請問：「需要準備什麼？」他回答道：「本來是應該準備黃金曼扎的，但你沒有。那就把我屋裡曼扎中的黃金花拿來用吧，你自己還有多少銀元也一併供養。手鼓、鈴杵今天就不用了，恐怕大家聽到上師要灌頂會都跑來。」

上師賜予我《智慧上師》的直斷和頓超二灌頂後又說：「這個傳承中除了這兩個最殊勝的灌頂外，就再沒有比這個更好的了！你經常說求我灌頂，現在你已滿願了！我這一輩子沒有給別人灌過

多少頂，以前曾給多智寺的堪布阿旺和當曲灌過頂，他倆發願常修《持明總集》，要誦一億遍蓮師心咒，後來色須阿旺寫信說已念滿三億遍蓮師心咒，要灌頂的話就必須起到這樣的作用！在康澤噶灌了《噶瑪經部十三修供儀軌》的所有灌頂傳承，他們希望做到『以經部為主，伏藏部作莊嚴』，但他們現在仍是以伏藏部為主，經部作莊嚴。後來，除了阿朵只作過幾次經部的灌頂講授傳承之外，對於整個道場沒有起到多大的作用。去年，為阿旺丹增喇嘛和多利二位傳《智慧上師》時，依欽哲旺波所造的儀軌灌了個頂，就再也沒有灌過頂。《智慧上師》的妙力二灌頂是《上師明點印》自己的不共同灌頂，從此後你可以近修《上師明點印》。」

於是上師開始為我講授「直指正行」。上師說：「這是正式的句義灌頂，只講一遍，不會重複的，但明後天會詳細地講。」

上師每天按科判提綱將前行、正行、結行的所有內容一一講授，並讓我長時間地思維所聞的內容，我也盡力用最大的智慧來記詞和義，遇到疑難問題就去問上師，跟一般所謂的聞法截然不同，自己也很滿意。正行導引傳授的次第如下：

□

### 一、前行講授

1. 在共與不共前行修心基礎上進入正行。
2. 共與不共之發心。
3. 聽聞密乘法之五圓滿聞規。
4. 大圓滿三傳承源流和遠近二傳規。
5. 大小二乘見、修、行、果之分析。
6. 密乘的不共要點。
7. 事部到阿努瑜伽部之間各自見、修、行、果。
8. 《大圓滿續》之數量和心、界、 竅訣三部結集。
9. 竅訣部比心、界二部如何更殊勝之見地。
10. 竅訣部之外、內、密、極秘密四類，其中極秘密類有《十七續》，加上《一髻忿怒母續》為十八，《明界熾燃續》為十九，依此十九母子續組合分類不同，而有比瑪拉米扎的《秘密寧提》和蓮華生的《空行寧提》，它指出了眾生們修道上的所有順緣，全部圓滿無缺。
11. 《二寧提（心髓）》的明晰講義為大遍知的《上師心滴》和《空行心滴》，這二心滴的心滴又有《甚深心滴》，亦名《空行心滴之密義印》，其屬於《二心滴》的子法，不需要另計數了，故而這五種就叫作《寧提四母子》。
12. 《寧提四母子》精華攝要為《龍欽寧提》。持明無畏洲在桑耶青埔寂靜的森林中，因拜讀大遍知龍欽巴尊者的論著而生起了如親見佛陀般的信心，三年閉關中因誠心祈請而親見了大遍知上師，先後三次分別得到身、語、意的加持，由此祈請說：「願『意』遷入心中！願『語』傳承圓滿！」祈請三遍後就得到了心意傳承，

入定時現證了超越心識臆度的大圓滿本性如所有智，出定後一切顯密深廣法相不學自通。如新鮮的肉豆蔻放在手掌上一般，以此深見而爆發出無比廣大盡所有智。因由大遍知龍欽巴之加持而得法，故名《龍欽寧提》，此法是寧提之最精華明點。

13. 以上所講要按三根器來次第引導，並與大遍知的《心性休息》配合來修並加以思維。

## 二、正行教授

1. 大圓滿基、道、果。
2. 道之中，有「成熟灌頂」和「解脫竅訣」二者，比下八乘之中共同的生圓次第灌頂和竅訣更為殊勝。
3. 解脫竅訣之次第：懶惰者無勤解脫——本淨直斷；精進者有勤解脫——任運頓超；這二者的教授是方便因生智慧果的關係，也是法身和色身的近因。
4. 本淨直斷——以不同根器而有不同導引法，分為「緣境根器」、「覺性自現根器」；分別依「見中覓修」和「修中覓見」這兩種方式修學；緣境根器者首先要修《心性休息》中所講的天、人修行法。《勝乘寶藏論》云：「緣境根器禪修時，心定在白色的『阿』和專注於氣、明點上。」指出近來所謂有相止修的觀點與這不相符，並破除他宗，完全反駁了那些觀點，建立大圓滿自宗見解。
5. 本淨直斷——覺性自現根器之導引：前行摧毀心房、正行直指覺性、結行護持證悟。這三者的條目要背誦。
6. 前行摧毀心房之一：共同法「抉擇心之為主」。
7. 之二：共同法「抉擇心之過患」。
8. 之三：共同法「覓來、住、去」而破斥執著，證悟現空雙運之理。
9. 尋覓心的來處。
10. 尋覓能來者。
11. 尋覓住處。
12. 尋覓能住者。
13. 尋覓去處。
14. 尋覓能去者。
15. 遠離來、住、去之現空雙運，此仍是心識分析見，非大圓滿直斷之直指現量法，而是法與法性根本見之前行。「法性現前相」則是頓超的脈要門等的「現量」。瑪哈和阿努瑜伽以造作方便引出光明也可謂之「現量」等；這幾種「現量」的區別，在比瑪拉米扎的《見地分析明燈》中有詳解。

以上三者是前行法——第一、抉擇心之為主；第二、抉擇心之過患；第三、覓來、住、去；之後，是第四「不共觀察能觀有境心之本性，抉擇為實相大智慧。」

接下來是正行——直指心性本面。

1. 首先——見、修、行、果：

在「見」方面：辨別阿賴耶識與法身；辨別心與覺性；辨別世俗與勝義；以上區分開心識與覺性智慧之後，進而區分「有勤造作之阿努瑜伽等以下的見、修、行、果」與「無勤大圓滿自宗之見、修、行、果。」

2. 在「修」方面：辨別「有勤二取之念」和「無勤原始正念」兩者：並指示實修竅訣——四放置、三不動。

3. 在「行」方面：有「自性方便道明禁行」和「解脫道謹慎行」，又叫「如理方便行」；這兩種行中主要講了後一種行。

4. 在「果」方面：有暫時、究竟二種：暫時之果需要圓滿三十七菩提分法，把它們歸納起來就是智慧與大悲，有了這兩者就是暫時道的果；究竟果是按極喜金剛所著的《根本證相標準》所論的生有、死有、中有三者的解脫相。

5. 其次——現量自解脫等。

三、結行——護持證悟。

「護持證悟」共七類，這樣就圓滿了上等根器即身成就的講授。

此後還講了「中等根器的人在中陰界解脫的教授」：

□

1. 進入光明管的竅訣。
2. 奪舍法。
3. 頗瓦法。
4. 三虛空瑜伽。
5. 中陰轉世解脫。
6. 心識騎氣法等。

期間還有多天的思維。大遍知者說：「修我這個傳承的人需要長時間地依止上師和長時間地聽聞竅訣。」我就是這樣來努力的，前後依止了龍多仁波切六年，是按三歡喜來依止的，得到了全部的竅訣後進行了實修，因此以後如有意想來世的事和真心修法的人，也要做到長時間地依止上師和長時間地聽聞竅訣。

當正行直斷的引導修法全部圓滿傳完時，上師告訴我：「需再修一個《上師明點印》，此法乃《上師密修·智慧上師》中的修法，你務必於一百天內每日持誦一萬遍左右的咒語，主修『三不動』之法。為此當十分嚴格地閉關，且需每隔幾日就到我這裡來一次，我會詳細解答你正行修法中的疑惑之處。」

我立即按照上師的要求去閉關修持，經過三七二十一天之後，「相證」有大遍知在虛空中的相；而「意證」有慈心、悲心、和菩提心三者渾然一體，此種狀態就是在夜晚的睡眠中也能保持不失。我將情況呈稟上師，他首肯說：「是較好的相證和意證『若能熟練後，無一物不巧』，如其所說。但這些徵相並非獲得高深地道功德之標誌，覺受與證悟必須分清。倘若未能正確辨別覺受與證

悟，則如《六界續》所說的那樣：『圓滿智慧自力與，隨外境轉分別意，二者極似易混淆。』怕你認不準也會這樣。」

說著就給我傳了《三句擊要》、《制伏歧途獅子吼》。過了一段時間，又賜予了《空行心滴之祈請答覆文·甘露金鬘》之教言後說：「現在你出關時間也快到了，阿沃喇嘛要傳《七寶藏》的傳承，你要去聽。」

於是出關後，在阿沃喇嘛面前，我完整地獲得了《七寶藏》與《三休息》的傳承。後來回去拜見上師時，他問我：「《七寶藏》的意義和你的心相續現在是否相應？」我說：「雖然相應，但僅是理解了知上相應而已。」我的答語令上師非常歡喜，他對此十分讚許，並說道：「作為一個真正的修行人，應當合理地通過了知、體驗與證悟三種途徑正確把握安立五道十地的原則。當前有些人錯誤地將知當成證悟的標誌，還說什麼無散無修、見修同時之類的大話，其實無有任何實際意義！清楚明白地道功德之安立原則實乃非常關鍵。《法界寶藏論》是大遍知真實的親證之境界，其中第九品之前宣講的皆為見，第十品講修；十一品講行；十二品講暫時的道果；十三品講究竟之證果。基本的框架大意可如此理解。詳盡之處當去博覽群書。」

我猛厲地祈請大遍知而讀《法界寶藏論》後仍然看不懂。

有一次，上師問：「看得懂嗎？」

我說：「心部、界部、竅訣部，特別是心部引用的太多，因為我覺得心部與秘密部的要點不同，所以就生起了諸多疑惑。」

上師說：「教言詞可以隨便拉，然而上乘的教言不能往下拉，而下乘的教言可以拉到上乘來，現在，我看能否給你講一遍《法界寶藏論》。」於是就給我講了。

上師說：「你福報深厚，可在我屋內聽受。但我過去在上師面前求取此法時，阿吾仁波切是在佐欽雪山上利用夜晚時間傳授的。當時為了避免瞌睡，我雙手反捧經函，一步步後退而行；上師則邊隨著看經文邊踱步往前走著傳法，用了很多個夜晚才講完。『法界寶藏佛法之精華』——如其所說，在所有的法門中，阿吾仁波切唯一視為心髓的就是《法界寶藏論》。我亦如是。你現在也要牢記在心中，按照所講的這些準確地理解，就不會與心部相混淆。無上秘密續無文字，佛與持明者遺教以竅訣作了莊嚴，依與不依西日森哈所作的《大鵬金翅鳥翱翔》的兩種講授都具備了，因此它是口耳傳承的竅訣。」

於是，我十分認真地再三拜讀，結果對此論的悟解終於有了少許進步。上師肯定了我的成績並說：「如此循序漸進方為穩妥。記得以前，我曾將此論交給林達洛括喇嘛閱讀，有一天，我試探性地問他：『你讀後有何感悟？』他頗自負地說：『無論三界輪迴漂泊否，無論獲得無上佛果否，普賢界中無輪涅因果——我已懂得這個道理了。』他是個大修行人，或許的確如此。但口頭上未免說得高了一點兒，這一點你不可學他。因為此言會對佛法之形象帶來負面影響，對個人的心相續也會產生副作用，尤其對那些缺乏福報的弟子來說更為有害！因而，在見解上應當『勇敢』，而行為卻應『怯懦』，這句話說得非常好，確實就是這樣。」

過了些時日，我求見上師傳《智慧上師》，但他卻說：「我年齡大了，眼睛也看不見，就講一次無上祕密的《基、道、果》吧。」《大極密頓超無字耳傳法》分有許多章節的引導，有很多分類，上師花費了很長時間為我詳細講述，後來我也寫了個筆記。

在這期間，我還在阿朵喇嘛那裡學了《經部》、《伏藏部》和《大幻化網》的線條壇城、彩粉壇城與立體壇城的設計和建造。特別是大幻化網立體壇城，阿朵喇嘛讓我親手用木料學著做。雖說為此花了不少時間，但對我來說卻意義重大，現今不論是講解或觀想，我都能得心應手。親自製作帶來的利益十分顯著，所以直至現在我都很感激他。

那時，有一個獵人在我們住處附近開槍打死了一隻香獐，大家為此對獵人誦修了《心經》迴遮法以罰戒他，同時還甩動法衣試圖將他降伏。修法結束，人群散去後，我去見上師，他問道：「今天發生了什麼事？」我就一五一十地向他做了匯報。

聽完我的話後，他十分傷感地說：「唉！你們這種做法叫顛倒的慈悲，被殺的生靈承受了惡果，由此還清了業債；而殺生者卻因此造下了痛苦之因。從現在開始，他會為此墮入地獄中感受痛苦，而且還將於五百世中連續遭殺，以此來償還命債，其實他比被殺者更可憐！如果要發慈悲心的話，也應對他發心才是。」

原先我以為你們對佛法有一定的認識，而實際上，你們對慈悲心的理解竟是如此膚淺。那麼對於甚深地道之理解程度，我就更得表示懷疑了。」

又一天，上師告誡我道：「你徒恃見解之力以為任何事皆可順利成功，然而從今往後應當不間斷地誦修一個忿怒本尊法門。不然若需成就事業時，就會像遭到群狗圍攻，而自己卻因手無打狗棒而無能為力。我早年也曾倚仗過見解之力，但緊要關頭卻無濟於事。」

我立即請問上師：「修何種忿怒本尊最為殊勝？」上師告知：「一般說來，前譯寧瑪派歷代持明者的修行重點是續部的《真實意》。蓮華生說——八大法行中『真實意』就好比商主，而『金剛橛』恰似護送者。通過真、橛雙修，蓮華生大士順利地獲得了悉地，他修持的法門主要就是這個。特別是想要發揮舊譯密法威力的話，『天、雅、橛』三修法至關重要！」

我又問上師：「所有的金剛橛修法中，哪一個最殊勝？」

「《三利刃金剛橛修法》最殊勝。但我們這一帶別說灌頂和傳承，就連法本都找不到。」

上師說完，我又接著問：「雅門達嘎的修法中哪一個最厲害？」上師不假思索地回答道：「除了『鐵蠍和似蠍雅門達嘎』外，再沒一個中用的了。現在阿朵喇嘛處有此二法及『岡霞天母』修法的法本，不過暫時還不用管這些，切記將來須求取此法。現在主要是注重學上師的竅訣，以後還要去學經論，但如到黃教的寺院去學的話，這一生的時間都會花在計量境界的推理方面，噶陀寺才是我們的去處，可惜現在沒有什麼講修了。佐欽方面據說也只有死了的講解屍，不像以前格芒和阿吾在世時那樣了。」

## 6. 尊師囑求學而拜別恩師

後來，上師又說：「現在，你應該到佐欽去學習，因為喇嘛麥彭仁波切（米滂仁波切）過年時會到佐欽，以他的著作為主來講經說法幾年。這是他的侍者沃色來信告訴我的，所以你一定要去。」

我說：「喇嘛仁波切麥彭轉法輪，能得到也好，但大智者的講授，我這初學者不一定聽得懂，自己也怕懂得一點經論後，這一生都會用在散漫中。上師年歲已大，在您住世期間，我無論如何也要留在您身邊，若還能給我講一點修持方面的要點是很好，但以前講過的也已經滿足了，我情願長期待在這裡修行；或者他日來年四處游方，晚年時再到寂靜地安度餘生。這兩種前程哪一種更為適合，請上師幫我選擇。」

我的話音剛落，上師立刻衝我說道：「你說什麼？『何者離鄉無慚愧，誰人行高會蓄財』，難道你沒聽說過嗎？倘若終年四處游蕩，不知哪天就會遇到一個流浪的惡婦，跟她混在一起，晚年恐怕難以在寂靜中度過。你說要一直住在此處修行，若僅圖自利沒什麼不行的，可講修合一的佛法之日眼看就要在西山湮沒，當此千鈞一髮之際，我對你將來廣弘佛法、利益眾生抱有極大的希望。所以，你必須廣學經論，不能只待在這兒等我死。甚至我死了也不許你回來，一定要去求學！」

上師的話很堅決，我什麼也不敢說，只是心裡暗自想道：「遇見這樣一位具足法相的善知識真是太難得了！若於恩師住世期間能一直陪伴在他身邊，即使沒能弘法利生，我也決不後悔」想著想著，淚水就忍不住地簌簌流下來。

上師看到後就和藹地安慰我說：「不要流淚，善知識沒有見到該哭，見到後沒有得到教誡該哭，得到教誡然未能通達該哭，然而，你已遇到了殊勝光明心髓的傳承上師，甚深教授口耳傳承的竅訣，已像由一個寶瓶往另一個寶瓶灌甘露般地得到了，並且你自己也以通過親身實踐而產生的修法體驗斷盡了內心的疑念，已經達到了能夠自主修行的水平，因此我決定將大圓滿寧提之法脈全部交付給你。你弘法利生的時刻已開始來臨，現在必須離開此地。」

我問恩師，「麥彭喇嘛倘若未能如期抵達，我又該怎麼辦？」

「如果不來，在佐欽寺也絕對會有能教你的人，要作好走的準備。」

就這樣，我不敢不聽上師的話，便決定要走。上師又說：「回家去準備衣服和口糧等物品。」

此後，我短暫地返鄉了一趟，預備了一些衣食物品。即將啟程時，卻接到恩師的口信，命我折返舊地。我於是在中午時分就趕回恩師駐地，然而他卻吩咐天黑之前不准前去相見。待到晚間去拜見恩師時，正值他將自己的日常課誦——帕當巴尊者所著的《三十發願文》念至結尾處的「以化身事業圓滿利他」。恩師平日裡有觀察課誦語句段落處之緣起的習慣，此時他將這句話重複了好幾遍，然後問我：「化身事業圓滿是在佛地才能具備的功德，這對你而言是否高了一點兒？」

我則堅定地答道：「若能成佛，高一點兒也沒關係！」

上師於是說：「剛才是跟你開玩笑，就在那個時刻，我於此段語句觀察緣起，認為你今生弘法

利生的事業將無有任何違緣！修菩薩道期間需要圓滿利他事業。」

如此授記後又說：「我已年邁力衰，兼以疾病纏身，將來能否再次相見實難預料。阿吾仁波切過去要求我五十歲之前不得傳講大圓滿，但如今你卻不可同日而語了，你不管來者是求前行還是正行，要會看根器而分詳細或簡要地來講。我深信你去佐欽後必能很快通達經論，然後不要久滯那裡。噶陀寺是寧瑪傳承的源頭，賢潘塔耶大士想去，但卻圓寂了，阿吾仁波切也去過，但除了前世司徒仁波切外，沒有他人能起到利他的作用。阿吾叫我去，我也在香色山上閉了幾年關，但沒有人知道我是個上師，今後有人來請你去的話，你要去，在那裡你可以起到利他的作用。祖師們真切的發心真實不虛，敏珠林寺和佐欽寺都自以為很好，其實不是這樣，他們只有幾代上師的傳承，還是新建起來的寺院。噶陀寺與他們根本不一樣，從噶當巴法王師徒開始就已將寧瑪派的《經部》、《幻化部》、《心部》的法門傳到曲波噶日朗日以下，漢地交界地區以上。他的弟子中賢者、智者和成就虹化者有數千百個，召集過十八萬僧眾開法會，據說作布薩時，袈裟的光芒彷彿改變了天空的顏色，這句話是有根據的事實。在那個時候，瓊波以下地區除了當巴仁波切傳承弟子以外沒有任何宗派，薩迦巴、格魯巴、噶舉巴等宗派也只在衛藏有很少的種子，多康地區當時是發展噶陀傳承的時候。如果以這些來看，現在有些喇嘛說我做的利他事業大，可比起他們，真是太渺小了！賢潘塔耶大士和蔣揚欽哲旺波兩位以噶陀為中等道場，可惜沒有具備上好的緣起，這應該是佛法的一大損失。」

上師告誡說：「你到了佐欽後，不要空手去見上師們，無論大小都要供個曼扎。學的時候不要反覆地學一個論，能得到多少就求多少，要找到講授的傳承和注釋。光是詞句的解釋不是很難，對意義的要點，以思維智慧來分析，顯密二乘的精要，要會歸納才行。假若自己修的話懂得這麼多就可以了，但要給別人講，該講多少才適合，要有一個徹底的認識。阿吾仁波切曾經說過：『對各種不同宗派均需無偏袒地學習，偏墮任何一方的學習都是亂智之因。無偏修學佛法之獲益就在於用自己的智慧就能辨清是非，了知殊勝與否，哪一個與佛法相吻合。』就需要這麼做！大圓滿寧提歷代傳承上師，對於所有教派的理論及教言幾乎全部聽受過，這一點從他們的傳記中即可全然知曉，大遍知對西藏所有的傳承法門幾乎沒有不留下論著的。生心的上師和生身的父母恩德同樣大，時刻不要忘記上師，如果能具足信心地祈請，那就等於沒有離開過我，這是因為上師的關心養育，是和弟子的信心連在一起的，這兩者都重要。我們師徒不像其他師徒！今後，於父母過世前，你應住在家鄉一個適意的寂靜處實修，接下來該怎樣做你自己看吧。鼻繩已放在你的頭上，一切都由你自己決定。好了，現在你可以走了。」

說著，就將我供養的銀子返賜給我，另外加了二十銀元和五十多條哈達。

我在上師處出來後，向上師頂禮，上師喊：「回來！」我跑回他面前時，他說：「把你的手伸出來，我給你做個祝願。」說著就誦了《上師心滴》的祈請和願文。「現在走吧」。

我再走出去頂禮時，上師又把我叫回跟前說：「我們父子今後恐怕再難相見，我的這些耳傳教言，你不可讓它們喪失掉，要不斷將之弘揚下

去。雖然合格之法器難以遇見，但別說得到大圓滿的灌頂和引導，哪怕僅僅聽聞到大圓滿的名號，此人也必將於人類壽命十年期得到吉祥智慧空行母的度化，在生、死及中陰三時段中的任何一時獲得解脫。此言乃《阿底大莊嚴續》中所說，對此不應存有絲毫懷疑。往後你在給弟子傳講大圓滿正行引導前，最好先舉行一個『心滴母子的灌頂』。若有其餘原因未能如期進行，至少也需有一次『上師明點印』的灌頂。如果自己無暇顧及，讓其他上師灌頂也可以。」

說完，他即拿出十三塊碗狀紅糖與一條內庫鎮日吉祥哈達一起賜給我，並鄭重地說道：「我授權你為第十三地金剛持阿闍黎！」他又為我念誦了很多吉祥願詞，我也於恩師前念了「任何生處一切眾有情……」等願文而發願。

等最後告別出來，由於傷心過度，我竟昏了過去。醒來後，我流著眼淚前往一位道友家中，並於當晚就住在他那裡。整個晚上我都在暗自哭泣。第二天，因捨不得離開上師，我內心一再生起了不想走的念頭，但又不敢違背師命，這可是最大的過患，無奈之中只得含淚離去。

## 第二節 在佐欽寺聞思學習的經過

鼠年（1900）九月二十九日，我到了佐欽寺的西日森哈佛學院，借多敦家的房子安頓下來。

那天晚上來了一位穿戴著緞帽、緞衣、緞鞋的夜叉向我頂禮並獻哈達。我問他為什麼這麼做，他回答說：「這是遵守從前的誓言，您是阿里班禪時，我護奉您作為薩迦法王的帝師；您是洛桑嘉措五世達賴時，我護持您為蒙古王的供養處，您都想不起來了嗎？」我說：「我想不起來。」，那夜叉說：「呵呵，這是胎垢障，從今以後我還要護持您。」我認為這是此道場的土地神也很歡迎我到來的一種徵相。

住下後，麥彭喇嘛還沒有到佐欽來，聽說要第二年才來。過了幾天，我在一位叫阿旺丹珍的喇嘛處學了《中觀莊嚴論》的科判及字面釋義，還簡要地學了他作的《廣論》和簡略的《講程》等。

他每天都讚美《中觀莊嚴論》的中觀與因明結合起來的話，就好像雙獅奮迅。講授快要結束的時候，我問：「這雙獅奮迅怎麼理解？」

他答道：「俗諦量所立法用勝義諦推理來滅，而用勝義諦所分析承許法用俗諦量來滅。」

對這點我感覺不是很妥當，就說：「這與『坐乘兩宗馬車上，拉著因明之韁繩』這句話不吻合，如果這樣，這二諦不就成了無立無分了嗎？」

他是一位很和藹的人，聽後沒有半點生氣地說：「那你是怎麼理解的？講來聽聽。」

「我認為，眾生本來的執著用勝義諦推理來滅，而宗派所立了勝性和自在天等用俗諦量來滅。」

他考慮了一下說：「就是這樣，就是這樣。」此後，他凡是遇到難題都來問我，聽說他向師兄弟說：「這次新來的一位學員很有智慧，講課時要謹慎地講，隨便地解釋他是不會滿足的。」

後來，我們這裡來了一位米雅喇嘛仁增多吉，他在麥彭喇嘛處住過十三年，據說是位很有學問，名氣也很大的人物。在他那裡我學了《中觀莊

嚴論》正文和注釋、麥彭所造的《量理寶藏論釋》及多丹拉桑所作的《定解寶燈論釋》等，對這些也有了一點認識。但當時我還沒有學到《釋量論》，所以對麥彭作的注釋《大疏》等，還不能完全理解。

在古色喇嘛白瑪旺欽那裡學了《八大法行注疏》、《大幻化網總說光明藏》、《真實意密釋要義》等。

過後在洛色堪布處學了《釋三戒定量·如意穗》、《三戒論釋》及噶瑪額勒的注釋等。

西日森哈佛學院的大殿上有一座大幻化網的殿堂，後來我在那裡得了很滿意的《大幻化網寂靜忿怒》灌頂，還得到了無著的《莊嚴經論》、榮敦著的《定莊嚴》、《二分辨》，多布巴著的《寶性論釋》、《大幻化網釋除十方迷暗》、《大幻化網釋·三寶》，擁敦著《大幻化網釋·莊嚴華》，榮桑（法賢）作的《入大乘論》、《顯現即天尊》。阿拉丹達作的《功德藏》的正文和注釋，雖然沒有它的講授傳承，但它寫得非常好，洛色堪布也給我傳了。多智欽著的《海水一滴》，阿吾仁波切著的《疑難題》、《大圓滿心性休息》正文注釋和講義，耶瑪朗索著的《幻化休息》正文、注釋、講解等他都很慈悲地賜予了我，他是我在佐欽寺的第一位具恩上師。

在現任堪布索南群培，又叫協珠曲吉朗瓦那裡學了阿吾的《現觀莊嚴論釋》、《總綱》，宗喀巴大師著的《現觀莊嚴論金鬘疏》、《道次第論之「禪定章、般若章」》，托美所注釋的《入菩薩行論》、《禪定品》，麥彭喇嘛所作的《智慧品釋·澄珠》，根索所著的《智慧品講義》等。

但我對中觀應成派的推理方法卻未能了然於心。為此，我開始祈禱上師和本尊垂憐加持。一日，在課間休息時分，我去山坡上散心，不期然竟於坡上撿到一本被黑色綢緞包裹著的《入菩薩行論·智慧品》。從那以後，我對中觀應成派的理解就有了一定的進展。

後來，在西日森哈佛學院大殿內，索南群培堪布以對大眾傳講的方式，講了一遍《根本續大幻化網》；又以學習講解的方式講了一遍《大幻化網·意莊嚴》，這是文仁波切·丹增堪布的講授傳承方式，是給少數幾個人講的，我也得到了。

此後，索南群培堪布依《八大法行》閉關了六個月，我作了護關。在他座下期間，我向他學了龍樹菩薩著的《中論》，噶拉吉美達瓦作的《注釋》，月稱論師著的《顯句論》，瑪夏瓦著的《注釋》等。

開始學習的第二天拂曉出現了這樣一個境相：我見到現比丘相的龍樹菩薩像如來般莊嚴，手裡拿著一函《中論》放在我的頭上且念誦「不生亦不滅，不常亦不斷……」等開篇頂禮句，又重複了三遍說：「你要證悟緣起甚深之義。」依此緣起，結果在這以後我就對緣起性空之義及安立二諦的道理融通無礙。

五論全部學完後，他接著又給我講了月稱的《入中觀論》注釋，鄔金丹增諾布著的《釋智慧明燈》，增·西日色吉都謝造的注釋以及唯識派護法阿闍黎的注釋《中觀四百論》。月稱的注釋等雖然沒有講授的傳承，然而《丹珠爾》內有念誦的傳承，所以也講了。此後，還學了《如意寶藏論》正

文注釋的《講義》，麥彭喇嘛著的《宗義寶藏論釋》和《第十八品的疑難注釋》，阿吾著的《見修行修持及始終完善教言》、《大乘經之功德》、《寂靜山論·天鼓聲》、《十四三昧耶講義》、《大乘中觀見講義》、《噶當祖師言教集》等的講解和部分傳承。還得到了《寧提氣脈親訓》等等傳承。

因此，堪布索南群培是我在佐欽寺的第二位具恩上師。

在阿拉噶敦嘉措的轉世那裡學了《詩學明鏡》的第二章，還學了博克巴、康巴兩位的注解。

在彌拉喇嘛處學了歷算方面的《五簡要五曜星》、聲明學的《妙音經典》，阿吾造的《韻律》及協沖寫的《詞藻》等。

在敦薩·巴瓦喇嘛多安那裡學了麥彭造的《四部醫典注釋》、《二分辨的注釋》、《修供文殊儀軌》和司徒曲古炯列著的《語法三十誦》、《時態發音注解》。

此後，彌喇活佛白瑪德欽桑波來到了佐欽，他以佐欽寺的儀軌很隆重灌頂了《根本續寂靜忿怒百尊自然解脫》廣軌，凡遇者都能自然解脫的《六道有情自然解脫》中軌，《朵瑪灌頂》簡軌，《觸者皆得法益》，並傳了《六中有》、《直指本來面目》、《二正文函》的念誦傳承和《智慧上師》的講授，以及額敦·丹增桑波做的《空行心滴導引·解脫道賢車》。在西日森哈佛學院的大殿裡，按照阿吾的傳承講解了四品《入菩薩行論》，受了深觀派傳承的菩薩戒。

在索南群培堪布的禪堂內，受了廣行派傳承的菩薩戒，他還給諸閉關者按照廣軌，灌了很多天《上師意集》頂。

索南群培堪布是「在任堪布」，因而需要傳很多戒，每一次傳戒時都讓我去做羯磨師。有一次我就請求說：「我複習功課非常重要，能不能另找羯磨師。」但堪布說：「不行，這也是親見傳承的實際實習，非常重要，要會執行，你以後也會有需要的時候，到那時候再想學，就會很困難的。」

還有一段時間，需要我作佛學院的輔導老師，解答和講解大家提出的疑難問題，令我感到很勞累。

在此期間，我還在益喜堅贊堪布那裡學了《大幻化網總綱·善說海》、《曲扎之講義》。

貢秋洛布堪布在阿吾那裡聽過十三遍《入菩薩行論》，一輩子專修菩提心，我請求他按照阿吾仁波切的傳承給我講一遍《入菩薩行論》。他說：「我不太會講什麼大法，目前的這些學員只會探討別人的話而已，對他們講了並沒有多大的意義，但是你跟他們不太一樣。明天就跟你講，但不要給任何人說。」

《入菩薩行論》的正文和細目他都能很流利地背得下來，阿吾於此是這樣說的，於彼又是那樣講的，應該怎麼去思維，止觀二道的修法與竅訣如何結合等等，他都講得非常好。

這樣用了一個月的時間講完後，他幽默地問：「我講得怎麼樣？」

「很奇妙！」

「對，佐欽寺還說我不懂經論，懂是懂，但懂也沒有用，遇不到一個求來世解脫和此生實修的人，因此我一直沒有講解。你學過《律經》嗎？」

「沒有學過，您能否恩賜？」

「這不行，我只專修菩提心，對其它經論沒有聞思分析，眼睛也不好，看不了經文，你要向其他人求。戒律是功德的基礎，以前這個寺院的戒律行持非常嚴格，現在開始鬆散了，只以中觀應成、自續的派別爭論去對外看，而沒有多少向內心作對治的人，這戒律需要有好的基礎、比較穩定的心和非同一般的智慧，不許現威儀，炫耀賣弄，而需要一個真實的出離心，雖然開始做不到，但要慢慢地改變趨入。我聽索南群培說你也是一位基礎不差的人，去索南群培那裡一定要求到戒律才行。」

我把這些話記在心裡，就在索南群培堪布前求到了《律經》、文仁波切的《注釋》，《律經釋·寶鬘》，措那瓦作的《注釋》，根敦珠巴編著的《制戒緣起》，宗喀巴大師造的比丘和沙彌學處《天空翔游》、《別解脫戒注疏》、《律經妙花鬘》以及夏迦謝尼所著的《律經釋》，比瑪拉所著的《律經釋》。

索南群培堪布又賜給我他自己用的《律經寶鬘》和《制戒緣起》，囑我看此二書並說：「現在這裡養成了一種迷在小注釋中，沒有人去看大論的風氣，講業果的方面只有靠律經，沒有其它別的妙理來分辨。」

此後，格西根桑索朗的親弟子阿貝被請到佐欽寺來建立《俱舍論》的講授傳承。佐欽活佛仁波切要在本寺和外地來的僧人當中選十位比較聰明的人來學，我的名字也列在其中。

阿貝是位大善知識，講《俱舍論》時大部分的正文和注釋都能流利地背下來，他注釋的前半部分與《王子》、《崗貝》、《欽釋》等大小注釋連在一起講。

開始幾天我們連詞語都理解不了，大家都很洩氣，認為學不了。我去了西日森哈的山上，在具恩的阿吾講《俱舍論》時曾坐過的像寶座一樣的大石頭那裡發願，我雖不懂《俱舍論》，但想結個善緣，便將正文部分念了幾遍並發願能領悟它的本義，這樣發了很多願後就在那裡睡著了，夢見世親論師穿著一件藍色的背心和三衣，頭戴一頂像山林僧人的短耳帽子，是在印度的某個地方。我模模糊糊地憶起了自己是安慧。世親念誦了「何人徹底消除了黑暗……」等等供養偈後又說：「欽的大注釋如實地講解了《俱舍論》，以它為主來看，就會懂得《俱舍論》。」聽完這句話後，我就醒過來了，於是馬上去根桑拉丈處借欽的注釋，看完後真的就完全明白了。

《俱舍論》講到一半的時候，果洛和佐欽的人互相鬧矛盾，大部分人走了。到最後全部學完《俱舍論》的人只有擁夏堪布、格吉喇嘛、多利和我四位。

後來，我將此傳承供養給了再任堪布拉甲，因此在那裡傳承還算沒有斷。我還在堪布阿貝那裡聽聞了《修心格言匯集》、《譬喻寶庫》，根桑作的《修心發願言教集》等。

開春時（1901），麥彭喇嘛由鄧科來到了佐欽，佐欽寺的僧眾列隊舉行了隆重的迎接儀式，我也在迎接時和他見了面。

他住在西日森哈大殿的上層，我通過他的侍者沃色幫忙又拜見了他，本想求一個法，但他說暫時不行。一個月後，他就搬到山上小森林納瓊修行地中開始寫《智者入門》。

直到五月我去拜見時，他說：「今天是鬼宿星與木曜結合的吉祥日，《智者入門》也寫圓滿了，這個緣起很好。」然後，他從該論之標題「智者入門」開始逐句講解：「此為入三種才智之門，與《薩班智者入門》不同。總偈文應該背誦，此是總偈並非頌詞……」他把總偈文與論文結合在一起解釋了一下篇首部分，其餘的內容就有選擇性地念了一遍傳承，直至傍晚時分才告結束。

接著，他又把此論放到我頭頂並說道：「此論交付給你，雖未能完整念完一遍傳承，然而你已得作者開許，以後即可傳授此論。通過這部論典，你將來能培養出一大批智者。龍吉此前曾前後多次捎信給我，讓我為你倆（阿格和多利）講授，我有關節炎的毛病折騰著，加上年齡已大了，所以不想講解，能夠寫幾部論留下來的話，希望能對寧瑪巴起到一點利益的作用。雖然本人對此寄予極大期望，但在如今的末法時代要想成事亦屬不易。若賢潘塔耶大士能稍許延長住世時間，則自宗寧瑪派教法當能廣弘於世。他正在開創新的局面，但因眾生福報淺薄，大師未能長久住世，已經圓寂。除了他，在寧瑪派中精通經論最好的算是喇嘛龍多。此後是索甲和多智欽，他們的知識也不差，其餘的就沒有什麼了。我以前去噶陀寺，為司徒活佛講授《五部慈氏論》等，那時希望能建一座佛學院，但沒能建上，現在司徒活佛想建一座佛學院，他給我來了幾封信，稍口信的人也有幾個，看來我去不了，如果今後他的願望實現了，你一定要去幫忙。」說著他就賜給我用布包好的《真實名經》和七顆文殊甘露丸等。

沃色也是具恩上師龍多的弟子，所以經常關心我，幫助我。有一天他對我說要供一萬盞油燈，叫我去幫忙。我就在他那裡幫忙了幾天，同時在麥彭那裡求了《大圓滿手中持佛》等四十多頁的傳承，通過沃色的請求，還傳了《真實名經》的授權和《真實名經九重光明》、《修誦》的灌頂。

麥彭說：「這是我按文殊續部寫的，以前還沒有傳過，加持力非常大，你要抄的話我可以借給你法本，但不要給別人看！」就這樣，我將法本請到西日森哈山上的一個石洞裡抄了下來。去還法本並向他請求灌頂時，他說：「灌薩班確美的那個頂就可以，沒有其它的了。灌頂灌不了，給你念個傳承。」

在念了修誦儀軌的《如願文》、《長壽儀軌》、《供施紅白朵瑪儀軌》傳承後，又傳了一點事業方面的儀軌。剩下的事業方面傳承也在沃色那裡聽完。麥彭囑咐說：「今後你在沒有近修完之前，不要傳給別人。」後來我是在近修了三次，將事業部全部修完後才開始傳的。

在堪布索南群培那裡還學了《辯駁明解》，薩桑作的《大乘阿毗達摩雜集論釋》、《瑜伽師地論》、《攝大乘論》，世親的《三十論》，得到了噶瑪拉西拉的《修次三篇》等傳承。

在第五世佐欽仁波切那裡得到了《甚深心要三寶總集》的灌頂傳承，在珠巴格欽·曲英若比多吉那裡得到了《上師意集》的灌頂傳承。

通過兩年裡的二十四個月晝夜地修持，努力

地學習，到虎年（1902）秋天我準備返回家鄉時，有一天，珠巴格欽從他的住地白瑪塘捎口信來說：「今天拿一把銅刀來剃頭。」

當我拿著銅刀去時，他笑著說：「我今天是灌《空行心滴》的頂，怕別人聽了跑來，所以說了個假話。現在你和布洛其塔去把房間整理乾淨，供品和莊嚴物都需要具備圓滿，沒有準備好之前我到外面去坐一坐。」說著就到外面圍廊內坐了下來。

到下午看準備好了才進來說：「這《空行心滴》是大成就者佐欽巴把法的名字變作人的名字，是個單傳的灌頂，只能傳給一個弟子。敏久囊卡多傑唯一單傳給了我，現在我想傳給你。扎達嘎瑪給我授記說：『今年如果能在雪山中閉關三年，就會圓滿弘法利生的事業和延長自己的壽命，如果不這樣的話，四十四歲這關很難過。』有關我自己的授記中也說，倘若今年不死、能長時間住世的話，就可到蓮花光明刹土中去，今年死的話，就要到雅壘地方去再轉世一次，然後再到蓮花光明刹土中去。」

我祈請他住世說：「您一定能住一段時間，需要我為長久住世做什麼閉關修持的話，多少年月我也一定去做。」

「說什麼？誰也不願意死，但我今年有死的徵兆，也曾多次有空行母來迎接，所以這個灌頂一定要交給你。」

我說：「那麼多利喇嘛也可以來求嗎？」

「別人聽不到的話也可以。」

於是他修灌頂，我作事業金剛，其塔去叫多利喇嘛。我拿著朵瑪到外面時，見到圍廊外面有很多不同種族的女人，跑到上師面前說：「外面來了很多人，可我沒有給任何人講過，是不是其塔講了。」

「有你認識的人嗎？」

我說：「沒有。」

「哦，這些不是人，可能是空行母的聚會吧，晚上齋供時，要在屋頂供許多供品才行。做如願儀軌的時候，會出現許多跳舞的骷髏，這些是心髓的護法，此時應將自心毫不散亂地安住於本性中，這次我要看看你的修證境界到底高不高。」這時，多利他們倆也從西日森哈佛學院趕來了。

那天晚上做好了前行準備，第二天正式傳正行。上師說：「如果你們沒有發願曼扎的話，我不敢灌頂。」

於是，其塔發願說閉關一百天近修《上師明點印》，多利喇嘛發願要修一百天頓超。這時我前後的分別念在法界中消失，安住在明空赤裸的智慧中，滅了分別念，口裡什麼也說不出來。

上師問：「你現在發什麼願？」

我什麼也想不起來，就說：「請您來決定。」

「那你就在此生傳講十三遍《空行心滴引導文》吧。但並非是讓你隨隨便便就為他人傳講，必須本人經過修持且已獲得上師及本尊的親許後才可傳授。」我如是發願後，就受了灌頂並發了願。

齋供中施餘供時，看見有很多骷髏在壇城邊

舞蹈，我想將餘供施給他們，上師說：「餘供拿到外面去供。」我拿著供品出去時，結果一出門就在門口瞧見儀容靚麗的女護法神多傑。

灌頂結束後，上師說：「多利和其塔回去吧，阿利留下來為我收拾東西」，那天晚上，他倆回去了，我就住在上師那裡。

早上收拾灌頂壇城時，上師問：「昨天灌頂時你看到了什麼？」

我於是稟報了所看見的境相，上師又問：「對骷髏們有恐懼，對女人有貪心嗎？」

「這類心念全都沒有。當時自心處於無緣之中，就像嬰孩看熱鬧無有此是彼非的分別之意。」

「哦，就是這樣，在法性本來面目中，一切有為法都納入了法性本面，若能曉悟此理，就可稱之為『自己調伏空行母』。這樣看來，今後你做任何事情都不會遭遇違緣。」他這句話是預見我未來而說的。

### 第三節 返回遼西家鄉實修妙法

#### 1. 上師圓寂而供修之事

此後回到了家鄉。這時獲悉具恩龍多上師已在前一年（1901）的五月二十五日圓寂了，整片大地都變得如茫茫荒漠一般，周圍的整個氛圍讓人倍感淒涼，蕭瑟之感到處瀰漫著。

我來到上師的住處，向靈塔供養頂禮，就在此時，塔頂上忽然出現了一個彩虹明點，其形狀就如同往水坑中丟入石子後泛起的漣漪一般層層環繞，在彩虹的中心位置有一尊亮閃閃的金剛薩埵像。於是我開始一心一意地修持上師瑜伽，在此過程中，屢次出現上師現身、語相加持的境界，我知道了這是不離上師加持與攝受的徵相，由此我深信上師的大悲之眼時時刻刻都在觀照著自己。

此時，從達霍榮和芒康兩地來了幾位求法人，於是為這兩地為首的幾位求法者作了《慈氏五論》等經論的講解。在講《功德藏》的第一天早晨，整個地方都遍滿了彩虹，講《功德藏》的同時也修了十萬遍齋供。

而且為滿足恩師的遺願，我還造了一部《入中論》的簡略講義。在靈塔前各作了十萬遍頂禮和供曼扎，以此善根迴向給自宗教法，願其能發揚光大，為此又再三念誦了麥彭寫的《興盛前譯教法願文》。聽到具恩上師的聲音說：「大勇金剛古瑪熱扎我，與你已經結緣十三世，圓滿一切善與不善緣，現已融入蓮花光明刹。」

#### 2. 精進實修，並證悟大圓滿明智如量境界

又以《龍欽寧提·金剛橛鎮伏魔軍》儀軌做了三個月閉關。生起次第的本性圓滿了四直捷的密意。此時，雖出現了很多外界所造的違緣，但密乘的護法均予以保護。

後又依《四輪修法儀軌》，近修了《新伏藏經典》三忿怒之一的《文殊忿怒》，結行時也作了朵瑪，將朵瑪交給僧人拉甲送走，他後來說朵瑪上生起了自燃火。晚上天地間的瑞相很多，特別是大家都看見天上很多星星像流星似地飛舞。補缺的護摩灰撒入河水中時出現了很大的響聲。當時是最寒冷的季節，灑灰的河流周圍一百米內的冰全部融化，如此具加持力的證相出現了很多。

那時因新龍戰亂擴大，住在這道場不安定，我於是便動身前往昔日恩師暫住修行之處繼續修持。近修了龍欽寧提的《忿怒大吉祥總集》和《空行依怙主兄妹》。

密乘護法一髻母示現，給我看一個松耳石般很明亮的鏡子，鏡子中顯現出普賢王如來佛母。在佛母的心輪中有一「阿」字，她說：「現在是弘揚大圓滿的時候了，我給你護持。」說著將頭髮變成像羽毛一樣來遮蓋我，於是便出現了無邊無際光明無分別的證相。

後藏的大護法丹堅·多吉勒巴拿著裝有打鐵的錘和黃金的錘，當我不知道該拿哪一種錘的時候，他說：「拿黃金的錘子能增長財富，拿鐵錘的話能降伏敵人，但只能選擇一個，不能兩個都拿。」我就拿了黃金的錘子。

那時候，我經常想到這樣一件事，寧提的扎龍修法如果有一個詳細的講授，那麼內三乘的根本竅訣就會圓滿。

一天晚上，持明者無畏洲身穿白袈裟呈現在家咒師的模樣，在像蓮花綻開一樣的桑耶青埔中央，給我傳了口耳傳承、拙火定和幻輪動作等等，連續幾天都有這樣的徵相。由於沒有能夠真實地把握傳授，所以我沒有對別人講。

到了甘丹日持山上，我近修了《大幻化網寂靜與忿怒》、《金剛橛》和《續部文殊雅門達嘎》，也為「種事業」誦了十萬遍緣起咒。

在誦修第五世達賴喇嘛造的《紅黑岡岡雅門達嘎》及《恰嘎回遮》之簡軌時，覺受中出現了我在布達拉宮親見達賴喇嘛的情景。他頗為歡喜地鼓勵我，並送給我一個玻璃寶瓶，瓶面上寫著「鎮伏歡喜事業成功力」字樣的敕文，文後還蓋有璽印。當天後半夜時分，我誦持三字金剛之音的修法，結果親身體驗到全身的氣都匯集於中脈，出現了進、入、住三種不同的徵相。冬天最冷的時候，供曼扎時用作供品的糧食掉在地上發了一卡長的芽，使我認識到這就是緣起沒有自性的緣故。

在甘丹日持時，我為二十多位弟子灌了《大幻化網寂靜忿怒百尊》的頂，並講授了《大幻化網》的注釋《金剛手密意莊嚴論》。講完後則進行嚴格的閉關，早晚觀修脫噶。

一段時間後，眼前顯現出「明點空燈」，有銅盆大小，上下共有五層。此等境相之出現，令我倍加思念和敬仰大圓滿寧提的大恩傳承祖師們。誰知因此心境的出現，我更進一步地見到了寂靜忿怒報身佛及其剎土之相遍滿了整個虛空。覺性妙力金剛鏈也融於內界的微細智慧中，一切覺受執著的糠秕外殼全然脫落，證達覺空赤裸智慧的境界，貪著境與有境的分別念全消逝無跡，於光明大無念的狀態中安住，不知不覺中半日已過。

下午俄色喇嘛來說：「我認為您是病了，看來不是病，是睡著了。」說著就開始生火。

我以燒火的噼噼響聲為緣起，漸漸地根門開始重新取受外境。片刻之後，生起了通徹直穿智，消除了一切相的執著，對無自性的顯現無有分辨之意，極為細微的微塵之「剎那不斷生滅的變化」被根門現量所親見。一切粗細之煩惱均泯沒了蹤跡，爆發出最殊勝的妙用抉擇通達諸法之智慧，證得了高層次十地五道的外內不共證相，如此全部都親身體會到。生起一切顯現無自性的了悟功德。此時，

金剛鈴掉在堅硬的岩石上，岩石上有鈴的印，鈴上有岩石的印。修供的泉水乾涸時，在涸泉處作了供龍的朵瑪，用酥油做的魚和青蛙等變成了活的動物，同時，涸泉也流出水來了。

嘉果活佛根桑特確丹比堅贊為求《如意寶藏論》和《三休息》的講授而來，我給他講授完畢後，他有《心髓母子》「康」的傳承，我又從他那裡得到了這個灌頂傳承，並按自己的財力供了較大的曼扎，隨後他回去。

我閉關近修《空行心滴》中之空行修法的外、內、密和《修屠夫之命》等法，寫了《伏藏主伴神的供養》，近修了《上師心滴》的《三根本·廣軌和簡軌》等。

第二年（1903），在一座叫齊科的山上近修《空行心滴》。一天晚上快要入睡時，來了一位紅色身體的可怖婦女，指甲像鐵鉤一樣彎著向我抓來，因此我的心識就像射箭那麼快地到達了密嚴刹土。在佛主之母金剛亥母所住宮殿的東門，一位白色身體的女子手持青金石寶瓶前來迎接並為我沐浴。

沐浴後，她重複三遍念誦「嗟，兇猛威德忿怒相……」等《空行心滴》的進門詞後，壇城的門「嘩」的一聲開了，同時出現了像陽光中塵埃那麼多的跳動著的食骷髏、鼓骷髏、跑骷髏、供骷髏、屠骷髏、淫骷髏等等相，我無分別地待了一會兒後，骷髏們也不跳了。

而現世中的「我」頃刻已不復存在，變成了美麗大方的班瑪薩公主，身穿紫色綢緞衣，頭戴花冠，佩戴各種珠寶飾品。那白色姑娘這時交給我一支盾牌大小的紅色花朵，然後面帶微笑地說：「握住我的手。」說罷就牽著我的手徑直走入壇城。

進去後，我一眼就看見由寂靜五方佛與千百萬空行母前後圍繞的金剛亥母。主尊忿怒母前方有一個紅蓮花灌頂台，臺上浮現著紅光太極圖，「嗡嗡……」地不停朝右方旋轉。那位姑娘讓我坐上去，我正準備摘下頭上的花環冠時，她連忙擺手說：「不用不用，這是蓮華生大士送給你的帽冠。」

此時，壇城中央的主尊空行母開始用《空行秘密心滴·灌頂寶燈》的儀軌次第為我灌頂，我恭敬地把手中的鮮花供養給壇城主尊。她則微笑著賜予我密名——沃色仁欽寧波白瑪楞遮雜。寶瓶灌頂結束後，主尊又將其餘的三種至上灌頂和《灌頂母釋》相結合來完成。接著，又慈悲授予了兩種妙力至上灌頂。灌頂儀軌中的偈文由主尊母的兩個頭的正面之頭來吟誦，所有咒語則由側面之豬首來負責念誦。

接下來，主尊還為我宣講了《大心滴》的引導文，待全部圓滿後，所有空行母都齊聲唱誦吉祥願詞以示祝賀。主尊慈愛地對我說：「這是你的財份。」說著就拿出一面銀製神異明鏡、一件紫色錦緞衣裳以及一條由黃金和松耳石相間串成的裝飾品，另外還有五十四條由頭蓋骨串連而成的褐色骨飾，在每個頭蓋骨中都彷彿魔術般地清晰顯示出《空行心滴》的每一段修法。當把這些稀有寶物全部賞賜給我後，主尊就吩咐我回去。

我懇求她道：「我實在不願待在人世間，可否讓我留下來？」

她委婉地勸慰我說：「這次不行，如此會障

礙你的壽命，將來歡迎你再來。你是《空行心滴》的法主，肩負著到人間利益眾生的使命！」說完後，主尊即委派北方空行母送我下來。

很快就到了北門，從北門出來，於不遠處就發現了一個陰森恐怖的屍陀林，那裡隱約有一座由許多頭顱壘積成的宮殿。等注目一看，發現裡面居然住著五部忿怒母。中央的主尊忿怒母手持一面鏡子及一個天靈蓋，嘴裡念著「嗡嗡嗡嗡……」，準備授予我脫囑覺性妙力之灌頂。突然間，全體空行母均悄然無聲，片刻肅穆之後，彼等皆齊聲念誦諦實吉祥語。這時虛空中自然飄降花雨，繽紛而下，淹沒腳踝，「希日索德」的美妙之音傳遍四方……主尊忿怒母此時命北方忿怒母（北方空行母）繼續護送我回去說：「把他送到無違緣的地方去。」我倆就像雄鷹俯衝攫食般迅疾飛下，不一會兒就到了「我」的肉體處。當事業空行母（北方忿怒母）剛落足在我的軀體上時，忽然從頂門處冒出來一位如棋盤花般膚色的屍陀林主母，飄然落於肉體的前方。此時，「我」就從頭頂處直接進入體內，漸漸地身體諸根（眼耳等五根）的活動開始復蘇、取受外境。

事業空行母提醒屍陀林主母要謹遵往昔承諾，同時又任命她為《空行心滴》的護法神，然後就返回自己刹土。自此以後一段時間內，我感覺屍陀林主母一直在身邊守護。

後來，我在此山上又修了一個大妙用食子迴遮法。晚上的境相中，我到了一個刹土，驚喜地見到了闊別已久的恩師龍多仁波切。他端嚴地坐在左右兩列弟子中間之上座處，我急忙趨前頂禮膜拜求取加持。恩師令我坐到隊首前方的空位上，落座後，我迫不及待地將自己從恩師圓寂以來直至現在為止，這期間不懈修持的成果當面對上師親呈供養。在此過程中，有時上師並不聽我說，他以道歌之聲調深情地唱誦阿吾仁波切的《呼喚上師祈請文》。上師唱完後，我又繼續做法供養。

結束時，上師欣喜地說：「你的證悟真是棒極了！」

我則回稟上師：「大遍知獨特的秘訣講授風格和竅訣直指的手法，真是極為稀有！」

上師聽後詼諧地說：「遍知法王有什麼稀奇，我的至尊上師阿吾仁波切自在脫俗的風範才真正更為稀有呢！」

我追問上師：「有無比他更為稀有的？」

上師笑著說：「有，你的上師古瑪熱扎就比這更稀奇。」話音剛落，馬上就出現一對少年男女，叫我前去拜見古瑪熱扎上師，我不假思索地就跟著他們去了。

不一會兒來到了雅多仙波雪嶺，在一片猶如平鏡般的草坪上紮著一座白布帳篷，門簾緊閉，我猜測古瑪熱扎上師大概在此閉關。於是就向他禮拜祈請，上師在帳篷裡問：「你是誰？」連問了三次我都不敢應聲。此時同我一起前來的那位少年開腔了：「這是您的心子阿格旺波。」無意中，我忽然覺得自己就是大遍知龍欽巴。

帳篷的門簾此時已敞開了，我等三人即同行入內，發現這帳篷原來是個宮殿，裡面的設施奇妙無比，不可思議。古瑪熱扎上師以苦行者之形象坐於其中，我向上師祈求加持，他於瞬間就變成了大持明者極喜金剛，大圓滿十二大導師正於其頭頂上方的虛空中演說佛法。無量宮的走廊毫無雜亂地顯

示出以六十四個刹土為主的許多刹土之景觀，而每一刹土中的導師都現出不可思議的化身去度化無量無邊的眾生，如魔術般密密麻麻地不停變換，當下我即於法性了義上師之本面境界中入定。

那位少年告訴我：「六百四十萬如來正在宣講相應如量之大圓滿法，你應當全神貫注地聆聽。」我依教奉行去側耳傾聽，結果發覺一切如來之金剛妙音已全然融合為一，除了聽見「阿阿鄂鄂」及大持明者極喜金剛說了一句「虛空電轉續」之題目外，再未聽到其他的任何聲音。

我心想：「如果有這個名字的續，那麼何人能受持修行呢？它究竟擁有多少偈誦呀？」正納悶時，那位少年搖身一變，轉眼就成了滾波拉丹護法神，雙手分別拿著橛杖及天靈蓋。而那位少女也化為密主護法神，雙手分持屍杖及誓言棒。

二位護法神此時一起唱誦道：「依據不同之心念，已生未生現在生，續部取名稱因此，現有偈數需了知。不言非言之境界，所化眾生而各現，超越一多之邊際，皆於三部意中容。」

他們唱完後，我隨即意識到：無論刹土、導師及眾生如何顯現，雖然看上去無邊無際，可實際上並非存有實實在在的個體，而是皆於上師大悲智慧的妙用中圓融一味。因此，外求悉地就好像幼兒看熱鬧般無有毫許意義，應該努力相應自性內義上師（覺性）的境界。想到此處，我不禁放聲呼喚：「大持明者古瑪熱扎知！」經過一番猛厲祈禱後，眼前的一切顯現均如同流水般融入大阿闍黎極喜金剛體內，而極喜金剛此後也化為大周遍的藍色明點，最終悄然消失。

隨後，我再次目睹古瑪熱扎上師現比丘相盤坐於斑羚皮墊上。我即懇切請求他攝受自己為弟子，上師笑著說：「我曾經給你傳授過十七大續部的母子教言及耳傳竅訣等全部的灌頂與教法，如今再次為你鞏固。」上師掌中握著一根藤竹，竹端綁有孔雀毛的翎眼，藤頸外纏著黃色網幡，上面寫著如硃砂色般的文字「根欽龍欽繞降崗夏讓卓扎」。並把它放在我頭頂作加持，並用特殊的眼神凝視著我，連呼三聲：「啊、啊、啊——」徒然間，昔日大持明者古瑪熱扎所傳的一切法皆於心中歷歷再現，此前對法義所產生的一切疑團，此刻都自然解開，詞義與內義均通達無礙，都得到了不依他人決定的定解，這是大持明者古瑪熱扎的恩德。

為了我的傳承後學認清和相信本傳承的來源，故如是紀錄。

我快到二十九歲的馬年（1906）十二月，具大恩的生身母親得了膽結石病，接受治療、吃藥和念經都不見效。伏藏大師仁欽林巴打卦說要念誦五大王的修供一千遍。我們師徒幾位一起修供，在修供了一千遍的當天晚上，我快要入睡時，聽到馬蹄聲和鈴聲，感覺來了許多騎士，我一看，原來是來了騎著馬的五大王護法，馬鞍都以綢緞和寶石作莊嚴，他們身穿深黃色的綢緞衣服，佩著寶劍，戴著帽子，上前向我頂禮說：「由於您的聖旨太威嚴，我們由白嘎國庫趕來，到這裡來一趟是不違背從前的誓言，但您母親的疾病並不是暫時的違緣，而是業力因果所致，故不可改變。」他們說完就不知去向了。

此後，一位應該是則傑白瑪吉的女孩也來跟我說：「您的媽媽的病是前世的因果，她的壽命快要結束了，我們江扎姊妹也沒有辦法，請看那

邊！」我一看，在老母親的病床有一位身黑色的女人，頭髮和鬍鬚都是金黃色的，上身赤裸，圍著虎裙，垂足而坐在寶座上，周圍有很多婦女準備抬寶座。接著這景象就消失了。

媽媽也夢見一位僧人拿著一把金杆子，自稱是我派去的醫生，從的她肋骨間剖開，拉出很多像馬尾一樣很細的線。這以後的十三天，媽媽沒有什麼病痛，但過後又犯起病來，前後四個月我不分晝夜地發慈悲心和修苦樂交換，同時也作了服侍。這樣，我覺得消除了自己的罪障過。

羊年（1907）三月十日晚上，我睡了一會兒，夢見自己是娘班。定孜桑波，在衛拉日姆石岩北方的一個剛好可容一人的修行洞內修行時，面前來了一位漂亮的婦女，她身穿五層五色衣，外面一層是陳舊的綠色衣裳。

我正想這是誰呢？這時女孩說：「女子我從二十四域來，本性是一顯出了繁多相，金剛亥母甲那班嘎喇，密續主母除我有何人？」接著賜給我《文殊大幻化網》的灌頂和教授，又說：「哦，從今以後，整個西藏所埋藏的一切伏藏、灌頂傳承你都有權講授，但伏藏物的用處不大，要講授以前的伏藏經典。」

她像變魔術般地脫下內衣，並把這尚有餘溫的衣服給我穿上，由此緣故，我安住在樂、空無分別的境界中。從此以後，外相的炎熱與寒冷，石頭、木棍、刺等的觸全都變成了樂的因，這個證相持續了一個多月。後來，在三次灌頂傳承《大寶伏藏》期間和作其它灌頂傳承時，都沒有一點違緣，這與勝聖的生身諸佛之母的加持力分不開。

四月初十，我的老母親去世了，當時出現了地震，空中呈現光明等相，從她去世到火化，前後多次出現了奇妙的徵相，但由於在末法時代，人們也許不相信，所以就只寫這一點。

此後，我還到遼西園林供了萬盞燈，誦了三千遍《普賢行願品》。可能是心清淨的緣故吧，反正融化的酥油增多了，在供臺上出現了供品雲藏，凝固的酥油上也自然顯現八吉祥圖和八吉祥物的瑞相，這些現象大家都看見了。

之後在伏藏大師阿旺丹增仁波切那裡聽了《舊譯續部》的傳承，一天，伏藏大師對我說：「我們倆生生世世有互為師徒的因緣，明天請你給我按《密主言教》來簡要地講授《意莊嚴》，我需要聞此法。」於是我給他作了法供養。

□

### 3.參訪佐欽、阿宗、噶陀等地

求完《舊譯續部》的傳承後，我去了佐欽寺，在拉甲堪布處學了《釋量論》，學「他利比量」時比較困難，在祈請不共本尊文殊後也能完全理解了，當時還寫了《文殊讚》。

在堪布賢嘎前學了果讓巴注釋的《入中觀論·消除邪見迷暗》、《妙乘中觀總綱》、《現觀莊嚴論·疑難解答》及賢嘎堪布寫的《入中觀論注解·自立宗派》、《龍欽寧提氣脈明點》。

我也給拉甲堪布、賢嘎堪布他們倆供養傳授了《三句擊要》和《制伏歧途獅子吼》。

在堪布索南群培那裡學了《智者入門》和《反駁繞薩問》，給他傳了大圓滿的《直斷口耳傳

承》，簡略傳了《智慧上師》。

在八個月內，為初學者供養了各自所需的法，晚上在油燈下還傳了《智慧品》、《律經》、《三律儀論》等經論。本來想在佐欽多留一段時間，但由於太忙碌而感到無法安寧，於是準備返回遼西。

佐欽仁波切說：「按本寺的堪布規章，雖然不許外來僧人作堪布，但文波和龍多二位與我們本寺的喇嘛沒有區別，所以你在拉甲堪布任期滿後擔任堪布吧。多日的房子、白渣的房子、洛甲的房子和洛珠的房子，這四套房子中你喜歡哪間就送你哪間。」

管家也特別對我說洛甲、洛珠兩位的房子，我要是喜歡的話，用具及眷眾全部賜給我。然而我想起以前具恩上師龍多跟我說過不要長期居住在佐欽。便以這句話為由而沒有住下來。

以秋英若比多吉著的《大修供儀軌》，我學習了伏藏大師噶瑪林巴《寂靜忿怒大修誦儀軌》的儀軌。在白洛維那和根桑旦匹供師那裡學了《聚集大法會修甘露丸》儀軌等。

在達科地區，由噶陀寺出資修了幾天《寂靜忿怒百尊》大修供，我修改此儀軌後，還首創修十九次大修供。那時，外面的彩虹像柱子一樣直射進講修法堂，甘露丸也不斷地增加了很多。雖然是秋末，但是設壇城的地方也開了許多花莖很長的白花。裝甘露丸的宮殿中自然出現了很多佛像，黑小的訶子突然出現在藥粉中等等，我想這是一個只要嚐到此藥的有緣眾生都能獲得解脫的瑞相。

後來，按司徒依怙主的指示，將修供改成《寂靜忿怒八大法行修甘露》。《八大法行修甘露藥丸》我按敏珠林的傳承作了十五次修供。

此後，我就住在遼西園林，冬季準備為外來的僧眾念《七寶藏》的傳承，首先灌了母經「空行母」的頂，灌頂時嘎巴拉裡的水變成了色味非常好的酒，明鏡上自然凸出五方佛母的種子字。

開始念《七寶藏》的那天，來了一位以寶石、珍珠作裝飾的婦女參加聞法，後來不知去向。本地僧人以為是外地來送供養的，外地僧人又以為是本地的婦女，實際上那是金剛玉珍瑪歡喜的徵相。

講授《心性休息》那天，整座山川都遍滿了彩虹，虛空中也有很多光團，在這些光團裡下了像刺藤樹花那麼大的花雨，下午大部分彩虹都降落地面，有一部分彩虹升到空中，大家都感到很奇妙。我的心完全沒有分別念地進入法性，不管出現什麼好壞現象，也沒有分別心，進入了諸法一味的大圓滿境界中。

一天晚上，夢見一位頭和背都戴滿琥珀作裝飾的婦女，騎著一頭騾子來到這裡，叫我立刻跟她走。我問：「你是誰？到什麼地方去？」她說：「我是舊譯經、幻、心三部的主護法母，名叫熱瑪德，你到噶陀寺去作弘法利生事業的時機到了！走吧。」我說：「我不是什麼大喇嘛，不適合到那麼大的道場裡，在這裡培養小小的幾位修行人就可以了」，她卻說：「哦！我知道你可以做得到，快騎上騾吧！」說著她就下了驢，從口袋裡拿了一塊緞子敷具墊在騾鞍上，手拉著韁繩。

第二天，我正想著這夢有什麼意義時，就收

到了噶陀寺司徒仁波切要建立佛學院並需要我去的信。但我決定暫且往後推幾年才作打算。此後每當收到噶陀寺的來信，就會看見以前那位婦女來催促我說：「你一定要去！」

有一天我問那位婦女：「我去噶陀寺的話有利益嗎？司徒仁波切的發心如何？」

她說：「他是位十地大菩薩，對整個佛教，特別是為寧瑪派的出家僧眾建立了道場，護持發展不分宗派的佛法，建立佛學院和閉關院等等，發心非常偉大。你以前是烏俄·益西崩巴和桑日崩巴等的時候，曾經護持過這個道場，因此，你回到自己家裡還不高興嗎？」聽她這樣說後，我就作了要去噶陀的決定。

有一天晚上，我作了一個夢，以噶陀噶當巴師徒為首的很多比丘住在一個大房間裡，門口有很多經卷。我也進了房間並念誦「師如虛空無邊無際……」等祈請文，求了加持後問噶當巴：「這些經書是什麼？」

噶當巴回答：「這些是經部、幻化部、心部的經典，很長時間沒有人管理了，已經損失了一半，司徒活佛管理了一部分，所以這些就留下來了。」

「現在還是不少嘛！」我說。

噶當巴說：「沒有兒子的話，父親的財物再多也沒有用，如果有誰能管的話，我就賜給他。」

我問：「這樣的話，能否賜給我經部、幻化部、心部的經典？」

噶當巴說：「當時我主講的是經部，在那時起了很大作用，從現在往後看，好像利益不大，心部你自己有，依那個就可以了，幻化部可以給你講授。」就從開頭的「密藏本性了義續之王」念到「擊大法鼓之聲」等時，夢也醒了。

去往噶陀之前，在大持明者那措讓卓前求了《大圓滿密意直穿》、《空行心滴》、《上師心滴》等灌頂，那時也請他作了印證，他非常高興地說：「我倆相互校證也行，相互印證也行。」

他十三歲時去過噶陀，在司徒曲吉羅珠前聞了《龍薩金剛藏》前行，修了幾年就真正生起了出離心，還在司徒前求到了氣脈和大圓滿的講授。二十一歲見到了明智本性，一直到三十四歲時都是專修覺性。「那時候我這老頭得到了這樣的徵相，過後就再也沒有增長。」他將他證悟的情況給我講了一遍，我想大圓滿瑜伽行者就應該是像他這樣的人。

我住在他的道場時，他經常叫他的弟子們到我這裡來作印證，他的弟子們大部分都來印證了，我也盡自己所能來為他們斷除疑惑。

後來他講授了《龍薩金剛藏》的前行和正行，為我和他首要的幾位弟子按老教程來傳了很長時間。將噶陀傳承的很多講授都賜給了我們並對我說：「這些是我在噶陀司徒仁波切那裡得到的殊勝傳承，你到噶陀寺的話，每年都講一遍這個傳承，不要斷。現在還要你講授一遍《空行心滴》，我要拿出最大的智慧來聽聞。」

我說：「您以前可能聽聞過，需要傳承的話我就給您念一遍，我不敢講。」他卻說：「沒事，這是一個好的緣起。」因此，我就再也不為敢違背

地講了一遍《空行心滴》。

還給仁欽林巴伏藏師供養傳授了《七寶藏》的傳承和《三休息》的講授。我也在他那裡得到了他的新伏藏經典《雅門達嘎》、《文殊黑壽主》、《花金剛大鵬金翅鳥》的灌頂，並授記說我是他的法主，還寫了我是大法王的轉世長久住世的祈請文，給了我許多財物。

以後來了一位叫郭增德童，益喜炯內的伏藏師，我也給他念了一遍《七寶藏》傳承，隨後就返回了遼西園林。

那一年的夏季，噶陀派日多管家等幾位前來迎接，當時因雨季昌曲河水上漲，所以他們沒法過河就暫時住在阿宗寺了。因為人無法渡河，所以司徒仁波切的信是拴在犛牛角上送來的，我回信說猴年一定到噶陀寺。

這一年，我近修了《新伏藏·文殊寂忿》，修了七天就親見黑文殊，在「修行房」周圍下了藍色的花雨，甘露丸變成了甘露水，念了七十萬遍忿怒心咒長「唉」字，出現了天龍八部的心一時被吞盡的夢境。後來司徒仁波切說他的伏藏經典是假的，但是我沒有生起邪念，我想他是個真伏藏師，有不如理的行為和說一些玩笑話是伏藏師們的習慣。司徒仁波切的伏藏經典的詞義都非常圓滿，所有伏藏經典的次序都有等同之處，這說明了它不是假的。從前沒有爭論的伏藏大師們，大部分伏藏經典與娘伏藏大師和古伏藏大師甚至詞都基本一樣，我想就這點也說明了它不是假的。

猴年（1908）六月又來人迎接，我立即就去了噶陀。剛好遇上初十的法會，僧眾們列隊奏樂將我迎接到佛學院，司徒仁波切到門口外來迎接，互相獻了哈達，大家列隊坐下，共用了齋飯。司徒仁波切說：「佛學院剛開始就想請你來，已過兩年了，現在你能來非常好。明天的初十法會上要請你供一個法曼扎。」

第二天，仁波切和吉文喇嘛、阿朵、根巴堪布等一起參加了法會，我以八大法修行修《上師持明》的儀軌，講了修法基本具有九次第的要義，成了智者們歡喜的嘉言。司徒仁波切和吉文喇嘛給我獻了哈達。

初十晚上，在智美信雄的塑像前，仁波切單獨為我作了《敦都金剛檪》的灌頂傳承，還要求我第二天就開始作輔導師。

第二天，司徒仁波切把我帶到佛學院的寶殿，讓我坐在法座上舉行了坐床儀式，將鎏金的銅佛像、金剛鈴杵、寶瓶、紅白甘露杯、木製朵瑪、白法螺一對、手木棍、眼匙、拂布繫在鐵金剛杵上，祖衣、披單、坎肩、七衣、五衣、敷具、綢緞上衣、《次第總綱》一函、《所知藏》三函和一個小塔全賜給了我，並說：「要講授的話就需要像昨天那樣來講，光注釋詞語講解不瞭解內義也不起作用。對新的學員請您要用實義來講解。」又賜給我哈達。就這樣，我有緣坐在法座上而擔任了法太子。

結夏安居時，根巴堪布留了下來並詳細地給我講了阿旺曲卓著的《三律儀釋論》，果讓巴作的《解釋疑難題》，釋確的《問答集金棍》，這些都是與阿里班禪的論結合在一起講的。

秋天時講了《釋量論》和《量理寶藏論》。在學《量理寶藏論》時，以其中恰、藏、丹三位的

立場為反駁對像，與《釋量論》的反駁對象不一樣。西藏前期的反駁對象推理非常細緻，所以極難領會。在以《量理寶藏論自注》來分析思維時，我夢見自己到了薩迦果讓的房間，向薩迦班智達祈請。

於是，我見到了扎巴堅贊。他髮際挺高，頭髮全白，呈現為比丘的樣子。我請求加持說：「請求您能否將薩迦班智達自己的注釋講一遍？」

他說：「哦，你是勒薩瓦的時候，你與蔡千兩位對《道果》法方面恩德很大，竅訣修學方面也著了很多論，但是，這一世你對這個傳承利益不大，不講《量理寶藏論》。」

我說：「那麼，在法王的法本中，請給我一張梵文的原稿。」

他就從一函法本中抽了一張看著說：「這是我的《四無執》，我給你講講這個吧。」隨後就賜與了。我認為這是得到了扎巴堅贊法王加持的徵相。扎巴堅贊還繼續講授了《如意寶藏論》，《竅訣寶藏論》和《法界寶藏論》。

雞年（1909）初，在扎堆地區出現了匪徒的騷擾，所以，堪布根巴仁波切需要回去了。

□

### 第三章 利益眾生之事業

#### 第一節 在噶陀寺佛學院擔任大堪布

以下簡要地說一下我怎樣做利他之事。

堪布根巴仁波切回家後，我就在噶陀擔任了堪布，開始主持管理佛學院，每屆五年，第一屆的後三年，加上後兩屆的十年，我前後為佛學院服務了十三年。

在那期間，光是出家僧人受戒的就有三千四百多人，這是吉文仁波切記下來的。其中能作利他事業的有三十七人，灌頂、傳承結緣者無數。

這期間，在佛學院圖書紀錄中有二百多個經論的名稱，甲容、擦科、果洛和色達等地區來的求法者很多，還有羌地區、衛地區、藏地區、洛巴地區、主巴地區等地來的人也非常多，平日裡我每天都要講授七堂課，至少也有三四堂課，授予《龍薩金剛藏》灌頂及傳承三遍；傳講《心滴母子》二十七遍、《七寶藏》十三遍等，承擔了相似利他的重任。

雖然先後多次請假，但司徒仁波切的發心非常大，一直不讓我走。儘管我很累，但因心中想到這是為弘揚佛法和自己消業障而接此重任，不管誰來求法，不論大小，從來沒有拒絕過。

同時，我也在司徒法王那裡求得了三個《八大法行》傳承，其中兩個是連在一起的灌頂，後一個是單一個的灌頂。

此外還有：《大聚會》的康、衛二傳承；《龍薩金剛藏》的灌頂兩次；《敦都》的五部灌頂傳承和《大寶伏藏》、《所知藏》、《竅訣藏》；《時輪金剛》等是按阿底峽尊者的傳承和夏婁的傳承，這兩種傳承的上乘大灌頂等，依覺、夏二位現有的法本；當巴仁波切的《寂靜、忿怒、金剛橛三尊》、《空行母的不共托付命根》；大遍知的《空行母不共托付命根》、《不共七部托付命根》；欽

哲法王的《光明心髓》、《成就心髓》灌頂、講授竅訣等；蔣貢康楚作的《深義》、《寶性論》、《二辨別》等注釋；蔣貢仁波切作的《十方黑金剛樞釋》、《釋日光》；麥彭喇嘛著的《真實意密釋》；榮敦作的《釋般若現觀莊嚴論》、《五部慈氏修習次第》、《量修行次第》；雅樹的《釋現觀莊嚴論》；而《釋大幻化網青埔教言》是法王噶當巴講；藏敦筆錄的《經部密意集合經》注疏；當巴仁波切的《疑難解答》、《釋明智匯集經》；章敦著的《禪定眼燈講義》、《心部明鏡教授》；益喜堅贊注釋的《次第總綱》；釋迦多吉的《疑難解答》；孰雀僧人根秋赤誠注釋的《大幻化網釋》；持明者囊喀仁欽注釋的《大幻化網釋》；絲摩根敦貝注釋的《大幻化網釋》；滿龍巴彌覺多吉注釋的《大幻化網釋》；次第道《廣論》和《略論》；《心髓注釋》、《次第道略論釋》；朗卡貝著的《三昧耶戒細論釋》和《細處廣釋》等；噶當巴著的《相似意殊勝》、《毒蛇的紀錄》、《寶劍的紀錄》、《樹枝的紀錄》；渣國王的《明道次第莊嚴》、《黑忿怒母》灌頂；瑪爾傳承《聖妙吉祥真實名經》灌頂，榮波多敦多吉注釋的《次第道》；比瑪拉注釋的《次第道》；古汝則登堅贊的伏藏經典由曲旺以大圓滿揭開的《無戲論大明了義續》及《與佛和合的講授》；多林所作的《法界光明》講授、《三寶劍續釋》、《八大法行釋》、《密乘經典寶藏》和《惡劣行為》、《充滿教誨的鑰匙》、《八大法行密乘圓滿續》、《密集有相五次第線子圓滿台》、《天法實義講授》、《龍薩寧波的八大法行實義》等。

還得到了：《噶當父法子法》、《解脫心髓·扎龍》；北傳伏藏師的《前行五釘子》；龍薩寧波《扎龍》講授。

在吉文仁波切處得到了《八大法行》九函、《上師意集》十三函、《敦都》九函的傳承及噶當巴師徒所造的《零碎儀軌》一函，措西·旺扎嘉措的《零碎儀軌》，噶瑪恰美著的《住山修行法儀軌》和沒有封印類等的傳承。

在林昌堪布那裡得到了《四部醫典的注釋·藍寶石》四函、《竅訣封印補遺》。達莫的《封印》，麥彭所著的《把脈和察尿的注釋》、《釋根本續》、《手指草藥》。

在堪布堅贊沃色處得到了《空行心滴》的講義《深義雲海》、《直指了義藏》、《指密行金剛道》、《上師心滴講義三類》、《口耳傳承三類》、《自然解脫三類》講授和《經部十三修供》及《文殊忿怒六面》等的灌頂傳承。

根巴堪布再到噶陀寺的時候，言傳身教了《寧提扎龍》。

在柱巴赤勒喇嘛那裡得到了多智欽的親弟子阿拉囊卡嘉措著的有封印的講義和零碎的法本等。

在果洛·索囊巴丹處得到了宗喀巴大師的《菩提道次第廣論》和《略論》，《密乘道次第》和它的《五次第耳傳》的講授；另外，還得到了達爾的《注釋》、《釋心莊嚴》，宗喀巴大師的《中論釋》、《智慧品釋》、《中論大疏·智海》。

在白玉貝瑪諾布仁波切處得到了《大寶伏藏》有封印的三函，《天法》十三函，加上《心意寶箱》等十八函，《天法》所有的傳承，熱那林巴的《伏藏經典》十三函，《北傳伏藏經典》六函，《敏珠林伏藏經典》六函，《嘉村伏藏經典》六

函，《解脫心髓》二函，《洛氏原論》一函，曲旺伏藏大師的《極密利刃》一函。《經部總匯》的傳承，我和吉文仁波切互相供養來補闕共二十六函。印度和西藏四位大智者注釋的《八大法行堡壘》、《上師意集》的灌頂和細小灌頂都得到了。

在司徒法王那裡得到了《大手印竅訣海》，東恰扎爾造的《瑜伽四次第》，巴卓扎西仁欽造的《講義》等。在大伏藏師志美那裡得到了《壽主似蠍》和《鐵蠍》共四函，《努的傳承灌頂儀軌·珍珠鬘》。《灌頂教寶鬘》既可以是對佛塔的灌頂，也可以是對弟子的灌頂，因此灌了此頂，也灌了《大悲藏論》一函。在仁波切處還得到了娘伏藏大師的伏藏經典《忿怒母》一函，《空行母海》其中的幾篇。

在藏巴喇嘛處得了薩迦傳承《空行母》一函的灌頂、講授和直指法性的加持等。這裡我只概括地說一下多聞之門，詳細目錄在《聞記》中。

下面，我簡要地說一說在這期間所生起的一些境相。

在此期間，有一段時日，我心中常常生起想去熱振的念頭。結果於一日晚間的夢境中，真的就來到了熱振。在那裡沒有看到寺廟，僅見到一座小山丘立有一座房屋。我感覺此屋是往日仲敦巴尊者的寢室，當來到房屋的東面時，有一位女子款款走來相迎。

我暗自納悶：「噶當派的道場裡怎麼會有女人呢？」於是便開口問他：「你是誰？可否帶我去拜見仲敦巴尊者？」

那女子爽朗地笑了，她衝我說道：「我是生生世世賜予你加持的金剛瑜伽母，你難道不知道嗎？快進去吧。」說完就引我進入尊者的寢室。

一進門，首先映入眼簾的是看上去像是用石頭推砌成的牆壁，且它實則為六字真言，內外皆晶瑩剔透。至於顏色則為東白、南黃、西紅、北綠，上下各為藍色及白色。房屋的中央位置是六字真言的法座，座上空無一人。

此時，那女子告訴我：「這是仲敦巴尊者的法座，他現在兜率天，你應向法座叩拜求加持。」我向法座頂禮後，內心充滿了傷感：「像我這樣缺乏福報的人，什麼時候才能見到上師呢？」此時此刻，心如刀割般悲痛萬分，我忍不住向天高聲呼喊道：「兜率天上的聖者師徒啊，請你們慈悲憐憫我，加持我與你們無二無別吧！」如此深切地祈求時，我自己不由得哭出聲來。

那女子見狀便過來勸慰我，她用手指向一塊石板，板面上有四個小生命正各自朝四方奔走。隨後又發現了一個，前後共有五個。她依次指著那些小生命對我啟示說：「為這個發慈心，這個發悲心，這個發喜心，這個發捨心，這個發菩提心。」我依其所說認真地加以觀修，四無量心和菩提心一剎那同時生起來了。

那女子高興地說：「沒錯，就是這樣！即便是你能親自見到仲敦巴尊者，除了這個以外，他也不會再有別的什麼心要可以傳示於你，你與仲敦巴尊者毫無差別。當年阿底峽尊者任命他為自己的繼承人時，所戴的帽子就是這個。」言畢，她即伸手從懷裡掏出一頂班智達帽，帽耳不太長，全貌長一肘，帽身有多條金線螺旋環繞。

當她把此帽遞給我時，剎那間我就回憶起自己久遠之前曾做過藏地班智達。正在此時，有一大群人都朝此處聚集過來。那女子就對我說：「你與仲敦巴尊者無有差別，所以應當為大眾宣講佛法。」她剛一說完，那些人就開始齊聲念誦請法偈「眾生根器不一……」等等。

我想這頂帽子是一位婦女給的，他們知道的話不好意思，但傳法不戴帽子也不行。又想可能是阿底峽的帽子，考慮了一下後，就毫不猶豫戴上了。此時，在我心中很清晰地想起了《菩薩本生傳·寶鬘》，於是我就給大家詳細地講了一遍，那位婦女念了：「願此功德……」等迴向文後，聞法的人就全散了。

到這時我深信那女子千真萬確就是金剛瑜伽母，於是我就懇求她賜予噶當四本尊的加持。她直言不諱地曉示我：「以上這就是四本尊的加持，除此之外，我不知道還有什麼四本尊的加持。」我把帽子交還她的時候，她說：「這是你的，你可以拿走。」送帽子給我時，夢也醒了。那時候，我又因此而寫了佛與佛子三師徒等的傳承祈請願文。

又一次，我依「火兔年和水牛年，圓滿一切密意願，虎兔年的密咒師，若是能做到鼓勵，火猴鐵虎年都活。」的授記，用早晚打座近修了《忿怒馬頭明王》和《大鵬金翅鳥》。白天雖然要講經說法而忙碌，但仍不離本尊相而默念咒語，如此近修了九個月。

一天晚上睡得很熟，醒來時聽見很多響鈴聲，我一看，原來是穿著白衣服的四位婦女，手抓四方拴著四根綢帶像鼓一樣的虹光圈，上面有五部佛的法器像。

她們對我說：「上來吧。」

「到哪裡去？」

「到門卡列任森仲和達倉森格桑珠，那裡住有蓮師父母，去一去好。」

「那麼遙遠的地方，我走路是到達不了的，還是不去吧，我與蓮華生大師也從未離開過！」

「不用行走，坐在這塊墊子上就可以了。」說著就把那塊墊子變成一肘厚，房屋那麼寬，我剛坐在上面，就把我抬到空中往西而去。

看到下面有不可思議的地區和山川，我問這些是什麼地方？

他們說：「這是西藏地區，不用管它，還要走。」又走了很久，在看到下面有一個很大地區的空中休息。

她們從一口鍋裡拿出生肉和酒給我吃，並邊吃邊說那是什麼地方，這是什麼地方，那裡有什麼國王、大臣，有什麼僧人，什麼男人、女人，他們由於前世的願力，對弘法利生作了什麼樣的事業等的許多議論。

而我想那可能是人肉就沒有吃，她們知道後說：「這不是肉，是蓮花花瓣，不喝酒的話就給你虛空的酒吧。」說著就給我喝了像水銀一樣的液汁，吃了很像蓮花花瓣一樣的肉，它也像酒的味道有點酸。

她們還說了很多奇妙的話讚美女人和好像是授記類的話，就這樣邊說邊唱邊跳。

我說：「這就叫『伏藏師會壞在授記上』，這些我都不懂，快走吧！」

「對，對，像您這樣一位虛空般的人不需要，但中等根器和下等根器的人還是需要的。」

我問：「那麼，目前有很多人以授記的名而做壞的行為，欺騙許多眾生，這是為什麼？」

「不完全是這樣，但按時間來行持的人是不多。」

「那為什麼不按時間來授記和非時間來授記呢？」

「嘿，是按時間授記了，但沒有人去做，沒有辦法了。」說著又開始走了。

我們到了達倉岩，這裡的岩石多半由藍、白石組成，下面是大森林的狹溝，上面由像蓮花般的白岩石組成，三面的山很高，而南面稍低，她們把我放在一處很多層樓房那麼高的岩石邊上後，就像骷髏一樣跑進岩石裡，我也持虛空氣跟在她們後面，天地十方自然響起了像雷聲那麼響亮的「班雜格拉雅」之聲，同時聽到虛空中「勝利了！」的很大聲音，其中一位伴侶說：「這次戰勝了達緣軍」。

我看見此山背面的一塊平地上有一座山，山上面有一個可住一人的達倉修行洞，上面有「格拉雅」的自然字，每字有一個人那麼大，各發出自聲音並顫抖著。我想這就是蓮華生，就立刻誦了《七支祈請文》，當這些文字融為一體的一刹那，就變成了深藍色的忿怒金剛橛和紫黑色的忿怒金剛橛，這二者就像燈和燈影一樣不可分離，我領受了明智力的灌頂，「嗡，吉祥忿怒金剛橛，前世所發大願力，身語意之大和合，法界本性無二別。」

撒了智慧花後，從那尊像上面，深藍色的忿怒金剛橛如一生二般地溶入了我，我也變成了忿怒金剛橛。前面的那位空行母變成了一隻母老虎，另外一位空行母叫我騎在上面，騎上後我吼出：「吽」聲，變成三界怖畏的相走到了印度的南方。

到了一個認為是尸多婆那的大屍陀林，在皮子似的帳篷內住有以蓮師父母為首的娘。尼瑪沃色等聽過名字的和沒有聽過名字的伏藏大師及很多眷屬。

壇城上有一個人的屍體，我問這是什麼？娘。尼瑪沃色說：「準備灌《八大法行》的頂。」此時，老虎把那屍體粉碎了，腹腔內有遍滿虛空的八大法行諸本尊，聖眾們擊著鼓誦了生起次第偈，幾位咒師抬著像酒灌的器皿說：「這是灌頂的紫色犀牛盒，領受加持吧！」

我看裡面有像酒一樣的液體，就喝了一口，說：「這酒的味道為什麼這麼差？」

「有這樣的味道還算不錯了，西藏的喇嘛們攪了又攪後，斷了酒的力量。」

「還有味道好的嗎？」

「從前，由龍魔帝巴雜的口中交給你的鐵盒，很有味道和力量，但你沒有重視而放棄了。」

隨後，老虎又開始跑，我們基本上跑遍了整個印度，也到了許多屍陀林，看到了很多穿著短褲，手持鈴鼓、卡杖喀、鳥、魚和刀槍等武器的瑜伽行者，老虎發出吼聲後，大家都現出畏懼的樣

子。

在八大屍陀林中，有印度的八大教法持明者，每位持明者都有西藏的持明者做護關，聽他們說八大法行者有總教和支教等很多，所以不能說八大法行絕對是這麼多。

又走了很長一段路後，看到一座非常大的塔，塔尖高聳入雲，我知道這是吉祥無觸塔空行母的宮殿，就想到裡面去聞幾部續。從寶瓶東門進入時，有很多披著散的頭髮，遮蓋了前後大部分身體的小女孩前來迎接。到了寶瓶內，見到一位消瘦、眼昏、牙齒全無、耳朵不靈便，還穿著破爛衣服的老奶奶。我想她可能是智慧空行母，就祈請灌勝樂金剛、喜金剛和密集金剛的頂。她裝著聽不見的樣子說：「啊，啊……」再請求後說：「三個不行，給你灌個密集金剛吧。」說著就從舌頭上面取了一塊四方形的藍色石頭，上面有「啊、旺、瑪、雅」四字交到我手中說：「這個很捨不得給你。」說完就消失了。

我再走到北門時，見到一位男人黑著臉坐在那裡，我問：「你怎麼啦？」

「這間房子從前被盜了很多次，這次又有很多經典被盜了，是不是你拿走的？」

我說：「空房子裡本來沒有什麼東西，哪還有什麼東西可拿？給你留個空房，你好好保管吧，哈哈！」

「我是這個房子的守護者，你拿了我並沒有不高興，只是沒有根器好的弟子可以給，才不高興。」說著一剎那他就變成了四臂瑪哈嘎拉說：「你要去吉祥山的話，我給你幫忙。」他於是領著我到了印度南方的吉祥山，到了那裡後並沒有見到龍樹師徒，卻見到的許多婦女在嘻笑玩牌，走到她們跟前一看，那些看似普通的婦女們在玩很多五色牌，牌上面有字，寫著「身寂」、「語寂」、「意寂」、「光明」、「幻身」、「雙運」等，每個人都拿著對詞組成的牌，她們叫我也坐一下玩並給了我寫有六組詞句的六張牌。

我說：「如果把『身寂』歸到『語寂』內，則只有五個數目。」

「你說什麼？這種牌我們會，快出牌吧。」

這樣我就出了一張牌遇上「幻身」，這個她們沒有說什麼，接著我又出了一張「雙運」，她們嘲笑我說：「沒有光明的雙運沒有用，你怎麼會勝利呢？」於是給我喝了酒後就叫我走了。

我們差不多走遍了全印度，到了印度與尼泊爾交界的卓阿達則山上，見到了大拉尊，作了證量的供曼扎後，他顯出了很高興的樣子。我說：「你說『達波噶舉派承認分別即法身，而我不承認』，但達波仁波切也說：『心性本來即法身，本來相即法身光』，因此，我想除心性無分別的本來面目外，不是說分別心即法身。」

「你曾是昂宗丹巴，所以對噶舉派有一種感情。然而，岡波巴他並沒有說別念即法身，現在，直指時住、變、知這三者，除了心識以外沒有別的，所以，明白錯與不錯的界線非常重要。」此時，境相都消失了。以後，每當我想起卓阿達則聖地的同時，大拉尊的身相也會清清楚楚地顯現出來。

得到《時輪金剛》灌頂的晚上，我到了巴登

哲蚌的塔內，用彩色粉繪了時輪金剛身、語的壇城、意壇城和力壇城看不見，全是羅睺藍色的明點。

按夏婁傳承來灌頂時，我作了一個意壇城和大樂力壇城很清楚的夢。

有一次，我以噶丹百尊來修不共同的上師相應法，是以班禪洛桑堅贊造的《觀想》來一一觀修了「無緣慈悲……」等祈請文，每一個觀修念了十萬遍。那時候做了個夢，夢見自己到了兜率天，見到了宗喀巴師徒三尊，上面有彌勒菩薩，左邊有阿底峽二師徒。

在宗喀巴大師前我問了《菩提道次第廣論》觀修方面的反駁文《雜雅阿楞達》的疑難問題，他給我解答疑難後說：「這位克主傑借給你二十五年做你的經師，然後要還給我。」我算了一下，二十五年後我就是六十幾歲，這可能是指我壽命的劫數，但也說不定。

這時，克主傑變成了仙童後就交給了我，我把他裝在懷裡，走到半路上看時，他已變成了有五十品的又細又長的《律經釋》和《俱舍》以上，《時輪金剛》以下的經函。由於這個緣起，我對宗喀巴大師的所有論著都比以前理解多了，我深信這是宗喀巴大師的加持。此時寫了《五次第講授備忘錄》、《時輪金剛備忘錄》、《了義不了義藍色備忘錄》、《應成派因明學筆記》、《因明學反體講解》，另外還寫了幾篇小論。

後來，近修了兩次龍薩寧波的《智慧火焰》，第二次修的時候，在噶陀寺大殿內作布薩時，殿內的龍薩寧波塑像微笑起來，頭巾中的阿彌陀佛念了三遍六字真言。

我還近修了《八大法行》、《上師意集》、《時輪金剛》等。在修《時輪金剛》時看到了大樂力壇城中時輪金剛的單身相，並得到了加持的徵相。

修《上師意集》時，夢到供讚和夏薩卡莫傑二護法前來請求講授《上師意集》。

修唐東傑波《空行口耳傳承》時，到了印度的喇美夏繞屍陀林，得到了大成就者唐東傑波的攝受與加持。

有一次，我得了一種不知是什麼的傳染病，眼看就快要死了。為了消除病魔，司徒法王作了《金剛薩埵護摩》十萬遍。就因這個加持，一天晚上的境相中見到大成就者親臨的徵相，他說：「用慈悲的水來洗，智慧的木棒來敲打。」說著就將我衣服脫光，從淨水瓶裡倒出奶水為我全身洗了一遍，我身心都得到了安樂，再用木棒從頭到腳打了一遍後，樂了執著也消失在空性中，沒有任何分別念，蘇醒過來時，病也基本上好了。

剛好那天晚上，司徒仁波切也作了一個夢說：「我夢見蔣揚欽哲旺波來為你灌了個唐東傑波《長壽廣軌》的頂，這次的病會好起來。」

患病期間，我夢見吉祥天母護法神給了我一個盒子，座騎驟用舌頭來舔。因此，這吉祥天母護法神，是噶陀傳承持法者應該值得供養的護法神。

一次，來了很多像打鼓骷髏似的小女孩。她們交給我一個鼓，我們一起騎在鼓上，到了西方一個不認識的地方，那裡有很多大如盾牌的紅花，發

出的光芒映紅了天空，十方遍滿了彩虹網，在這樣一個道場中我見到了大成就者，他的身體有山那麼高，前面有一座紅色的圓形大壇城，有九個格子，每一個格子中有不同的修持儀軌，都一一傳給了我。東北的格子裡有誅業類的《金剛檄咒輪》，既很深奧又很簡要的灌頂傳承也全部賜給了我。當時我還記得很清楚，但後來都忘記了。

那時，很多地方都出現了戰亂等災難。司徒法王要求做一次《空行母依怙主的輪迴靈器》供施，叫我到噶當巴的殿內近修空行母和依怙主來補闕。

開始修的那天晚上，出現了這樣的境相：一位比丘牽著一匹以屍體作馬鞍的黑馬給我騎上，還交給我鐵的弓箭，把弓箭拿在手中的一剎那我就變成了黑瑪哈嘎拉，佩戴著頭蓋骨的項鍊，四個關節都有眼睛作莊嚴，頭髮是往上直立的毒蛇，威猛而忿怒。

生起了三界的命根主宰就是我這樣的一個大慢，過後就跑到一個地方的下游。那兒有很多像野牛一樣的牛，我很傲慢地發出雷鳴般的嘯聲，那些野牛頓時驚恐萬分，但一剎那就變成了溫和、恭馴的新舊派護法神，其中「當堅卻甲」顯出很黑的人相持刀衝了過來，我一箭射在他的心臟上，他的心肺被粉碎了並倒了下去，箭羽上還沾染著血跡。在對屍體發大悲心的同時，我變成了一位比丘。如果不發悲心的話，所具的威力整個西藏都沒有人能比得上，這對我來說並不難。

在噶陀結夏安居的一天，海螺聲把我喚醒了，抬起頭來一看，見到在達吉曲弄時，我是桑達赤列楞珠，當時有我的大小四個孩子睡在身旁，連他們的黑髮也看得清楚，並看見其中一個小孩起來了。這時我沒有想起自己是在噶陀，這個境相持續到第二次響起法螺聲的時候。

我講經時坐在大殿寶座上，大殿天窗的舊壁畫裡有很多上師的相，其中有一位身著白衣的咒師發出白色的光射入我的頂輪，這是我的幾位弟子看到的。後來看那幅畫時，正是桑達赤列楞珠的相。我因此知道這是大持明者加持的證相。從此以後，密乘的儀軌和修誦的方法及灌頂傳承次第只要看過就不會忘記。

一次，我們幾位師徒去繞寺院，喝了一點文殊岩的水，那時出現了一條很細的彩虹將聖地和我之間連在一起，裡面有很多紅色的「帝」字來來去去，這是跟我一起的幾位弟子看到的。聽說另外一些人看見在聖岩裡來了一條龍，往天上飛走了。

在曲吉朗波仁波切前得到了噶瑪恰美作的《天法》小講義，熱那林巴的《伏藏經典》，龍薩寧波的《伏藏經典》、《龍欽寧提》講授和《山法無封印》等傳承、以及《無封印》中的臧巴拉咕嚕咕咧隨許灌頂。

在近修作明佛母的一天晚上，有這樣一個境相，克珠·噶瑪恰美仁波切在西寧青海湖旁，以作明佛母咒等密法來度化蒙古人和鬼神等大部分眾生以及在芒康地方降伏龍王米棍格波等事，還記得很清楚。

## 第二節 在遼西修建道場並在各地廣大利益有情

我從小就自然具有以大慈大悲觀世音作為本尊的想法，對觀世音特別有信心，慈悲心也能自然生起來。一切佛法的法主司徒仁波切說：「在遼西

園林要建一座小小的寺院，我在噶陀建佛學院之前作了個夢，夢見一朵大蓮花被同樣的四朵花圍繞著，每一朵花的中間都有一把很好的寶劍立在那裡，並發出光芒，接著又出現了五朵。按這個徵相來看，是這噶陀佛學院能再發展到五個五明佛學院的緣起，你自己能建一座寺院的話非常好。」於是開許我建一座寺院。

因此，我在遼西園林創建了一座有四十根柱子的寶殿，並沒有任何違緣地建成了所有能依、所依，這是仰仗法王的加持和慈悲力的緣故。

莫扎成就者依金剛亥母的授記說：「蛙蛇二爭十字金剛杵，持有阿名自從東方來，若是不貪手掌大光鏡，而居聖地噶陀寺道場，弘法利生事業會圓滿。」就是這樣，最好的道場是不定居的地區，中等的道場是噶陀，下等的道場是現在的這個遼西道場，中等和下等道場的緣起都實現了。

此後去了白玉寺建立佛學院，為三十多位弟子講解了《勝出天神讚》、《殊勝讚》、麥彭仁波切著的《隨念三寶經無盡吉祥音》和寂天菩薩的《入菩薩行論》。從此，白玉出現了很多智者。烏金桑阿林巴的授記說：「白玉修行院出佛學院，未見過的經論會發展」指的就是這個時間。

在那個道場時，我親見到了法王巴珠仁波切，他給我傳授了四品《入菩薩行論》，也授了菩薩戒，說：「你獨自一人求涅槃，還不如多建一座佛學院，這樣對佛法的利益更大，佛法之寶的基礎戒律之有無，決定於《三毗奈耶事儀軌》的行持、持戒的清淨和顯密經論講聞的有無，因此戒律行持和講授非常重要。現在什麼都不懂，卻說自己是覺者的人很多，這是末法時代的象徵，在家修密法者也很多，然而多子的狐狸擋不了一個洞的門，寧瑪派有很多小寺院，但能起到作用的寺院不多。」

持金年（藏曆鐵雞年，1921），應噶陀寧敦旺波的第五世恰察仁波切前後多次請求，前往達科地曲扎拉寺，在拉丈室裡住了下來。因為從果洛和色達來的求法者很多，所以準備傳《大寶伏藏》的灌頂。為了消除違緣修了一次《金剛薩埵》的修供，外彩粉壇城按大修供修了九天。過後，為首先打開加持的門而修《上師密集》四圓形灌頂和朵瑪灌頂，而《八大法行善逝總集》的大綱等在七天內灌完。這樣才開始依次進行了《大寶伏藏》的傳承灌頂，除講授目前目錄中有記號的之外其他的就沒有講授。但是，法王司徒仁波切有的講授和近修儀軌，大部分都是從蔣貢仁波切、札西沃色堪布、土丹堅贊沃色等處得到的，這些講授傳承都講了。

用了六個月的時間完全按持明者的傳承來執行，絕對沒有作過簡單化。擺設法器和經典全部按目錄，灌頂按照儀軌，儀軌按實際應用而很規範地作灌頂，與目前那些粗糙的灌頂完全不一樣。我認為就這一點來說，已為寧瑪派蓮華生大師的傳承作了一件大事。

灌頂從開始到結束，選了七位修證好的喇嘛，每天早上修供《金剛薩埵》生起次第、五大祈願齋供等，也作了供養迴向和迴向眾生，輪流來作敏珠林傳承的總護法朵瑪。每當三根本的灌頂傳承圓滿後，八大喇嘛輪流來作一次齋供，每一次齋供都用四錠白銀的供品，這樣隆重地灌頂、傳承與講授，在沒有一點違緣下圓滿結束，結界也解除了。

此後五天內，準備為外來的男女居士舉行《曲旺伏藏經典·大悲心集》和《千佛》連在一起

的灌頂，熱那林巴的《大佛》和《千佛》連在一起的灌頂，西波林巴的《大悲》和《千佛》連起來的灌頂，以及《寂靜忿怒結緣者自然解脫》的灌頂等。

上午修嘉村寧波的《寂靜忿怒百尊》的灌頂等，午齋後開始灌頂，因為來參加灌頂的人太多，在下午日落前，寺院中需要按列席一一灌頂，所以非常累，但想到自己利他的發心就堅持下來了。

那時還簡要地講了六字真言的功德，因而不動員，就有七百多人誓願念誦六字真言一億遍。另外，各個部落來的人也發願行善積德、不作惡業；誓禁盜竊、封槍、封山封水，不挖蟲草、黃耆等願的人很多。

那時，我以大慈悲心度化了一位因前世作惡業而墮入極為可怕和痛苦的餓鬼道眾生。

如此直接和間接地做了利益有情的利他事。

果洛的頭人和幾位有心人從各地來邀請，我想前往，但因夏天有騷亂，緣起不好所以沒有去。

那時，由北方等寺院送來的供養財物非常多，都全部用在弘揚佛法的寺院上及講、修、辯等利他事業上，絕對沒有把信眾供養的財物拿來奢用和作莊嚴自己的事。

我所作的事業這裡沒有一一寫下來，因為這是需要騙取他人財物時才需要這樣做。實際上，所有大小財物的供養全都將善根迴向了佛果，並以三輪清淨來迴向，絕對沒有不做迴向的，這些財物大部分用在了三寶的供養上，絕對沒有浪費。

此後，我又到尼科上游住了下來，在那兒傳了《四心滴》和《龍欽寧提》的灌頂傳承，為很多求法者講授了《前行》與《智慧上師》。

尼柯南莫契是金剛亥母加持過的聖地，剛住下時也有一些異常現象，後來尼柯南莫契山神現身為一位漂亮女孩，她送給我酸奶和一腿野馬肉說：「需要為您做什麼事情，我一概從命。」

在噶陀寺，司徒仁波切要開一次千僧大法會，所以來信要我回到寺院去。

收信的當晚，夢見一座空空的大城市中有一位看起來很苦的老奶奶，流著眼淚坐在那裡，我問：「你怎麼啦？」

「城市空了沒人管，因此我悲傷。」

「一切有為法都是無常，你將它當成有常來痛苦，這不是自找痛苦嗎？」

「說什麼，是佛法快要沒落了，浪費了這麼多的經典，太可惜了。」

我一望，只見一座大宮殿中的圍牆內，有無數質量非常好的經典堆積著，然而上面卻沒有什麼遮蓋。她從東方的門上取了一卷交給我，我打開一看，原來是《虛空雷轉續》，正是從前金剛阿闍黎極喜金剛賜給我的那一函，就說：「這個拿來要作什麼！」

「這是你的，你保管吧，不要對他們太保密，也不要太公開，我該走了。」

「到哪裡去？」

「要到兜率天！」一剎那她就走到別處去

了，這時我也從夢中醒了過來。

到了噶陀後，我立即去拜見司徒仁波切，頂禮問訊並作了供養。那時司徒仁波切也顯出病相來。

千僧法會開始是《大悲心集》的大修供，在「領受成就」時，看見「修寶瓶」正是大悲父母，殊勝內在的灌頂用內心領受，對菩提心起到了增長的作用。

此後，以《蓮花光要》的儀軌來修蓮師心咒的「修寶瓶」。雖然仁波切的病情較重，但是仁波切仍然繼續幾天堅持擔任法會的金剛上師。

後來以《上師意集》的儀軌降臨加持時，來了很多像打鼓骷髏一樣的空行母，載歌載舞的空行母遍滿了大殿的所有空間。我想向空行母問一問仁波切的壽命時，其中一位叫仁欽薩珍的空行母邊跳邊唱道：「西邊陽光落在東山頂，初三之月升在東山頂，佛法增衰眾生共業定，諸空行母是來迎接者。」因此，我想法王住世的時間不長了，就像掏出一心臟般的非常難過。

法會結束時，為了仁波切的住世而做了《遣回空行母》、《蓮師忿怒送王》、《千返金剛槩》等修供。

一天仁波切叫到我他身邊說：「這次從我的病情來看，做什麼也沒有用，我自己並沒有犯過根本和支分的三昧耶戒，從小直到現在，金剛乘的殊勝灌頂傳承，有緣和無緣者我全都賜予了，同伴的破戒和牽連的破戒罪障對十地五道也許會有障礙，因此要做一次娘伏藏大師的《黑忿怒母》的護摩《持明者接命》，請燒在天窗邊我聽得到的地方，我也能念多少咒語就念多少，吹打等需要隆重，我倆這一生共同在一個壇城裡的修供，以後也不一定再有了。」

就這樣，在禪堂的屋頂天窗邊做了十萬遍《黑忿怒母》的護摩，用了幾天完成後，我就馬上到他身邊去，他說：「現在好了，雖然我沒有去念誦儀軌，但誦了十萬遍咒語，因此證得了清淨罪業的證相，現在再也不用做住世的修供了。」

我作了長久住世的祈請後，他又說：「誰也不願意死，但這次不能留下來。」

「走後要做什麼？」

「我很辛苦地將噶陀寺的仁波切們尋找來，是花了很珍貴的財物請回來了，他們應該會考慮的。」說著就眼視虛空而安住。

第二天的早晨，他的色身收回兜率天刹土去了。過了五天後，荼毗法體寶時，僧眾供了很多供品。我也供了供品，並祈請領受四灌頂，心心相印，心意融為一體等，做得比較滿意。除了我對佛法像一個心地善良的老太婆般外，沒有一個人能承辦此事。

第二年（1922），我到林西鄉嘎寺灌頂傳承《大寶伏藏》。附近寺院的喇嘛、仁波切和扎巴來得非常多，還有從漢地的木里地區走了三個月路程來的寧瑪派、噶舉派、薩迦派的喇嘛和在家男女居士等，共三、四千人。灌頂和講授用了五個多月時間，沒有出現一點違緣，非常圓滿。這些不是為了自己多收點供養，而是因以前法王司徒仁波切說過：「這《大寶伏藏》是二位蔣貢的事業，你也要傳三遍。」我就是將這句話牢記在心裡，為了弘揚

佛法而去傳的。

由這個緣起，敏覺仁波切和楞珠二兄弟請了《大寶伏藏》的經典，還畫了《大寶伏藏》裡的壇城、佛像，其中敏覺仁波切在自己的家鄉灌頂和傳授了兩次《大寶伏藏》，發願閉關修三根本的喇嘛和札巴有一千六百人，發願以一個根本咒語念一億遍的有三百人，發願近修《金剛檪》和《金剛手》的有兩百多人，放了三十萬零五千條生命。在家居士也各以自己的力量發願行善積德，不作惡業等，實行封山、封水等等善業，並有人發願不去搶繞轉卡瓦格博神山的朝聖者們的財物，在那個地區的一個壞王也被降伏了。

此後，布日和扎康日等地來人邀請，但當時是很炎熱的夏天，就推辭了。返回遼西的路上到了雅索寺，為欽哲法王的親弟子，大成就者喇嘛圓敦仁波切的靈塔作了開光。

後來到了次樸寺，雅索寺的羅珠嘉波珠古負責招集了一百五十多人，我用一個月的時間傳承灌頂了《龍欽寧提》的大部分經典，還作了《如意寶瓶》的全部灌頂傳承。這時為了我的長壽住世，他們誦了一百一十五輪的十萬百字明，並放生很多生命。發願近修《龍欽寧提三根本》的有六十多人，有發願近修敏珠林的《金剛薩埵》和以此儀軌為常課的，還有六十多人發願念一億遍六字真言。在北方寺院和這裡發願念一億遍六字真言的已超出三百多人。

將近四十九歲（1926）時，法王仁波切曾說我在這一年有個關口，為此就住在自己的道場中閉關，不分晝夜地近修了大部分《大寶伏藏》的三根本誦修法，首先近修了所有上師儀軌之王——《上師意集》之誦、修及事業三方面的修持，皆遵循傳統要求而實行。

期間做了一個夢，夢見羅扎拉雅地方的蓮師殿的附近有一塊平坦的草地，我是古汝曲旺，兒子白瑪旺欽為侍者，我們去散步時，看見來了一位身披白袈裟的印度瑜伽咒師揹著一個很大的背包。他從下面的平原上走過來，見到我就非常尊敬地說：「蓮華生大士特意囑咐我將此密令轉交給您，敬請稍待片刻。」

我在原地等了一會兒，只見他小心翼翼地解開包袱，裡面是琳瑯滿目的類似於古代漢文書籍的簿冊，他取出後全部交付給我。

我從中隨意抽出一本翻看，其書名為《蓮華生大士頌文》，內容是對我一輩子當中該做之事的若干授記。後面有文寫道：「莫去遠處；莫貪戀資具，應廣行上供下施；對上師莫生邪見；應將上師視為積累資糧的殊勝對境；初十不間斷定期蓄供，這五點需時刻留意。」

接著又抽出一本，書名是《伏藏大師古汝曲旺二十五世本生傳》，書中對伏藏大師每一世弘法利生之事業，大大小小均作了詳細記載。我為第十九世，利生事業不甚廣大，而其它世的度化事業非常大。

後來在噶陀寺以《上師意集》的儀軌《火星》近修了一次。這次，以儀軌《花鬘》來近修，不分晝夜都能見《上師意集》九主本尊的相，貢贊和夏薩卡莫契二護法前來請求弘揚《上師意集》的法。

又作了《龍薩寧波金剛藏》中《不動佛》的

近修，看到東方都是不動佛的刹土，完全如經典中所說的那樣，不動佛的身上發出藍色之光遍滿三界，大部分惡趣清淨後變成了不動佛的刹土，如來佛說：「不用說按你這個儀軌來念誦不動佛刹土中的經典，就連觸到密乘加持的金剛沙和聽到咒語念誦聲的眾生，都能斷除惡趣而往生不動佛的刹土。」得到了這樣的授記。從此，我身上就再也沒有生過蟲類，前後多次看見刹土和佛境相，對作惡的、沒有依怙的眾生自然生起一種非常大的慈悲心，忍辱波羅蜜修至圓滿。

此後，近修了《八大法行善逝總集》、《八大法行自然生起》，曲旺伏藏的經典《金剛橛·寶劍》和桑吉林巴的伏藏經典《金剛橛·意精要》，《白林金剛橛·寶劍》，北伏藏大師的伏藏經典《金剛橛·寶劍》等三寶劍；熱那林巴的伏藏經典《無上極密金剛橛》，娘伏藏大師的伏藏經典《黑忿怒金剛橛》，蔣揚欽哲旺波再取伏藏經典《空行母秘密聚集金剛橛》等也全部近修了。

在近修囉夏伏藏經典的《空行母崗夏》時，出現了很多異常現象，真實地來了很多女孩喊著我的名字，還聽到各種不同語言和聲音等，大部分都成了大眾所感的共同境相。

過後近修了以前已近修過多次的《壽主閻王寂靜忿怒雅門達嘎》等。以五世達賴所作的儀軌《遣返閻羅王紅黑二主骷髏》近修時出現了這樣一個境相：到布達拉宮去見五世達賴，他很高興地說：「做得好！」並欽賜詔書寫在水晶寶瓶上，寶瓶上刻著「司郎吉巴赤列珠巴雜」的印文。我想這是消除壽障違緣的徵相。

此後每天晚上的後半夜念誦三金剛字，因此，氣都在中脈裡，生、進、住三不共的證相都是我親身的體驗。這時，五世達賴賜給我《親見法王授記金剛·大幻化網次第道》和鄔金堪布教授的《大圓滿龍欽寧提·口耳傳承如意寶經卷》，此二者連在一起，同時也賜予了十九對金剛鈴、杵並任我為法主。因此，我將《龍欽寧提》的拙火定注解和幻輪動作寫成了文字。

以桑吉林巴的長壽儀軌《日月封印》和熱那林巴的《長壽儀軌》近修後，修堂內遍滿了香味，朵瑪上流出了甘露，在長壽寶瓶上面見到了長壽佛而得到了加持。

隨後，在近修《上師明點封印》時親見了大遍知者，他說：「這次要寫一部大圓滿自宗闡明要義的論著，這是因為從前『遮耶塔塵數量的眾生得到法益』等授記的時間到了，因此，要寫好大圓滿的要義。」這樣，我就寫了《上師心滴》和《二心滴》注疏《日光》、《大圓滿智慧上師總義·母子鑰匙普賢意滴》、《極密頓超耳傳筆記·普賢密意莊嚴無文字竅訣空行意滴》等，此後就出關了。

噶陀寺來信要我去主持《上師意集》的大法會，在「接成就」的時候，一般的顯相全融入法性而安住在本覺無分別的境界中，從中再顯出外相蓮華生大士在桑耶青埔為王臣弟子傳《上師意集》的灌頂，以及傳授續部、經部、竅訣部等全部大法時的境相。成就供品所供的對象——上師也變成了《上師意集》十三函數目的空行母。除了領受內灌頂外沒有其它相，別的時候都有，所以我覺的《上師意集》的加持力實在太大了，當時我就想起了我是桑吉林巴的上師曲吉羅珠。

法會結束後，就返回自己的道場，走到吉謝

神山腳下住了一夜，晚上出現這樣一個境相：親見經部、幻化部、心部的第二傳承祖師努欽仁波切前來攝受並傳授了《經部·渣國王之授記釋》、《經部·密集集合經》和《大圓滿禪定眼燈》等。因此我寫了努欽的《上師相應法》和簡要的講授，對《續部》的意義有一點理解，這也是與努欽的加持分不開的。

在四十九歲（1927）的關口出現了比較大的違緣，但以白玉貝諾仁波切為首的僧眾念了《甘珠爾》三遍，《般若八千頌》三百遍，金剛橛心咒三億遍，長壽咒三億遍，獅面佛母咒一億遍，修了《八大法行供施代替品》、《遣回空行母》的齋供十萬遍，《空行母和依怙主的退陣投靈品》，《度母的退陣投靈品》，瑪帝伏藏大師的《獅面佛母萬遍阻擋法》等。

各位弟子在貢、查、波、娘、白玉等地放了三萬一千條生命，《七支祈請》念了百個十萬，發願近修熱那林巴的《長壽儀軌》和《長住世發願文》的有二十多人。

在札拉寺，恰察仁波切也為我長住世建造了一億遍百字明的轉經筒，僧眾們念了三遍《甘珠爾》、金剛橛的咒語三億遍，蓮師心咒、獅面佛母咒各一億遍。《如願成就》和《消除障道》二祈請文各十萬遍。《八大法行查令牌》、《三根本的齋供》十萬遍。

弟子們各自發願修三根本和長壽儀軌來閉關的人很多，達科地區上游的每家每戶念長壽咒三億遍，放生三千。阿色帝那部落念長壽咒三億遍，放生三百，鑄擦擦塔十萬個，蓮華生像十萬尊等來祈求我長住世。

恰察仁波切還在果洛和色達各個地區放了五千條生命，由於這些真實力量，我暫時消除了壽違緣，病情也痊癒康復了。

在遼西園林的山上，身依刻了《噶當十六明點》之一的不動忿怒佛像和語依五遍《續》，在近修時見到了阿底峽師徒，尊者說：「不是一個明點一個明點來修，而是四個明點連起來修。」並將以瞻部洲清淨明點為基礎，中土地方明點，仲敦巴佛子意明點，觀想在不動忿怒佛的心輪中不可思議的法身明點等四個連起來修持等的實際講授賜予了我，我也作了一個近修方法的記錄。

我五十一歲（1929）時，即蛇年，芒康的衛達謝林公子和邦達公子為首的人前來迎請，因此前往芒康，一路上都有騎馬燒茶來迎接的人，到寺院後休息了幾天，公子和小姐們都是多生多劫積有福報的人，他們再三祈求《大寶伏藏》的灌頂，為了滿足他們就應允了。

當時寺院裡有很多國兵，比較擁擠，不方便結界，因而遷到努囉寶殿內，灌頂和講授了《龍欽寧提》的傳承。他們在領受灌頂的同時也修了前行，此後又開始傳《心滴母子》的灌頂傳承，大遍知者的《七寶藏》和其它零碎論的傳承。《心性休息》等三休息和正行的講授、《智慧上師》的講授圓滿後，就開始了《大寶伏藏》灌頂的前行，為消除違緣而念了《甘珠爾》一遍，《般若八千頌》多遍和前後加起來一百輪十萬多遍的百字明。

此後，與各地來求《大寶伏藏》灌頂的人們一起修誦金剛總持大修供。

四大金剛的結界、降魔、外內門牌等前行該

作的法全做成功後，依彩粉做的壇城，以修供的寶瓶為首，經幢和幡等作莊嚴，修供七天完成。內修與灌頂連在一起，《上師密集》的灌頂和《金剛薩埵》的灌頂連在一起，主要的《金剛薩埵》壇城作了彩粉，其餘的壇城以布畫代替來灌頂。灌頂和講授都按照傳承的規範嚴格地執行。口傳是由吉美多傑仁波切來念的，前後用了五個月全部圓滿。

在此期間，大修供開始的時候，出現了彩虹的帳篷，大地震動等，前後三次灌《大寶伏藏》都有大地震動的徵相。在中間休息時，作了一次很隆重的齋供。還作了九部實受用護法眷屬的供養，當把供養的供品送到火供中時，所有參加法會的人都見到了虛空中全是像帳篷連在一起的圓形彩虹，彩虹從空中直射到地上就像國王耳環與王后耳環，還顯出經幢與經幡等許多供品的形狀。據他們說彩虹帳篷中有一朵彩雲，像騎士跑來跑去。由於這個緣起，在那個地區的人都覺得很奇妙，所以來參加灌頂的人越來越多。

另外，還有在朵瑪上生了像頭髮一樣的花，一小杯油燈可以點很多晝夜，甘露沸騰起來等諸多徵相。

灌頂到十分之三的時候，也就是五月初十的晚上，有這樣一個境相：壇城的南方來了一位名叫白瑪紐古帝瓦雜的空行母，衣著一般、身體也比較差。我問：「你為什麼會這樣？」

「因為你們師徒《大寶伏藏》齋供太簡省了。您媽媽說這次要見你，叫我捎個口信來。」

她這樣一說後，我也想見見老媽媽，便問：「我的媽媽現在在哪裡？」

她答道：「在很遠的地方。」

那時我腿痛，行走不方便，在夢中也有這個習氣，因此想到需要走路的話，該怎麼辦？正想著，她就對我說：「不用走路，只要這樣去就可以了。」說著她就變成一只鷺飛了起來，我也隨即變成了鷺飛起來。

我們飛了很久，飛過南方門巴、印度等地後，在印度和西方鄔仗那二地的中間一座像直尺一樣很光滑的山頂上降落下來，見到了地域極為寬廣、望不到邊際的西方鄔仗那，中間國都的宮殿是一座上面有瓦蓋著的很多層的樓房，以經幢、經幡和寶傘蓋等作裝飾。

我問：「下面是哪個國家，哪個國王的宮殿和城市？」

「這是西方鄔仗那國聚集空行母的宮殿。」

「那你不是欺騙我嗎？大部分的灌頂和講授我還沒有圓滿，還要給幾位有緣的弟子講授大圓滿正行，我暫時不能去。」

她聽到後，顯出很擔憂的樣子說：「那麼，這次還不想去的話，不久後一定要到這裡來。」說完，又變成鷺直奔大殿的方向飛去，此時境相消失了。

第二天我作了隆重的齋供和迴向，並在灌頂期間都很注意地找供品來供養。我們認為已是很隆重地作了齋供，但空行母還是不那麼滿意。然而有的人還要說什麼實際和觀想，只是用糌粑做幾個小小的供品來念誦千萬遍，看來這樣做是不行的。

「要向至尊諸上師面前懺悔供品法器劣小之罪過」

就是這樣，想積累資糧反而起了拉後腿和犯戒的作用。娘仁波切說：「炒一點青稞麥來請很多客人，這是令客人不高興的因。」就和這個一樣，因此我想不要光說以觀想來變化供品，要找很多實際的供品來作隆重供養才行。過後在灌頂和傳承圓滿結束時，非常隆重地做了一次為表示謝意的齋供。供品有很多寶石、綢緞、茶葉、水果、騾馬等各種千供。

拉烏的管家來迎接我去他們那裡，前來燒茶和獻哈達的人很多，我在看得見倉巴大神宮殿紅色岩石的地方作了薰香供。當時由於身體麻了一剎那，即進入無心境、無分別的境界中安住了片刻。過後的境相中看到從倉巴大神的宮殿裡來了很多身著犀牛盔甲，手拿紅色軍旗，騎著紅色馬的鬼神前來迎接。

僧眾向我供養茶時，由於我正在看那些境相而忘記了喝茶，因此拉烏的頭人棍波走到我的身邊問：「您是不是病了？」

「不是。」

「那是不是有什麼境相？」

「什麼也沒有。」說著便來到了他的莊園，他們為我身邊的一百多位求法者供養了修法期間的資糧。

棍波請求要《心滴母子》、《七寶藏》、北傳伏藏經典部分的灌頂傳承，按照他的請求，灌頂和傳承我都一一供養了。

一天晚上，由於想去鄔仗那地方的緣起，就持幻化身前往鄔仗那空行母洲。許多種族的空行母前來迎接，她們邊吹笛邊跳舞的同時唱著持明者的悲歌：「拉伊笑，持明者，拉伊笑；拉伊笑，白瑪楞遮雜，拉伊笑；拉伊笑，在桑耶青埔的隔宮，拉伊笑；拉伊笑，在蓮華生大士的足前，拉伊笑；拉伊笑，同一個法源的兒子，拉伊笑；拉伊笑，是否以前的誓言遺忘了，拉伊笑；拉伊笑，空行母的會集中，拉伊笑；拉伊笑，怎麼不早來，拉伊笑；拉伊笑，耽擱時間太長了，拉伊笑；拉伊笑，我們很想念，請您來作伴以消除痛苦，拉伊笑。」

在鄔仗那地方，房屋都像青稞的形狀，下面沒有挨著地，上面也沒有頂蓋，齊腰高的五色光的圍牆圍繞著，各種顏色的五方勇士和空行母非常多。在每一位身著裙褲和飄帶的用勇士主尊周圍都有空行母圍繞，而每一位空行母主尊周圍又有勇士圍繞。四隅坐滿了多方的勇士和空行，多得望不到邊際，載歌載舞，食肉飲酒，受用各種果實，中間的宮殿外面像塔形，獅子寶座的地方有四門。

東方的門前，噶木西謝（息白）空行母在浴池中沐浴，她對我說：「此門是資糧道的入口，你不需要。」我問：「你在做什麼？」她說：「我是資糧道的人，相續的罪過用沐浴來消除。」

在南方的門前，色莫傑謝瑪（增黃）空行母正用一個大石臼舂很多大米。我問：「這是幹什麼？」「此門是加行道的入口，你不需要，我是修加行道的人，斷除徵相的花紋。」

西方的門口有一塊大的石坪，中間有座一肘半高的蓮台，走到那裡看見門口有瑪莫旺謝白瑪紐古德瓦澤（懷紅）空行母，以各種各樣的珠寶和飄帶作莊嚴，右手拿著二束紅花，左手拿著裝滿酒的水晶瓶前來迎接說：「乘越資、加道蓮台，菩提供

品花與香，具八支德甘露酒，飲後請來無學道。」說著就讓我坐在蓮台上，將酒瓶賜與我後，我飲盡了，然後問道：「現在我是否從北門進去？」她說：「不用這樣，你已經飲了八支聖道的酒，這個門是大樂之懷門，從這裡進入緣起非常好，我們蓮花部空行母的主尊也是你，你不知道嗎？」

她說著就從諸多寶石和綢緞作莊嚴的西門進去，我也跟著進去了，看到裡面的寶殿是四方形的內廊和廳堂，以寶物和紅蓮作莊嚴，廳中有身、語、意的八瓣蓮花，白、紅、藍色依次重疊，蓮台上面有各種四瓣蓮花，花蕊中央下小上大三角形法基的上面，有五方佛和二十四域的諸勇士空行母。一位空行母主尊坐在中間，我坐在她前面鋪著虎皮的蓮花台上祈請說：

「嗡！

原來所發大誓願，乃與諸佛願和合，  
命終死亡合法身，中陰生起報身佛，  
再生淨相化身佛，大灌頂請賜予我！」

由此，東方金剛空行母用鉞刀從嘎巴拉取出甘露說：

「嗡！

明空寶瓶宮殿中，顯出空行母壇城，  
無有實體乃空性，具有大樂五智慧，  
圓滿空樂本尊相，本來與自無二別，  
乃由大小禪定來，清淨失誤與邪見，  
下端微細之明點，小如芝麻十分一，  
從中生起大樂智，嘎拉夏。」

說著就灑甘露並灌頂。

此後羯磨空行母說：

「啊！

三世諸佛之三處，生起三個種子字，  
紅白氣心不分離，來去即是金剛音，  
入住融化之次第，任何一法亦難分，  
脈之結有三二六，自從外內近行中，  
取捨是故開下口，即能生起光明境，  
幻化無改自圓滿。」

西方的空行母又說：

「啥！

有情身語意三門，遠離不清淨執著，  
五方五部來分辨，是空行母總壇城，  
智慧方便和合散，五氣聚集之緣故，  
熄滅無數之分別，增長此本來智慧，  
顯現三相之光明，聯合心咒五色氣，  
生起智慧空行母，不用轉世與輪迴，  
即身能成正果位。」

南方的空行母說：

「章！

手印持命氣心法，分為有緣與無緣，  
生後摧與持整體，入住融在中脈內，  
生起自身智慧相，成為起座行走氣，  
內在本性不動搖，若能行經逆時者，  
諸空行母之誓言，能依所依全境相，  
住在頂輪與心輪，空色即會成自相，  
亦成長壽之精華。」

此後，中央行母至尊說：

「噶！

前者所說之道相，未能消除二垢塵，  
是故佛意與色身，未能如實地成熟，  
進入無漏之聖道，圓滿福慧二資糧，  
是故證得實光明，現量無分別空性，  
二識運行全熄滅，開發聖者大智慧，  
消滅二障之力量，能使證得無學道，  
由此前三者行持，仙女龍女劣種女，  
招引和合之行持，外內功德四現證，  
生起大手印成就，證得殊勝大智果，  
能除無明與煩惱，如此實修禪定者，  
無身之身殊勝身，所生之身幻化身，  
此後入光明空性，一次禪定之功德，  
色相與本來空性，無二無別即雙運，  
此後不用學何道。」

隨後，空行母作了個彈手指的表記，四方空行母融入中至尊母，中至尊空行母化光變成了淺藍色的光點，在中央的蓮台上，自聲響起來說：

「諸法本來即空性，無生起來也無滅，  
證得解脫智海中，如此成就清淨果。」

說著，藍明點變成像拇指般大的松耳石明鏡，上面有表無生的白「阿」字，自聲響道：

「大圓鏡智來表記，諸法證得幻化相，  
有情遍佈菩提心，大慈大悲全顯現。」

同時也響起了自聲說：

「啊，哈，日，呢，薩。」

「奇妙神奇殊勝法，生起因緣本無滅，  
聚集空行母壇城，生起種種異相來。」

由此響聲的緣故，中間與四方的蓮花台上，具各方顏色的各法基中央有：中布達空行父母二十八尊，東金剛空行父母三十尊，南寶生空行父母十六尊，西蓮花空行父母六十四尊，北羯磨空行父母二十八尊。

此外還有：「意」的八朵蓮花上，布呢阿麻

那雅等八處有堪扎嘎巴拉勇士和忿怒瑜伽母二位等「意」的瑜伽父母；「語」的八蓮花上，白瑪噶麻汝噶瑪日等八處，有喻格日勇士和唉囉瓦空行母等「語」的瑜伽八父母：「身輪」八輻上，者達布汝等八輻有大勢至輪勇士、持勢母子二位等諸「身」瑜伽母住於其上，廊中和廳內有果日八空行母，外廊有獅哈八空行母和二十八自在母，另外還有千千萬萬的深藍色大空行母，深黃色大空行母等，四門有四方大骷髏等壇城。

有諸供養母作行茶者供了色、聲等五欲，圓滿的供品令眾皆得歡喜。觸空行母性自在說：「十六勝樂空虛酒，歡喜受用殊勝供，醉後入睡融光明。」依此緣起，外境與我內心以「順時」進入了明、增和得三境，以此收回、融入光明界而與法界空性融為一體，心氣的運行全部熄滅而長時間地安住。

重新起氣時，以「逆時」出現了近得境後三相的光明為因，其座騎五光氣為緣，我的心輪中有諸空行母大壇城的能依所依，有相而無執，空而無執，清晰而似幻化。此後，慢慢地蘇醒在外境實相中，同時在自己的鋪墊上醒了。

有一段時間，我很想去蓮華生的剎土，因此，就有到了鄔金剎土中一個園林的境相，樹林中有藥樹，果樹，各種花圍繞的花園，看見有白瑪紐固帝瓦則等蓮花部的諸空行母在修行，她們很高興地給我獻上紅花環，供養了種種供品後說：「從今直到得佛果，永不分離的誓願，住在此地行密法，是否如意善男子？」

主尊母又說：「這次不能留長久，菩薩行持是利他，是故度化有緣者，未曾得度諸有情。」說著賜給了我很多酒和各種果實，還說那是長久住世的藥。也說了很多延時的話，還說以後要到門措空行母宮殿中來，有話要跟我談。說完後，境相就消失了。

後來離開拉烏，到中印管家的莊園住了幾天，為他們做了經懺佛事並按管家的要求傳了法。也應大眾的要求在屋頂上安立了倉巴大神的能依。大神附在一位僧人的身上，從那天晚上起，屋頂上有鬼神到來的異象，也聽到了很多聽不懂的各種語言，每天都有，因此大家覺得很奇妙。那時候，大姜瑪莫妹妹來問訊並獻了哈達。

此後，再到四部落嘎桑頭人的房間去住了幾天，做了長壽灌頂、經懺等佛事。

隨後，前往邦達莊園休息了幾天，念了巴珠仁波切全集的傳承和其中幾個講授，還念了《般若波羅蜜多》、《現觀莊嚴論》的注釋等。莊園裡主護法殿的多吉扎丹（護法神），曾在我以前灌頂《大寶伏藏》時現身說：「像這樣作很好。」還參加了灌頂，此時他又高高興興地來接受了《般若經》的傳承灌頂。很可能是這個原因，在《大寶伏藏》從頭到尾的傳法過程中，我們師徒沒有一點違緣，我認為是與這位大護法的事業分不開的。

隨後去朝拜大日如來，在那裡供了千供，按照《四曼扎的儀軌·龍王之意》作了誦讚。持咒誦讚的同時也好好思維了大日如來親口所說的《二十一度母讚》內容，為了弘法利生而念誦了一千遍《二十一度母讚》。

那時因供養的人太多，油燈和供品都無法擺設，剩下的酥油是放在石器上和鐵鍋中供的。據說

這大日如來主尊和眷眾都是文成公主的伏藏品，又說是顯出神通來塑造的，實際上那是一尊天然出現的大日如來石像，佛像有一層樓高，八大菩薩有人那麼高，還有一尊法王像和守門的忿怒像等。其中金剛手的面部是寂靜相、頭髮和眉毛是忿怒相，時而面部又現出各種寂靜和忿怒相，頭髮和眉毛上燃出火焰及迸發出火星，眼睛的變化，嘴唇的微笑等等每天都不一樣。我知道這是我得到了這尊佛的加持。

後來到了彭措湖邊，這湖形狀像金剛亥母的身相，湖的中間有兩座小山，表金剛亥母的「乳房」，到「左肩膀」靠近「面部」的地方獻了哈達和聖物粉，也獻上了三顆寶藥丸、黃金和白銀等寶物。我們安營住在「身體臀部」左邊，作了很豐盛的齋供，齋供時下了一場傾盆大雨，天晴後，在兩座小山上出現了各種顏色的彩虹。在那裡，我們連續住了三天來做齋供，臨走的前一天晚上，聽到兩座山上傳來很多女人優美的歌聲，那裡的牧民也說我的帳篷和神湖之間有彩虹連接了三天。不管怎麼樣，這是得到了聖湖的加持。本來我的身體不舒服已經很長時間了，但由於聖湖的加持也痊癒了。

隨後到了邦達，作了經懺和佛事以及大吉祥母的招財儀軌，信眾給我供養了很多供品。

我在到達芒康時，為國兵灌了長壽頂，並賜予運氣旺盛，讚美戰神，武器加持等。聞達謝公子塑造了三依，我按《善如意》的儀軌用了三天對整座宮殿和三依開光。他們給我供養了各種財物，我也給那個地方的薩迦派、格魯派等寺院也供養了白銀、茶葉等。

此後，公子等親自送了一天，到了青邦驛站，此地已多年不長莊稼，但是那一年整個地區，尤其是青邦的莊稼長得非常好，連馬草都結了穗，大家都說很奇妙。所住的村莊都按自己的能力前來供養，並祈願年年豐收。後來聽說那裡連續三年都豐收了。

我到珠古多驛站後，前往大持明者敦都多吉和伏藏師達雄挖掘的《益喜措嘉空行母傳記》中所說的，在整個康區獨一無二，是蓮華生身、語、意無二無別加持過的三達倉之一的意之神山——藏謝多吉卓洛神山去結緣。

在楞果寺住下後，我自己當施主，請整個寺院的僧眾共同按《八大法行儀軌·大樂妙用》修了一次甘露丸的前行、正行和結行。這些都是按照持明者的傳承而進行的，法會開了十三天，最後修供和灌頂連在一起，法和甘露丸連在一起。供養每位參加法會的人四兩白銀，喇嘛和珠古們也按層次供養了三十兩、二十五兩、二十兩、十五兩、十兩白銀，大法會的全部費用按漢錢來算為三千多元，功德迴向圓滿後念了《普賢行願品》。

此聖地主供有自然忿怒蓮師相，左右供有敦都和達雄兩位親自塑造並各自開了光的泥塑像。另外，在一修行洞內有忿怒蓮師塑像等三依，在離開的前一晚上，洞內出現了很亮的光，供桌顫動，聖山裡幾天前就來了從未見過的神奇鳥，直到第二天才飛走等瑞相，這些是供司們說的。

第二天，在洞內準備了齋供的糌粑四十袋，麵粉八袋，酥油七包，奶渣三包，各種果實五包，三付全牲肉腔等，按敦都伏藏經典為四客歡喜而努力舉行了忿怒蓮師儀軌的齋供、薰香供和火供。

那時，多次有人來函邀請我參加甲色仁波切轉世靈童的坐床儀式，雖然還沒有念滿十萬遍齋供，但供品倒是供了幾十萬遍，供司很驚奇地說：「供十萬遍的齋供從來沒有見過這麼豐盛的供品！」

我還留下了供長明燈的油資。開始修供「請降臨」時，自然忿怒蓮師的佛像動了起來。由火星的響聲為緣起，在本覺法性本來面目中安住了一天，我想這也是本尊的加持力。

此外，還作了聖地維修和大神山降臨的加持。後來據說此地區很吉祥豐饒。

到甲色寺住在山廟裡，藏曆九月二十二的佛入天降日早晨，以持明者龍薩寧波的伏藏經典《蓮花光耀》和《修長壽無上極密》兩者連在一起來修。

特別是仁波切坐床儀式時，除魔、沐浴、除垢和消除不祥物等前行做好後，諸壇城的主尊觀想為蓮師，智慧本尊與三昧耶本尊無二無別地融為一體。外內供養，開光，安住，供曼扎之前，念了曼扎的講解及讚頌。以噶陀寺為首的各個寺院都獻上表示慶祝的供養供品，念完供養文後，結行吉祥長壽灌頂等諸行圓滿。

此後，薩迦來的果那法王的轉世及眷眾和別處來的僧眾們很多，我為他們灌頂傳承了《上師意集》、《八大法行善逝總集》，噶瑪林巴伏藏經典《寂靜忿怒百尊》，敦都伏藏經典《蓮花光耀》，龍薩寧波伏藏經典《紅獅面佛母》、《寂靜忿怒百尊》、《大悲修供》，還有《心滴母子》等。

應果那寺的邀請，前往住了兩天，灌頂傳承結了法緣，並為大殿開了光。這個地區來邀請和供養的寺院很多。

回到甲色寺，為整個寺院的僧眾，和當地的男女信眾舉行灌頂傳承，結了法緣。收到集體和個人的供養也很多。

到色得寺，為寺院和村民們灌頂。在色得仁波切的房間哩，為轉世靈童作了《忿怒蓮師》的齋供，並認定了靈童。那時雖然是冬季，但當地老百姓看到很多彩虹在寺院的上空，靈童選定為寧西伏藏大師噶瑪的兒子巴登嘉措的小兒子，但緣起不好，後來聽說也圓寂了。

瑪爾官邀請我的人來迎接，離開時，寺院送行的人也很多，到了曼曲卡，這裡是文成公主從前洗過頭髮的地方，在那裡有一棵柏樹，樹上有二十八自在母，我以聞到一種香氣為緣起，身心進入遍滿樂的定境，在本覺無分別中安住。過了一會，外相在前方虛空中顯出身著漢女服飾的文成公主，面容白裡透紅，身材又高又細，像紅蓮花般的手上捧著《度母行諸種續》經卷，顯出神通為我灌頂講授。這種境相持續到行至白瑪神山下，這是得到了公主的加持。

我到瑪爾官的莊宅，按他的要求作了灌頂傳承，結了法緣。之後來到拉拓牧場見到了蒼曲彌嘎木，那裡還有天然的六字真言，龍王敏棍根噶說：「在扎囉龍嘎木，有一份分給你的財物。」我覺得沒有多大的作用而放棄了。

到了貢覺地區，那裡的各個寺院和頭人們都前來邀請我前往，但當時是寒冬季節，而且下著很大的雪，所以我只去了多珠上、下游，去巴拉村化

了一百六十多包糧食，將這些糧食全部供到噶陀寺用來新建大佛殿。還順路到了貢覺的七個頭人家和八、九座寺院。

扎亞拉帕寺和拉松、可囉、都日等地也來邀請，但我沒有去，只順著大道到了桑珠頭人家休息了幾天，在那裡為頭人和信眾作了經懺及佛事。到遼拉向曲多吉的道場，為六十四位僧人傳了沙彌戒和比丘戒，這些善業都以三輪清淨供養了。

由芒康到這裡為近三百人授了戒，求大圓滿正行的有一千多人，求氣脈講授的有四十來人，求《智慧上師》講授的有一百來人。我講授這些法，並沒有像大喇嘛那樣擺大架子集體化地講授，也沒有像大智者那樣語句化的講授，而按照持明傳承的言教，以直斷的覺性、頓超的四燈把大圓滿的竅訣詳盡而細緻地講授，具證相的老人們也不由自主地說：「從來沒有聽過這麼殊勝的大圓滿的講授。」那時候，因為來印證和斷除增益的人很多，只有一次為三四十人共同講授而沒有一個一個地講，所以有的成了比較粗糙的執行者，但人太多，這也沒有辦法。

離開芒康後，我總覺得倉巴，特別是大姜妹妹一直跟著送行。到桑珠時，我叫他們不要再送了！但他們說：「噶陀的護法神依怙主和空行母還沒有來迎接，在他們還沒到來之前要護送。」這一定也是從前有誓言的護法。

從那裡平安地到達了噶陀寺，向所有僧眾，特別是給仁波切們作了供養，另外還將財物、黃金、白銀折合漢元一萬零三百多元，全部用在光明宮殿安裝金瓦上。隨後回到了自己的道場，從別處來求法的人們，也按自己的能力與他們結了法緣。

猴年（1932）開春時，扎拉寺恰察仁波切建新佛學院要我去那裡，我也答應了。過年的時候，到德多志美伏藏師圓寂的地方作了供養和茶毗法體寶。

本來決定二月初去扎拉寺，但白玉寺的直旺·貝瑪諾布病重，還乘著轎子趕來見我，所以無法按時啟程。司徒法王圓寂後，寧瑪派傳承中能弘法利生的大德就是他了。我在那裡做了很多祈請長壽住世的儀軌，但沒有起到多大的利益，就請求暫時去扎拉寺，並答應盡快回來。

在去扎拉寺路途中的一天晚上，境相中看見宗喀巴大師、法王麥彭仁波切和我的具恩上師坐在一起，他們在互相辯論月稱的中觀應成派方面《中觀回遮太過》的疑難，尤其是在是否存在所見有法有共同的觀點上辯論得十分激烈，我想我要是聽的話會得到一些新的見解。但具恩上師說：「把你所作的大圓滿講授和注釋拿來我看看。」我呈獻後，上師高興地說：「做得很好。」依這個夢境來看，在扎拉寺可以建上一座比較好的佛學院。

在離扎拉講修院不遠的地方住了一晚上，第二天騎馬來迎接的人很多，到寺院後就住在恰察仁波切的禪室中，為了給四十多位學員開發智慧而作了《文殊讚修供》的灌頂傳承和講授。講了班智達瑪德所著的《白文殊·儀軌》的灌頂和《釋隨念三寶經·無盡吉祥妙音》，托美造的寂天菩薩的《入菩薩行》注釋，還講了《智慧品》注釋《格達嘎》。另外為其它幾位求法的也講了《普賢上師言教》、《智慧上師》、《三解脫講義》、《心性休息三處三善講義》等。

講授圓滿的時候，夢境中看到貝瑪諾布仁波切往生別的剎土去了，於是我持幻身去見他。見面後輕聲問候他：「近來您的病情如何？」

他答道：「我的內臟大部分都已受損了，因此想早點兒捨棄這個令人生厭的肉體。」

我安慰他說：「您願去往哪一方剎土，我可以幫助您。」

他聽完後深情地望著我說：「我早已掌握了神識馭風之竅訣，想去哪裡都不成問題。觀世音菩薩的六字真言我也念了有一一億多遍，《意修大吉祥總集》中的心咒亦念完了同樣的數目。如今在自己的境界中也能親見蓮華生大士的赫赫金顏，往生布達拉剎土或銅色吉祥山應屬輕而易舉。然而您的《光明心滴》教法，我此生已來不及廣弘，因而迫切希望能早日滿此心願，所以我還是想到您身邊去！」

我則勸請他說：「請您暫時不要這樣做！噶瑪恰美仁波切在《選擇剎土文》中說最好是極樂世界，應首先往生此處，然後再變現一個化身，那時想到哪裡不都可以隨心所欲了嗎？」

聽完我的話，他微微點頭並說道：「那麼我就暫時先去銅色吉祥山的蓮花光明宮，請您將來務必成全我，使我能如願以償。」

過了幾天，捎口信的人說貝瑪諾布仁波切的病情很重，要我趕快去。我盡快趕去時，仁波切已經圓寂五天了。

當時，他仍然處於安住狀態，我便為他做了覺醒出定的相關事宜，並作了祈請他早日轉世的願文，為法體寶供養了供品。從白玉來的噶瑪央瑟師徒，供了三天供品雲，瑟安貝仁波切和格桑丹增等也來參加茶毗大典，以《大集合》和《八大法行善逝總集》為主的四壇城來舉行茶毗。

此時出現大地震動，聽到鈴聲等法樂聲，聞到撲鼻香氣，五大妙用的圓形彩虹成為帳篷連在一起遍滿虛空等諸多瑞相，故而信眾對此信心倍增。

清理鈴鼓請回白玉寺供了三個七期。接著，為弟子講經說法，作了《心滴母子》的灌頂傳承；用《金剛橛續部儀軌》灌頂，在金剛橛護法灌頂時，朵瑪上燃起火焰，迸出火花，甘露沸騰，有幾位弟子聽到了狗、狼、狐狸、豺等叫聲。

有一天，收到噶陀寺要我參加法王司徒仁波切的轉世靈童坐床儀式的信，因此前往噶陀。蔣揚欽哲旺波的轉世蔣揚羅珠嘉措說讓我作主持坐床儀式的金剛上師，我也答應了。

坐床典禮按五世達賴喇嘛的轉世倉央嘉措的坐床儀式，以德思·桑吉嘉措問敏珠林伏藏大師作答所著的《大集合菩提心的灌頂》儀軌來舉行了。

在我年滿四十五歲（1923）的秋天作了一個夢，夢見蔡千·絡賽嘉措和與我無二無別的勒薩瓦·蔣擁欽則旺須一起行走，我倆趕著一頭白色騾，駝著一駝經典到了一個地方，打水拾柴燒茶時，爐灶的右邊有三枝黃花，左邊有七枝紅花。

我問蔡千仁波切：「這是什麼意思？」

他說：「三枝黃花是我還要投身三世為宏揚佛法的比丘相，這些紅花是您來世七代一作殊勝的咒師相的標記。」

我又問：「這是什麼地方？」

「這裡不是工布地區布久廟附近的德吉康薩家族嗎？」他回答說。

我年滿五十五歲（1933）時，為了消除違緣，閉關近修了熱那林巴伏藏大師的伏藏經典《無上極密金剛橛》，這是蓮華生大士最心愛的法，既無增加又無減少地傳給益喜措嘉空行母，是極為殊勝的。

近修此法過了一段時間，我夢到自己去了門卡內壤獅子堡，在一條狹長溪泉的源頭處發現了一個令人感到愜意的岩洞。在位於此處的一個敞開的金剛橛箱內擺設的壇城中，我看到了一支天鐵金剛橛，它繫有藍色的飄帶，正噴射著火花。見此情景，我立刻開始充滿敬信地祈禱，結果那金剛橛瞬間就變成了空行母益喜措嘉。在她跟前還看見另一位頗受蓮華生大士寵愛的明妃阿匝薩蕾，她以護關者的姿態坐在益喜措嘉前面。此時我又真切地對她們二位數數祈禱，不斷念著：「一切佛之智慧身，自然金剛法界中，極燃凶猛忿怒相，祈請體界生佛子。」

如此再三請求後，空行母益喜措嘉的面前現出了藍黑色三角形橛座，它逐漸擴展著，就像往水坑中扔入石頭時，水面上泛起的層層漣漪一樣，後成為中央至尊位置具骷髏頭圍邊的藍黑色三角形。它的外面是勝子金剛橛的位置，具有天鐵四輻輪。在它的外側分布於八個方隅的八大忿怒神尊之位置上又有八輻輪。在無量宮天門上方忿怒神尊的位置上鋪著日墊，至尊之座位為內空三棱形，走廊前端處斜截向下方，座位之底部也為三棱形，它的正面開有一扇門，內有下方忿怒神尊的座位。

益喜措嘉空行母當時以妙音所宣的似乎是《金剛橛根本續》，同時從其心間二連三地射出一支支天鐵金剛橛，並皆以金剛橛箱的形狀落於各個忿怒神尊的位置上，且最終都化為金剛橛根本壇城。

那時，阿匝薩蕾空行母現為事業金剛之形象，為我授予《十萬黑金剛橛講義》灌頂。在接著準備進行丹堅護法神灌頂之前，我聽見事業金剛吹響了長哨聲。剎那間，十二尊丹堅天母及四門守護明王就倏忽匯聚此處，而事業金剛此刻則以命令之方式賜給他們制命灌頂。我請求她（事業金剛）慈悲授予自己一次熱那林巴大師的伏藏品——《措嘉祈請答覆文》之灌頂，而她卻對我說：「《十萬黑金剛橛講義》是我特意像蓮華生大士祈求後才獲得的，是三位金剛上師共同的心意，講這個更好。」說著就賜予了我。

灌頂結束後，三根本壇城全部融入益喜措嘉空行母身上，而丹堅壇城則完全融入阿匝薩蕾空行母體內。益喜措嘉空行母後變成具有藍色卍字標記的天鐵四股金剛杵，持續地自然發出「吽……」的聲音，最後即如同彩虹般消隱空中。此刻，自己的覺性智慧金剛橛全然融於無生法界之境，於消融二取戲論之境界中，在無念狀態裡定了一會兒。

在又一次境相中，看見蔣貢·羅珠塔耶顯出很老的樣子，身著紫色綢緞的衣裳，對我以前三次《大寶伏藏》灌頂傳承表示很歡喜的樣子說：「這是分給你的一份法，是我的伏藏經典《母續空行母秘密心滴》，現在需要給你授予道灌頂。」說著就給我灌了這個頂，還傳授了極殊勝的《空行母續》。又說：「目前，弘法利生的事業該由你來承

擔，然而你僅作無戲論這一點很可惜。」另外還給我傳授了很多法，但我認為沒有必要寫在這裡，所以就不寫了。

如此正值末法時代中，地域時間差故上師差，  
信心精進智慧亦太差，無有清淨功德可寫處，  
然由賢哲善知識攝受，深廣顯密經論聞思修，  
平息相續煩惱聖者恩，並無智者歡喜優美詞，  
更無修道成就之現證，但為消除增益之二邊，  
毫無保密敘說自證相，隨我後學有緣諸弟子，  
清淨傳承法脈須重視，正統不可增加與減少，  
竅訣不能混淆它傳承，是故生起正信心而寫，  
自從佛祖正等覺至今，以上無有詞語之改變，  
意義傳承一一而承接，猶如國王聖旨傳接般，  
加持密意傳承從未斷，詞語教授傳承亦未斷，  
心識不證密乘了義法，福大有緣弟子信心得，  
詞義著為文字之功德，消除有情眾生之迷惑，  
願能行持大圓滿實義，成為圓滿自他二利因。

在這樣一個末法時代裡，地、世和時間都很差，因此度化眾生的上師也差，信心、精進和智慧都太差，沒有非常多的清淨功德可寫。

僅有「幾位賢哲善知識攝受，聞、思、修深廣顯密經論，精進學習對治自己的相續並能平息煩惱」之事可述，這又與聖者們的恩德分不開，而且使智者們歡喜的優美詞彙也沒有，根本談不上能夠成就的修道現證。然而為了消除增益二邊，沒有保密的講出了我自己的證境。

跟隨我的後學有緣者們，清淨的傳承不能輕視，也不能作假，更不能有增加和減少，這竅訣不能與其他的傳承相混淆。因此，本傳記是為了弟子們生起正信心而寫的，從正等覺佛祖直到現在，沒有詞語的混淆，而是具足真實之意的傳承一致地延續下來，就像國王的聖旨一個接一個傳下來的。因此，這個傳承的加持從未斷過，也沒有斷過詞語的傳承和竅訣的傳授，此中妙意不可以僅憑自己的意願而得到，因為這是密乘最殊勝的傳承，乃是有福報的有緣弟子才可信奉的法門！

以上的撰著功德，願消除有情的全部迷惑，願能行持大圓滿而成就圓滿自他二利的因！

這是由於諸持三藏者的請求，特別是吉美多吉仁波切、堪仁波切勒謝覺德、利丹兩位，堪貢覺扎巴仁波切等諸位智者、善知識等前後再三地請求，因而白瑪楞遮雜（蓮花業緣力）寫於自己的道場——遼西園林。

願將上師看成是成佛的因，而現證本覺普賢王如來的果位。善哉！善哉！善哉！



1

